

史通

豐子愷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9 5479B

史通目次

讀史通雜識

史通評論

原序

凡例

內篇

1 六家

2 二體

3 載言

4 本紀

史通

5 世家

6 列傳

7 表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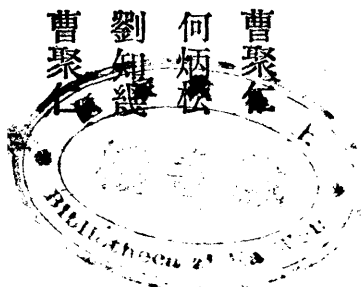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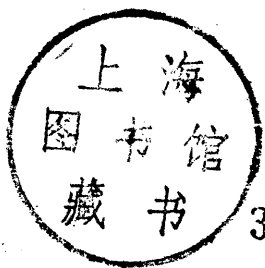
8 書志

曹聚仁

何炳松

劉知幾

曹聚仁



353047

- 9 論贊
- 10 序例
- 11 題目
- 12 斷限
- 13 編次
- 14 稱謂
- 15 採撰
- 16 載文
- 17 補注
- 18 因習
- 19 邑里

-
- 20 言語
 - 21 浮詞
 - 22 敘事
 - 23 品藻
 - 24 直書
 - 25 曲筆
 - 26 鑒識
 - 27 探蹟
 - 28 模擬
 - 29 書事
 - 30 人物

31 覈才

32 序傳

33 煩省

外篇

1 史官建置

2 古今正史

3 疑古

4 惑經

5 申左

6 點煩

7 雜說上

34 雜述

35 辨職

36 自敘

8 雜說中

9 雜說下

10 五行志錯誤

11 五行志雜駁

12 暗惑

13 忤時

讀史通雜識

曹聚仁

一、史通通釋與史通削繁

去冬，偶然潮起了讀史的衝動，想在短期間細讀三大名著，關於史學的名著：劉知幾的史通、鄭樵的二十略、章實齋的文史通義。首先翻開，便是劉知幾的史通。

關於古籍的版本，我全無經驗；不過要讀一種書，總得用一種本子。既然借不到四部叢刊本的史通，只好拿史通通釋和史通削繁來讀，結果，使我得到許多奇異的觀念。彷彿告訴我們：古人讀書，有許多是傻的！史通是討論史學的著述，那末，浦起龍的通釋總該莫忘記「史學」這一個字。翻開書來一看，第一篇便讀到「二句首提史字，揭出全書眼

目。「數語勒清記言」「數語轉遞」……等等「通釋」。使我幾疑史通是劉知幾的闡墨，浦老師替它加些眉評；而讀史通的都是鑽文學孔道的人，要從浦老師的通釋裏學些文章筆法。更可怪的六家第一段按語中有「欲溢爲七而無欠，欲減爲五則不全，是史通總挈之綱領也。」等語，我真不知道他講些什麼！這般的通釋可以代表古代註釋家的大部分，治絲益棼，可說全無價值！

章實齋先生二十歲時，購得吳注庾開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吳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水下。」先生之父抹去其注，而評於下曰：「望桃花於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綿邈！」先生彼時便覺有會。回視吳注，意味索然矣。這一段故事，說穿了古人註解的無聊，實在指示我們讀古書要脫除訓詁牢籠。古人注書，最上乘的如裴松之注三國志，陸澄、劉昭注

兩漢書，劉彤注晉紀，劉孝標注世說，「撮異史之異辭，補前書之所闕」，真是不可多得。其次如韓嬰作內外傳，戴聖論石渠，服虔作春秋左傳解，鄭玄箋注羣經，發明義例，商榷異同，也如「鳳毛麟角」。其次如朱熹注四書，在註解中申說自己的學說，雖是附會攀牽，却和學術上還有些關係。更次則如李善註文選，只於典故源流有詳細的引載，已是「爲用甚微」。至如劉紫山註東萊博議，但註出處，本義仍晦，那真「買櫝還珠」了！這浦氏的史通通釋，不但不能追蹤裴松之，竟連李善都比不上；較之劉紫山的東萊博議，真在「伯仲之間」！如六家篇「胡越」註，謂「鄒陽獄中上梁孝王書云：「意合則胡越爲兄弟，不合則骨肉爲讎敵」。他何曾替我們解釋過什麼？事實上固然不能確定劉知幾是援用這個典故，古書上又決不止這書中有「胡越」一詞，他這麼註起來，真像古先生的「拉

得開，收得攏，「使我們「莫名其妙」。「吾家」子建有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讀了浦起龍的通釋，不能不想起這幾句話。所以這一類的註釋，還不如拉雜付之一炬！

紀昀的史通削繁，比浦氏的史通通釋，的確高明得多。他「偶以暇日，卽其本細加評閱，以授兒輩，所取者記以朱筆，其紕繆者以綠筆點之，其冗漫者又別以紫筆點之。除二色筆所點外，排比其文，尙皆相屬，因鈔爲一帙。核其菁華，亦大略備於是矣。」他並且以『昔郭象註莊子書，蓋多刪節。凡嚴君平道德指歸論所引，而今本不載者，皆象所芟棄者也。例出先民，匪我作古』來維護他自己的體例。不過我對於他的芟棄本文，雖是「例出先民，匪我作古」，雖是「核其精華，略備於是」，總覺得是不應該的。一則各人觀察點不同，刪者以爲「精華」，在讀者也許以爲「糟粕」。

刪者以爲「支蔓」，在著者或許以爲「焦點」，卽以史通而論，載言一篇，在劉氏史學中，實關重要。他說：『案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言無獨錄。愚謂凡爲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爲制冊書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放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者也。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竊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是也。』這是他的創見，我們卽或見解不同，如何可以將它埋沒掉呢？紀氏的削繁，以主觀爲去取，這是大錯的。二則史家見解，每多高出凡庸，有些地方，竟可使人聞而駭走。我們萬不該以爲可駭，便忍心害理割棄掉。

史通疑古篇在本書可說是最精采的部分，在學術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他說：「虞書之美放勳也，云「克明俊德」而陸賈新語又曰「堯舜之人，比屋可封」，蓋因堯典成文而廣造奇說也。」又說：「堯典序又云：「將遜於位，讓于虞舜。」孔氏注曰：「堯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案汲冢瑣語云：「舜放堯於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爲號，識者憑斯異說，頗以禪授爲疑；然則觀此二書，已足爲證者矣。而猶有所未覩也。何者？據山海經謂放勳之子爲帝丹朱，而列君於帝者，得非舜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觀近古有姦雄奮發，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你看，他的識力胆量，多麼偉大！紀氏竟而將它芟削無遺，眞所謂「

愚而好自用！

二、劉知幾與史通

漫漫長夜，羣衆都在摸索徬徨中，這時，做我們的嚮導，全靠那「高掌遠蹠」的先覺者。劉知幾便是唐代的先覺者，他的史通，永遠在學術史上站很高的地位。梁啓超云：『劉氏事理縝密，識力銳敏；其勇於懷疑，勤於綜核，王充以來，一人而已。其書中疑古惑經諸篇，雖於孔子亦不曲循，可謂最嚴正的批評態度也。』這是很確當的批評！

知幾在史館近三十年，可奈不甚得意。那時，朝廷設局修史，『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擱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又『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尙書則云宜多隱惡，十令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他

處在這動受掣肘的環境中，『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官，每與其鑿柄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給浮沉，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爲史官所嫉。』所以他『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

知幾對於史學，蓋有天授。『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爲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卽爲諸兄說之，因竊嘆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朞年而講誦都畢……所講雖未能詳解而大義略舉……次又讀史及三國志，旣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

窺覽略周……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爲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爲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爲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他著史通，也十分自負。『史通之爲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彈其體統。其書雖以史爲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揆人倫……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這話可以和鄭樵所謂『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之儒所不得而聞也。』章學誠所謂『拙撰文史通義中間議論開闢，實有不得已而發揮，爲千古史學闢其榛蕪。』相表裏，真是「莫

道於心，先後輝映！

知幾對於史學上的貢獻，最大的莫如糾正古代史家主觀的態度。他以為「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必毛嫵之面，或有疵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緜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爲實錄。」又謂「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與，則前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爲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爲貴。」所以他不但疑古，並敢惑堅，不但糾正班馬，並敢大胆譏評孔丘。他所列舉的十二未喻，如「夫子修春秋，多爲賢者諱；狄實滅衛，因桓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爲人君者，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慚良史也乎？」又如「春秋記

它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告，君弑而不以弑稱……皆承其所說而書，遂使真僞莫分，是非相亂。又如：『案汲冢竹書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記其國也則不然，何者？國家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原誣來世，奚獨多乎？』真有胆有識，看得到，說得出！往古來今，敢這般光明正大，懷疑孔丘，能有幾人？中國史學界本來受孔丘所謂「褒貶」的流毒很多，而知幾在那時已經看到了。

在歷史中，顯然告訴我們：人類是進化的，思想是變遷的。所以知幾生在千百年以前，還比千百年以後的林琴南思想進步些。林氏謾罵語體文，說是「引車賣漿」者所用，不配登大雅之堂。知幾却說：『天地辰久，風俗無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

惑乎？」我們看了這話，心裏該有什麼感想！我們統看史通言語及雜說諸篇，覺得他對於「方言」的價值，有澈底的了解。他說：「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概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毗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徧摸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僞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眞僞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滅亡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又說：『夫以記宇文之言，而動遵經，多依史漢，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辯類蘇張，賈生叙鵬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矣。』這些治，我們讀了，更該有

什麼感想！總之，跟着人瞎跑，捧着古董不放的人們，決不會有什麼成就。在學術史上佔一頁的先覺者，決不是那些「糊塗虫」。我讀了史通，更明白反時代思潮的落伍者，自然會在天演淘汰之列！

關於古代史的著述，知幾提出許多重要的意見和重要的批評。他自己因為處在史館，全無發展餘地，所以對於設局修史，認為十分不好。辨職篇反覆說明這個意思。他以為「設官分職，紵績課能，欲使上無虛授，下無虛受，其難矣哉！」他認清修史者須是一：「彰善貶惡，不避強禦。」二：「編次勒成，鬱為不朽。」三：「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而「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當官卒歲，竟無刊述。」因此他痛罵道：「彼史曹者，崇肩峻宇，深附九重，固素餐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事於斯職哉！」因此，他主張：「深識之士，

退居清靜，杜門不出，成其一家。——這是第一重要意見。

知幾不主張「天文」「藝文」立志，而主張爲「都邑」「氏族」「方物」立志，不主張史中立「表」，而主張表志之外，更立一「書」。因爲「兩曜四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恆；故海田可變，而景偉無易……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所以說天文不必立志。又因「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古之所制，我有何力……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出……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所以說藝文不必志。至於他所以主張爲「都邑」「氏族」「方物」立志者，因爲：

A. 「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爲，後王取則……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爲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股之上。」

B、『金石草木編紉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變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觀之者擅其博聞，學之者騁其多識。……爲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
C、『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

又，『以表爲文，用述時事，施彼譜牒，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湯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尙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歎曲重沓，方稱周備。……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第，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所以他主張史書可以無表。又，『古者

言爲尙書，事爲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至於史漢，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入記，繁富爲多。……夫方述一事，得其紀綱，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懵然。……凡爲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所以他主張爲言立書。——這是第二重要意見。』

數千年的史家，頂歡喜「褒貶」，頂攷究什麼「皮裏陽秋」。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譏劉昫曰：奏。』都無非講些「誅心之論」。知幾却看做一錢不值。他說：「理有非要，強生其文；私徇筆端，苟銜文彩。……無是加粉黛於壯夫，股綺紈於高士，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也。」——這是他對於古史籍批評之一。

斷代史在史學界居然佔正統的地位，現在的二十四史，像是二十四姓的家譜。知幾商榷史法，對於各史斷限不清，負有微詞。他說漢書立表志是「侵官離局」，又說：宋史上抬魏朝隋書仰苞梁代，可爲歎息！又說：『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於它記，則宜無重述。』又說：『班書地理志首，全寫禹貢一篇，徒有其煩，竟無其用。』總之，他是主張「明彼斷限，定其折中」的。——這是他對於古史籍批評之二。

知幾對於漢書五行志表示十分不滿意，在書志五行篇說他：『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詞，老生常談，徒煩翰墨。』在漢書五行志錯誤篇又說：『班氏著志，牴牾者多於五行，蕪累尤甚。條其錯謬，定爲四科。』

A. 引書失宜

- 1、史記左氏交錯相併，
- 2、春秋史記推亂難別，
- 3、屢舉春秋，言無定體，
- 4、書名去取，所記不同。

B. 敘事乖理

- 1、徒發首端，不副徵驗，
- 2、虛編古語，討事不終，
- 3、直引時談，竟無它述，
- 4、科條不整，尋釋難知，
- 5、標舉年號，詳略無準，

C. 釋災多濫

- 1、商權前也，全違故實；
 - 2、影響不接，牽引相會；
 - 3、敷演多端，準的無主；
 - 4、輕持善政，用配妖禍；
 - 5、但伸解釋，不顯符應；
 - 6、攷覈雖讜，義理非精；
 - 7、妖祥可知，寢嘿無說；
 - 8、不循經典，自任胸懷。
- 1、博引前書，網羅不盡；
 - 2、兼採左氏，遺逸甚多；
 - 3、屢舉舊事，不知可出。

D. 古學不精

班氏底五行志，本是安不得；經他這麼一駁，更體無完膚了！——這是他對於古史籍批評之三。

魏收所撰的魏書，最爲知幾所不滿，史通中一再看是斥魏收的話，尤以正史篇爲最甚。『收諂齊氏，於魏宣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已，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及，毀及高曾……由是世薄其書，號爲穢史。』——這是他對於古史籍批評之四。

據我看來，史通確是數千年來精心結構的著作，它指導我們前進，它打破許多因襲的觀念；我希望夢想思想復辟的人們，多讀它幾遍！

三、三大史學家（劉知幾，鄭樵，章實齋）之異同

劉，鄭，章，這三大史學家，他們都有不朽的成就，估量他們的價值，還不如讓章實齋自己來說。章實齋云：『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爲作也。』又云：『……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這是很確當的批評！

他們史學見解，並不完全相同，我們可以說一說那些「犖犖大者」。斷代爲史，始於班固；劉知幾很推重它，謂：『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爲其功。』鄭樵却十分看輕它，謂：『固爲彪之子，不能傳其業。斷代爲史，無復相因之格，會適之道，自此失矣。』章實齋相對的承認斷代史，謂：『遷書一變而爲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後世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

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取。」

知幾對於通史，不會認爲有價值，謂『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改而胡越相懸，叙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爲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採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鄭樵和章實齋的意見，正和他相反。鄭謂『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讀遷書，自孝武至於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已，如已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章謂『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複，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又曰『鄭氏通志，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聲，後代不能出其規範，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諸子之意，寓於史裁。』

史中有表，知幾很不贊成。謂：『以表爲文，用述時事，施彼譜牒，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鄭樵則謂：『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卽圖而求易，卽書而求難。武平一唐人也，問以魯三桓、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遺者，時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於春秋矣，使平一不見譜，雖誦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終……由是益知圖譜之學，學術之大者。』

知幾不以藝文立志爲然，謂：『古之所制，我有何力？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詳求厥義，未見其可。』實齋則又與之相反，謂：『校讎之義……將以辨章學術，攷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羣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班志乃千古著錄之淵源……有關於明道之要。』

梁啓超說得好：『要之，自有左丘司馬遷，班固，荀悅，杜佑，司馬光，袁樞諸人，然後中國始有史；自有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然後中國始有史學。』

矣。至其持論，多有爲吾儕所不敢苟同者，則時代使然，環境使然，未可以居今日而輕謗前輩也。」

四、萬歷本和浦起龍本的異同。

紀昀云：「註其書者凡數家，互有短長。浦氏本最爲後出，輕改舊文，是其所短。」可見浦氏本的史通，有些地方是經過他竄改的。我現在參看了萬歷刊本，發見許多不同之點，條列如左：

A. 篇目的不同：

1. 卷五第十九浦本以「邑黑」命篇，萬歷本作「因習下」。
2. 萬歷本外篇無目。

B. 內容的不同：

1. 浦本補注篇「而劉昭採其所捐以」下萬歷本則下接因習篇「
今稱之皇甫謐」之上。

2 萬歷本「因歷上」僅有「古者諸侯並爭……」至「故加茲謗議
者也」二百二十字。

史通評論

何炳松

民鐸雜誌六卷一號，刊載何炳松先生的史通評論。那時，我正在校讀史通，便細細地讀一過。現在，史通的標點本快出版了，我函商何先生，請他允許刊載此文於卷首。何先生當代史學泰斗，他的評論，當然是讀者最好的指導者。承他俯允，附此誌謝：

曹聚仁附識。

史通唐彭城劉知幾撰。劉氏何人，具詳新唐書劉知幾本傳及史通自敘篇。其作史通也，白謂『嘗以載削餘暇，商榷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而已。』書凡二十卷，前十卷爲內篇，凡三十六篇。後十卷爲外篇，凡十三篇。共四十九篇。據原序舊注『除所闕篇，凡

八萬三千三百五十二字。注五千四百九十八字。』間嘗披誦其書，覺其瑕瑜互見，似遠遜章學誠之文史通義。殆所導『天下耳目無窮，一人聰明有限歟。』茲篇先述史通之內容，繼述其重要之篇章，再綜合劉氏重要之主張，並評其得失。末學不敏，何敢輕前謗輩。凡所論列，無非略表不敢苟同之意云爾。

一 上篇述略

內篇一曰六家。詳述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六家之來歷，內容及後世仿六家之著作，並附以意見。內篇二曰二體。卽邱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是也。二體互有短長，不能偏廢。通釋案『六家舉史體之大全，二體定史家之正用』云。內篇三曰載言。略謂『言爲尚書，事爲春秋。』逮左氏爲書，言事相兼，使讀者尋繹不倦。史漢以後，包舉務博，交錯

分擾故主張表志之外，更立一書。內篇四曰本紀。先言紀字之意義爲『綱紀庶品，網羅萬物。』本紀始於史遷。批其不當者二端。繼評陳志晉書魏書等之未安。內篇五曰世家。先述世家之由來。史遷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稱諸侯之紀曰世家。繼評史記世家之未當者三點。謂漢書能矯正前非，通史能去其太甚。內篇六曰列傳。略謂紀傳興於史漢。紀爲編年，傳爲列事。春秋以傳釋經，史漢以傳釋紀。繼後批評史漢以下列傳之得失。敘述方法有二：或『一傳兼書，包括令盡』，或『寄在他篇，爲其標冠。』後世史中之『附出』與古相同。內篇七曰表。歷。主張史傳廢表。一因重複，一嫌無用。內篇八曰書志。略謂馬班書志爲作者之淵海。自後命名編目，雖異實同。並主張天文藝文可以不志。至於五行，古書災祥，爲其異聞，不言休咎。最後謂宜再立三志：卽都邑，民族，方物是也。內篇九曰

論贊。先述論贊之名異實同。邱明最得其義。史論之煩萌於史記。私徇筆端。嘉辭美句。非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內篇第十曰序例。先述序例之意義及其源流而加以批評。內篇十一曰題目。略述史名之來歷。並言紀書之有別。謂『名以定體。爲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又謂『舊史例傳。題卷靡恆。』或具出姓名。或唯書姓氏。劉氏以爲篇帙可以不題。『何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內篇十二曰斷限。略謂書必『正其疆里。開其首端。』漢書以下。範圍不明。已見他書。不宜重述。內篇十三曰編次。略謂上古史書以年世爲前後。『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繼評史漢以下諸史編次之得失。內篇十四曰稱謂。略謂『名之折中。君子所急。』夫子春秋爲褒貶之大體。前修之楷式。馬遷已降。訛謬相因。名諱所施。輕重莫等。內篇十五曰採撰。略述左傳史漢所本之材料。類皆當代

雅言，事無邪僻。中世作者，其流日頹，朱紫不別，穢莫大焉。繼言史料應慎加鑒別。訛言難信，傳聞多失。『故作作者惡道聽途說之達理，街談巷議之損實。』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內篇十六曰：『載文略謂『文之爲用，遠矣大矣。』文之將史，其流一焉。中葉以後，詭妄淫麗。魏晉以下，其失有五：卽虛設厚顏，假手自戾，一概是也。』苟能撥浮華，採貞實，亦可使夫雕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內篇十七曰：『補注略謂注傳同功，中古始名傳曰注。再述儒宗經注，雜記補闕，子注等之別。最後乃批評各史補注之得失。』內篇十八曰：『因習略謂傳稱因俗，易貴隨時。若事有貿遷，言無變革，豈非刻舟求劍。』繼復批評史漢以下因習舊文之得失。內篇十九曰：『邑里略謂上古人物，邑里難評。史記凡有列傳，先述本居，弛張併省，隨時而載。晉後作者爲人作傳，其地每取舊號，施之於今。欲求實錄，不亦難乎。』內篇二

十日言語略謂『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上古朴略，事簡意深。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戰國虎爭，馳說雲湧。漢魏已降，無足觀焉。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潤色，終不失真。足以驗毗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後世作者，通無遠識。記當世語，追效昔人。僞修混沌，失彼天然。不其惑乎。故言無美惡，事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矣。內篇二十一曰浮詞略謂樞機之發，疊疊不窮。『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夫人有一言，史辭再三……言之反覆，觀者惑焉。』內篇二十二曰敘事略謂史之美者，敘事爲先。文而不麗，質而非野。自漢已降，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寡矣。又謂敘事工者，簡要爲主。其體有四：卽才行事跡、言語、讚論是也。凡此四者，皆不相須。兼而畢書，其費尤廣。敘事之省，其流有二：一曰省句，二曰省字。省句爲易，省字爲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又謂繁詞縟說，省字

約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當以『跡而不遺。儉而無闕』爲貴。若夫文非文。史非史。是烏孫造室。雜以漢儀。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內篇二十二曰品藻。略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遷固作傳。品彙相從。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內篇二十四曰直書。略謂世途多險。實錄難遇。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爲玉碎。不爲瓦存。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內篇二十五曰曲筆。略謂事涉君親。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名教存焉。

『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或『事每虛憑。詞多烏有。』皆記言奸賊。載筆凶人。內篇二十六曰鑒識。略謂『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欲求銓覈得中。其唯千載一遇。』繼評史漢以下之得失。內篇二十七曰探蹟。略謂古之述者。豈徒然哉。苟失指歸。卽難傳授。內篇二十八曰摸擬。略

謂『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摸擬之體，厥有二途。一曰貌同心異。一曰貌異心同。前者爲下，後者爲上。人皆好下不好上，蓋鑑識不明，嗜愛多僻故也。內篇二十九曰書事。略謂立典有五志：卽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是也。更廣三科：卽敘沿革，明罪惡，旌怪異，是也。敘事之煩有四：卽修寫符瑞，常朝入化，虛銜備載，贅錄世官，是也。記事之體，在於簡而且詳，疏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平均之理。』內篇三十曰人物。略謂人有賢愚善惡，凡足示後，當見史冊。並批評尙書春秋史漢諸書記人之得失。內篇三十一曰覈才。略謂史才之難，其難甚矣。蔡邕、劉峻、徐陵、劉炫四人，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觀侏儒一節，他事可知。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西省東觀，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內篇三十二曰序傳。略謂自

敘始於離騷，馬敘不越史記之年。班敘包括過遠。後來作者，從風而靡。多見其失矣。

內篇三十三曰煩省。略謂史之詳略，各有不同。勢使之然，難立標準。『故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內篇三十四曰雜述。略謂偏記小說，由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推而爲論，其流有十：卽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都邑簿，是也。其間得失紛糅，善惡相兼。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內篇三十五曰辨職。略謂史之爲務，厥途有三。或彰善貶惡，不避強禦。或編次勒成，鬱爲不朽。或高才博學，名重一時。春秋史記之修，不藉權勢。近古每有撰述，必有大臣。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靜，杜門不出也。內篇三十六曰自敘。詳述其少年

求學之經過，及著作史通之本意，並舉四端以自擬揚雄。

二 外篇述略

外篇一曰史官建置。略謂人之生也，皆圖不朽之業，卽書名竹帛是也。史官之作，肇自皇帝，備於周室，迄秦無改。漢武之世，置太史公。王莽改置柱下五史，東漢蘭臺之職，爲著述之所，東觀亦然。魏始置著作郎。齊梁二代又置修史學士。其他偏小僭僞，諸國如蜀吳，僞漢等亦有史官。元魏初卽有史臣。高齊及周，迄於隋氏，史官皆以大臣統領。至唐別置史館。此外有起居注與女史二職。私人著史，茲不具詳。夫爲史之道，其流有二。卽當時後日是也。前者貴博聞實錄，後者貴備識通才。相須而成，其歸一揆。外篇二曰古今正史。略謂上古墳典所記，無得而稱。孔子刪爲尙書。有今文古文之別。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邱明恐失其真，故爲之傳。末世口

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魏晉之世，左傳漸行，公穀漸廢。左氏並撰外傳國語。楚漢之際，有世本戰國策。漢興，陸賈作楚漢春秋。孝武之世，司馬談作史未就，子遷繼作史記。其後劉向等相次撰續，猶名史記。建武中，班彪作後傳，子固以未盡一家，乃作漢書。荀悅漢記與記傳並行。漢記殘缺，至晉無成。至宋范曄作後漢書，先是晉袁宏著後漢紀。世言漢中興史者，范袁而已。晉陳壽集三國志，撰爲國志。宋文帝命裴松之兼採衆書，補註其失。晉史有王銓父子之晉書，章句混漫。干寶之晉記爲時所稱。宋何法盛撰中興書，首尾該備。齊臧榮緒集二史合成一書。貞觀中，勅史官更加纂錄，言晉史者競從之。齊沈約成宋書，裴子野刪爲宋略。言宋史者，裴沈是尙。齊史先有江淹之志，沈約之紀。後有蕭子顯之史，吳均之春秋。梁史有沈約輩之百篇，何之元輩之梁典。陳姚察有志撰勒，其書未成。陳

史初有顧野王輩之本紀，陸瓊之續撰。姚察就加刪改，荏苒不就。貞觀初其子思廉奉詔撰成梁陳二書，今並行世。十六國史之作者，前趙有公師彧和苞等。後趙有徐光、王蘭田、融、郭仲產等。前燕有杜輔全。後燕有董統。南燕有王景暉。漢有常璩。前涼有索綏、劉慶、索暉、劉昞等。前秦有趙淵、吉翰、趙整、裴景仁等。後秦有馬僧虔、姚和都等。夏有趙思羣等。西涼西秦今並共傳。後涼有段龜龍。北涼有宗欽。南涼有失名作者。北燕有韓顯宗。魏崔鴻考覈衆家，除煩補闕，勒成十六國春秋。魏收等所撰魏史，世稱穢史。言齊史者唯王劭及李德林父子二家。後周史有令狐德棻、岑文本之周書。隋史有顏師古與孔穎達之隋書。及魏徵于志寧輩之五代史志。唐史有溫大雅、房元齡、許敬宗、長孫無忌等之著作。敬宗總統史任，所作紀傳多非實錄。後有李仁實、牛鳳及之著作，李書未竟厥功，牛著了無釐革。武

后時劉知幾與朱敬則等撰唐書。自古史臣撰錄，梗概如上。外篇三曰疑古。略謂古代重言輕事，孔子刪書，動皆隱諱。故訐其疑事，以著於篇。疑尙書者七，疑論語者二，疑汲冢書者一。外篇四曰惑經。略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孔子雖聖，亦有得失。春秋之義，有所未諭者，計十二條。外篇五曰申左。略謂左氏之義有三長：筆削發凡，皆得周典，一也。廣包他國，每事皆詳，二也。凡所採摭，實廣聞見，三也。公穀二傳有五短：得諸傳聞，異乎親見，一也。語乃齟齬，文皆璣碎，二也。自我作故，無所準繩，三也。重述經文，無所發明，四也。獎進惡徒，疑誤後學，五也。外篇六曰點煩。本篇實爲敘事尙簡之實例。訪陶隱居，阮孝緒朱墨點名，丹筆寫字之法，點古代傳文之煩。計家語二條，史記十條，漢書一條，新晉書一條，十六國春秋一條，外篇七八九三篇曰雜說。上中下。雜評各史小疵。計春秋左傳公羊各二條，汲冢書一

條，史記八條，漢諸史十條，諸晉史六條，宋略一條，後魏書二條，北齊諸史三條，諸史六條，別傳九條，雜識十條。外篇十曰曰漢書五行志錯誤。定爲四科：一曰引書失宜，其流有四。二曰聚事乖理，其流有五。三曰釋災多濫，其流有八。四曰古學不精，其流有三。外篇十一曰五行志雜駁，凡十五條。外篇十二曰暗惑。略謂史傳敘事，每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然古來學者莫覺其非。爰依常識，駁難史記以下之諸作。計史記五條，東觀漢記二條，魏志注一條，魏世諸小書一條，晉陽秋一條，新晉書二條。外篇十三曰忤時，略述當時小人道長，仕於其間，忽忽不樂。乃上書求退史官。書中詳言領局修史之五弊：一曰人多閣筆，二曰史材難集，三曰不能直書，四曰稟承牽制，五曰銓配無人。

三 各篇利害

吾人既悉史通之內容，茲再略論各篇之得失。內篇一六家篇，外篇二古今正史篇二篇，於中國史流及正史敘述詳明，一目可了。外篇一史官建置篇，詳述古今史官沿革。讀此三篇，於吾國古代史書史官之淵源，可知梗概。自古以來之史書，雖詳古今正史篇，而瑜瑕未著，於是有內篇二二體篇，四本紀篇，五世家篇，六列傳篇，七表歷篇，八書志篇，九論贊篇，十序例篇，十一題目篇，十二斷限篇，十三編次篇，十四稱謂篇，十七補註篇，十八因習篇，十九邑里篇，二十六識鑿篇，等篇，分門別類，加以評擊，可資參閱。其他如外篇三疑古篇，四惑經篇，六點煩篇，七八九雜說三篇，十一五行志二篇，十二暗惑篇，大抵吹毛求疵，一字推敲。讀之可見劉氏讀書精博，及其勤學之一斑。

正史之外有雜述。卽內篇三十四所舉者是也。其流有十。善惡相兼。

劉氏視同史材，故曰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劉氏述古史雖有六家，而內篇二二體篇，總歸二體。卽編年紀傳是也。互有長短，不能偏廢。故外篇二古今正史篇，詳述歷代古史時，均編年紀傳並舉。

內篇十五採撰篇，詳述古史所憑，及慎選之意。於抉擇史料之態度，言之甚當。

內篇二十言語篇，全篇主張以當代文著當代史。與現代主張國語著書之意極合。劉氏此見，散見各篇，容後再述。

以上所舉諸篇，卽內篇一六家篇，外篇二古今正史篇，外篇一史官建置篇，內篇三十四雜述篇，二二體篇，十五採撰篇，二十言語篇，較爲重要。

史通編次，有可併之篇，有瑣碎之處。如內篇十三編次篇與二十三品藻篇可併。十六載文篇與三十一覈才篇可併。二十一浮詞篇，二十二敘事篇，二十九書事篇與外篇六點煩篇可併。內篇三十五辨職篇與外篇十三忤時篇可併。至如內篇十四稱謂篇，十七補注選，十八因習篇，十九邑里篇，外篇三疑古篇，外篇七八九雜說三篇，十一十二五行志二篇，十二暗惑篇，瑣碎拉雜，有同隨筆。無關宏旨，有類簿書。

四 史通主見

吾人就史通所述，總其主見，得十二端。而以秉筆直書與應用當代文字二者爲尤主要。茲先述其他各端，再詳及之。

(一)史書可以無表。(表歷篇)謂『以表爲文，用述時事，施彼譜牒，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蓋『文尙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

重沓，方稱周備？』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語其無用，可勝道哉。』唯『列國年表，或可存焉。……羣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

(二) 天文藝文可以不志。(書志篇) 謂『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卽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至於『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

(三) 篇幅不必命題。(題目篇) 『竊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

(四) 文人不宜作史。謂『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爲宗。譬如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今之爲史而載文也，『苟能

撥浮華，採貞實，亦可使夫雕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徒矣。』（以上皆見載言篇）『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可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爲能。當時莫之敢侮。』（覈才篇）

（五）史評之無謂。『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銜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也。』（論贊篇）

（六）敘事尙簡。『夫人有一言，而史辭再三。良以好發蕪音，不求讜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浹。』（浮詞篇）『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

要爲主。』『駢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瀦在。』（敘事篇）『紀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疏而不漏。』（書事篇）

以上六端，爲劉氏消極之主張。茲再述其積極方面之主見。

（七）史書煩省，不必拘泥。『余以爲近世燕累，誠則有諸，亦猶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國阻隔者，紀載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夫論史之煩省者，但當要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煩省篇）

（八）立志錄言。『左氏爲書，不尊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選固篇名甚廣，而言無獨錄。愚謂凡爲史者，宜爲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載言篇）

（九）另立都邑氏族方物三志。（書志後論）

(十)史體有二，卽編年紀傳是也。二者不可偏廢。(二體篇)

以上十端，皆劉氏所主張而不甚重要者。史書無表，恐不盡然。近世章學誠製表讀書，萬季埜歷代史表，若網在綱，學者稱道。天文藝文，固可不志。然天文藝文諸學之變遷，則不可以不志。篇幅無題，殊難索解。劉氏僅以周易春秋爲例。其殆尊孔申左太過之故與。文人不宜作史，劉氏言之極詳，而苦於不知文史合一之弊。痛詆文學，寧得謂平。史評無謂，極爲精當。史當煩省，誠不可拘。另立三志，仍屬雜流。似非正史，未免添足。史體有二，未見其通，容再述焉。

茲再述劉氏最重要最切實之主張二端如後。

(十一)史貴直書。『美者因大美而美之，雖有其惡，不加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疑古篇)『蓋明鏡之照物也，

妍礪必露，不以毛嫵之面，或有疵瑕，而寢其鑿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繇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爲實錄。『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爲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爲貴。』若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諱之辭，斯則『危行言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以上皆見惑經篇）所謂直筆，『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雜說下）『蓋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爲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直書篇）

（十二）作史應用當代方言。『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概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

策足以驗毗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偽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僞由其相亂。『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事，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夫以枉飾虛言，都捐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是則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天地長久，風俗無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以上皆見言語篇）『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睹其事。』『近古史籍，亦載俗稱。』『足以知毗俗之有殊，驗風土之不類。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媿。或務存隱諱，或志

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雜說中）『夫以記字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辯類蘇張。賈生敘鵬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矣。世稱近世編語，唯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文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雞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虛無。豈可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雜說下）

劉氏本極推崇孔子者，且生當唐代，尤不應出詆孔之言。乃因主張直筆之故，竟不惜有疑古惑經之論。有膽有識，斯之謂矣。其言曰：『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爲賢者，內爲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六經，亦皆如此？』（疑古篇）『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爲賢者諱。……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爲人』

君者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慚良史也乎。』『國家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勳稱恥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以上皆見惑經篇）

此外劉氏對於作史之途徑，除上述各種主張外，尚有當時後日二流之說，極其切實可行。現今整理國故之說，甚囂塵上。而對於現代事跡，未嘗注意及之。昧今博古，謂之陸沉。眼高手疏，豈稱學者。間嘗謂研究古史，固屬要圖，比次時事，亦屬急務。與劉氏當時後日之說正同。劉氏之言曰：『夫史之爲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備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史官建置篇）此論與章實齋撰述記註之說相同，而劉氏特提出當時後日之別，尤覺清淺有味，可資實用。

五 劉氏成見

劉氏之主見略如上述。然劉氏生當唐代，受當時環境之束縛，難以自拔。言其著者，如劉氏雖詆孔而心實尊孔，故雖有疑古惑經之論，而六家篇則謂仲尼之修春秋也。『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微婉其說，志晦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謂史記以後所書之事，『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調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凡此論調，屢見不鮮。此劉氏所見未周者一。又如劉氏不信命運，而亦時信災祥。例如書志篇之言曰：『然則天道遼遠，裊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於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龍，董養徵晉亂於黃鳥，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之竹帛，其誰曰不然。』此劉氏所見未周者二。

又劉氏曾爲史臣，專執史筆，因「於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詳陳不可，上書求退。於是劉氏遂力詆領局修史之不當。其言曰：『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又曰：『昔邱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草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儒，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廊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以上皆見辨職篇）

又劉氏對於魏收魏書，極致不滿。通釋謂「公最不滿收書……然亦以托起敕改耳。」（古今正史篇）竊以爲彼史曹雖「崇局峻宇，深附九重……素餐之窟宅，尸祿之淵藪。」（辨職篇）然吾國國史纂修，世續罔替；史學觀念，深中人心。不可謂非受領局修史之賜。吾人愛屋及

烏焉可因噎廢食。

劉氏史通每有痛罵文人作史之辭。其言曰：『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詔，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史者矣。爰泊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爲宗。譬如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又曰：『凡今之爲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貞實，亦可使夫雕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以上皆見載文篇）又謂古昔文義，務卻浮詞。『言如闕略，文實周瞻。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者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苦其說也。』（敘事篇）劉氏罵文人修史，以覈才篇最爲痛快。『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其爲式也，羅含謝客，宛爲歌頌之文。蕭繹江淹，直

成銘贊之序。濫子昇尤工複語。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獗以沉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踳駁，一至於斯。而況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爲能，當時莫之敢侮。

『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

『然則文章小道，無足致嗤。』

『是知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與夫詩賦小技，校其優劣者哉。』

（以上皆見雜說下）

夫文人不定能作史，與史文不應視同文學，固是卓見。唯後世章實誠嘗謂有文人之文，有史家之文，各自成家，各有其用。劉氏

見不及此，文史不分。乃詆文學爲『雕蟲末技，無足致嗤』，其亦不思之甚矣。唯劉氏在覈才篇中之言曰：『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在雜說下篇中之言曰：『喉舌翰墨，其辭本異。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處邱明子長之任。文之與史，何相亂之甚乎。』凡此數語，稍露文史異轍之意，然不澈底也。劉彥和謂意翻空而易奇，言隱實而難巧。又謂意授於思，言授於意。隱示文史不同之意。知幾之見，似不及此。

劉氏嘗謂『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前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惑經篇）凡茲數言，頗見通意。然詳述六家，總歸二體。敘述古今正史，編年紀傳並提。並謂各有短長，不宜偏

廢。劉氏殆以本紀仿自春秋，紀傳仿自左傳，尊孔申左，故遂奉爲模範。歟。後世鄭樵通志，卓絕一時。文史通義，獨崇通史。劉氏生當唐代，未見其通，又何異焉。

此外吹求所得，每見小疵。表歷篇之言曰：『文尙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觀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而雜說篇則又謂『觀太史公之則表也，燕越萬里，而徑寸之內，犬牙可接。昭穆九代，而方寸之中，雁行有序。使讀者舉目可詳。』又表歷篇之言曰：『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爲次。何藉而爲表乎？』而品藻篇則又謂『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

高其義甚愜。』夫史書不表，劉氏言之極詳。乃批評史記，前後不同。褒貶漢書，首尾互異。縱曰各篇主見，時有變遷。然而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探蹟篇謂史記列傳，夷齊居首，乃理之恆。而人物篇則又謂斷以夷齊齷齪之至。後先相去，寧不太遠。孔子言多隱諱，謂爲名教存焉。後人文過飾非，則又目爲凶人奸賊。是非厚薄，兩未折衷。時謂『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又謂『文人之與史，較然異轍。』異同一二，讀之茫然。書稱史通，名未副實。茲並舉之，亦猶劉氏疑古惑經之遺意耳。崔東壁嘗謂知幾於秦漢之書，紀春秋之事，考之詳而辨之精如是。至於虞夏商周之事，乃又采摭百家雜史之文而疑經者何哉。此言雖僅指一端，而史通之病，似全在此矣。

六 末學一得

史通內容，既如上述。善惡利害，讀者自明。抑尤有感焉。近人有謂史

遷史記始重個人。異於古書，此爲不朽。竊獨以爲不然。夫吾國史病，病在
不通。不通之根，樹在人物。後世本末通史諸體之可貴，在於輕人重事耳。
史遷重人，又何稱焉。且自史重人物，作史者有曲直褒貶之空談，史學界
有焚稿殺身之慘禍。遂至一部二十四史，名爲正史，僅同史材。垂訓謬見，
直傳今日。幾同倫理之書，初非切實之學。謂爲史遷作俑，豈不然乎。讀史
通編次品藻直書幽筆人物諸篇，覺其詞費，故並抒所感如右。

史道野論

原序

唐劉知幾撰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脩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卽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脩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東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祕書少監。

自惟歷事二主，從宦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漢，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思其憂，不遑啓處。嘗以載削餘暇，商榷史籍，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旣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爲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爲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自久，博采衆議，爰定茲名。凡爲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于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

凡例

曹聚仁

- 一、坊間通行浦氏史通通釋及紀氏史通削繁，二書各有短長；本書病
- 一、浦氏之枝蔓，紀氏之割裂本文，乃詳爲校刊，加以標點，以便讀者。
- 一、浦氏之釋，如學究評文，迂腐淆雜，無當於義；且漫參私見，壟斷後學，無保留之價值，概從刪削。
- 一、浦氏之註，本末畢載，留之，以便讀者。惟史通乃供治史者之參證，與普通文集不同；其浮泛之詁釋，如「守株」「胡越」「參商」之類，亦予刪削。
- 一、紀氏之眉評，雖有一二可取，惜多迂腐，留之，徒誤讀者，悉芟除之。
- 一、紀氏割裂本文，常民劉氏本旨，於治學似不忠實；本書備載原文以

彰劉氏之史學。

一、竹書記年及孔子家語之類，學者咸知其爲僞書；而浦註多未道及；乃參證嬀際恆之說以增於註。

史通

唐劉知幾撰

刪存浦起龍註釋

內篇

一 六家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權而爲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列之於後：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

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爲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鈴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

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尙書也。」推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爲列不純者也。

又有周書者，與尙書相類，卽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恆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

自宗周旣殞，書體遂廢。迄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爲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尙書，後漢尙書，魏尙書，凡爲二十六卷。至隋祕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列，皆準尙書。

原夫尙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此處有脫句脫字，尋其文義，當於「語無可述」下脫一句言刪而不載之意。「若此」

上脫半句，言其體列若此，故事雖云云。若此故事雖有脫略，而觀者不以爲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翦截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漢魏等書不行於世也。

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

〔尚書百篇〕（漢書藝文志）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

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按）志語本孔安國尚書序，百篇蓋古尚書原數也。

〔孔安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而下，歷伯魚子思及鮒凡八世。鮒弟子襄生忠，忠生

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漢書藝文志）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

孔安國悉得其書，獻之。（尚書孔序）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璇璣鈴〕（後漢書方術傳）樊英善河洛七緯。（章懷注）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

放帝命驗，連期授也。

〔王肅〕（魏志王朗傳）朗子肅，字子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

〔又有周書〕（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困學紀聞）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書，在晉咸甯五年，而太史公、鄭康成、許叔重、馬融皆引其文，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書亦未出也，亦以周書爲據。東晉傳及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所載竹書之目，亦無周書，然則繫於汲冢誤矣。今按史通亦多引其書，皆不冠以汲冢。隋唐志之誤，信矣。

〔職方時訓〕（逸周書序）王紀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遵王政，作職方。辯十二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按浚儀王氏紀聞引此序，十二氣作二十四氣。

〔孔衍漢魏尙書〕（晉書儒林傳）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中興初，補中書郎，出爲廣陵郡。凡所撰述百餘萬言。（唐書藝文志）孔衍漢尙書十卷，後漢尙書六卷，後魏尙書十四卷。按後魏「後」字衍文。

〔王劭隋書〕（隋書）王劭字君懋，授著作郎，遷祕書少監，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勅；又採迂怪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

〔家語〕（王肅注後序）孔子家語者，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晁氏讀書志）凡四十四篇；劉向校錄止二十七篇。王肅得此於孔猛家。

〔臨川世設〕（宋書宗室傳）臨川王道規無子，以長沙景王子義慶爲嗣。（高氏緯略）義慶采摭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爲世說新語。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案汲冢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尙書同時。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傳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獻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案竹書紀年，其所紀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

乘與紀年，櫛杙，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籍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晦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案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

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爲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爲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春秋家者至盡在魯矣〕 此段證據與杜氏左傳序首孔疏參錯相同。

〔汲冢璣語〕 (隋書經籍志) 古文璣語四卷，汲冢書。

〔羊舌肸〕 (外傳晉語) 悼公問德義，司馬侯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

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嚮使傅太子彪。

〔竹書紀年〕（杜氏左傳後序）余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紀年最爲分了，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國之史記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哀公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按）汲冢書有目，詳後申左篇。

〔百國春秋〕（北平黃氏補注）公羊傳疏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則墨子言百國春秋，當卽是書也。

〔周禮舊法〕（杜序）周德旣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仲尼因魯史策書

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制，下以明將來之法。

〔微婉志晦〕（杜序）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盡而不汙，五曰懲惡而勸善。

〔繫日繫月〕 語見杜氏序。

〔包夏兼冬〕（杜序）史之所記，必表年以始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疏）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魯頌箋云：春秋猶言四時是也。

〔晏虞呂陸亦謂春秋〕（史記管晏列傳贊）吾讀晏子春秋，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孔叢執節篇）春秋經名，晏子書亦曰春秋，貴賤不嫌同名也。（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爲趙上卿，卒去趙，不得意，乃著書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曰虞氏春秋。（漢書韋文志）虞氏春秋十五篇。（高誘呂覽序）呂不韋者，陽翟富賈，爲秦相國，集儒書，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名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後漢書班彪傳）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史記本傳索

隱) 賈撰記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間事。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邱明。孔子既著春秋，而邱明受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也。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注，尙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

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史以經名者至左傳後遂絕) 於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採二史，撰爲春秋後傳，其書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世之滅合，成三十卷。

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爲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爲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爲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

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其）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爲的準焉。

〔受經作傳〕（杜氏集解序）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

〔樂資〕晉書無傳（隋書經籍志）春秋後傳三十一卷，晉著作郎樂資撰。（按）資，晉時人，在荀悅後，而章內先舉樂資者，資書接左迄秦，事在漢紀前，不以人次也。又接左之年之周貞王，史記作定王，左疏雜引，存疑。

〔荀悅〕（後漢荀淑傳）淑孫悅，字仲豫，獻帝時官祕書監，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卷，辭約事詳。其序曰：「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正史篇又有注。

〔張璠〕國史無傳。（隋書經籍志）後漢紀三十卷，張璠撰。袁宏後漢紀自序：暇日掇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多不次序，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採而益之。

〔孫盛〕（隋書經籍志）魏氏春秋三十卷，晉陽秋三十卷，並孫盛撰。盛字安國，又見論贊直書二篇。

〔干寶〕（晉書）寶字令升，以才器召爲著作郎，領國史，著晉紀，自宣迄愍凡二十卷，直而能婉。

〔徐賈〕其人其書俱無考。按陰書二志，於干寶晉紀之後，裴子野宋略之前，有徐廣晉紀四十五卷，與此處列名之次正同；而所列編年門類亦合。然則賈字卽廣字之譌也。（宋書本傳）徐廣字野民，員外散騎，領著作。

〔裴子野〕（梁書）子野字幾原，曾祖松之，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敘事評論多善。

〔吳均〕（梁書）吳均字叔祥，文體清拔。好專者或數之，謂爲吳均體。除奉朝請，著齊春秋三十卷，並見外篇正史篇。

〔何之元〕（陳書）之元銳精著述，以爲梁氏肇自武皇，終於敬帝，其興亡盛衰之跡，足

以垂鑒戒，定褒貶，究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爲三十卷，號曰梁典。

〔王劭〕 見尙書家。但彼所引爲隋書，是記言體；此所引則北齊志，乃編年體。章末所云或謂之志，正指此也。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邱明。〔邱明〕（註一）既爲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別爲春秋外傳國語，合爲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

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卽簡以爲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爲之策謀，因謂之戰國策。

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爲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爲一錄，號爲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

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爲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語存焉。案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邱明者，當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

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爲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爲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於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

註一 聚仁按此處應有「邱明」二字。

〔內傳外傳〕（韋昭國語序）昔孔子脩舊史以垂法，左邱明因聖言以據意，可謂博物善作者也。其雅思未盡，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迄魯悼，智伯之誅，以爲國語，其文不止於經，故號曰外傳。又云：竊不自料，復爲之解，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

〔賈逵注〕（後漢書）賈逵字景伯，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尤明左氏傳，

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注）左氏傳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也。

〔王肅注〕三國時人，見尙書家。（按）魏志本傳，於諸經解後，又有三傳，國語，爾雅諸注。隋書經籍志：春秋外傳章句一卷，王肅撰。

〔虞翻注〕（三國吳志）虞翻字仲翔，孫權以爲騎都尉，徙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韋曜注〕（吳志）韋曜字宏嗣。（注）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宋崇文總目，昭參引鄭衆，賈逵，虞翻，唐固，合五家爲注，自發正者三百七事。（按）唐固注國語，見吳志闕澤傳，或作唐因，非。

〔戰國策〕（劉向原敍）所校中戰國策書，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得三十三篇。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修書，或曰長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策謀，宜爲戰國策。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隋書經籍志，劉向錄者三十二卷，高誘撰注者二十二卷。

〔孔衍後語〕（唐書藝文志）孔衍，春秋時國語十卷，又春秋後國語十卷。（按）史通云：今行世者唯後語存，是知新唐志特因舊史原文，非皆有其書也。

〔九州春秋〕（隋書經籍志）九州春秋十卷，司馬彪撰。（陳氏書錄解長）彪記漢末州部之亂，司冀，徐，兗，青，荆，揚，涼，益，幽，凡盜賊僭叛，皆紀之。（晉書）彪字紹統。

〔魏都許洛〕（三國魏志）建安元年，洛陽殘破，董卓等勸太祖都許；三十五年至洛陽；文帝黃初元年，營洛陽宮。（按）時言曹魏者，通謂之許洛。如吳志朱桓言：進取壽春，以規許洛，是也。

〔晉宅江淮〕（晉書元帝紀）帝瑯琊恭王覲之子，嗣位瑯琊。永嘉初，鎮建鄴。愍帝卽位，西都不守。建武元年，依魏晉故事，爲晉王立宗廟社稷於建康。（按）是爲東晉之始。建康卽建鄴，吳大帝始都此，江淮其界也，亦吳之通稱。如吳志周飭本陽羨人，而言生長江淮是也。

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人，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

之曰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爲名。迄手東京著書，猶稱漢記。至梁武帝又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別探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爲異者，唯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超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爲一科，故以科錄爲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別，紀傳羣分，皆以類相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

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爲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採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況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甯習本書而怠規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遽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誠也！

〔採訪家人〕此句又見採撰及正史篇言巴西譙周以太史遷書周秦以上或採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云云。是知改人爲乘者非。

〔魯史舊名史記〕語見春秋家。

〔通史〕（梁書吳均傳）均免職，尋召撰通史。起三皇，迄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畢，列傳未就，卒。又武帝紀，太清三年通史成，躬製贊序凡六百卷，天情睿敏，下筆成章。

〔科錄〕（北史魏宗室傳）常山王遵曾孫暉雅好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爲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下迄於晉，凡十四代，表上之。（按）本文誤以撰人爲濟陰王元暉業。郭延年辯之，謂暉業所撰乃辯宗錄，非科錄也。史通甚誤，王伯厚玉海再誤云。

〔斷限〕見斷限篇注。

〔南北史〕（舊唐書李延壽傳）延壽，貞觀中，補崇賢館學士，嘗刪補宋、齊、梁、陳及魏、齊、周、隋八代史，謂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讀書志）延壽父大師，嘗謂宋、齊、逮周、隋分隔

南北，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欲改正爲編年，未就而卒。延壽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總序八代，北二百四十年，南百七十年爲二史。通志藝文略別立通史一門，以延壽書與梁通史同列，良是。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編。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於王莽，爲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爲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爲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爲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日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

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尙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鍊，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爲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

〔彪固〕（漢書敘傳）班彪字叔皮，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卽位於冀州，天下雲擾，著王

命論；有子曰固。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官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已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緝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紀表志傳凡百篇。（按）敍傳竟不及彪父續史事，欺所生，欺萬世，糾班史者當以是爲首款。後漢書本傳彪斷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

〔東觀曰紀〕（書錄解題）東觀漢記，漢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駘等撰。初班固在顯宗朝，嘗撰世祖本紀。功臣列傳載紀二十八篇。至永初中，珍、駒駘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其後盧植、蔡邕、馬日禪等皆嘗補續。（按）外篇正史篇詳述其書，宜參看。

〔三國曰志〕（晉書陳壽傳）壽字承祚，仕蜀爲館閣令史，及蜀平，司空張華愛其才，舉爲孝廉，除著作，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

〔紀年不逮魏亡〕謂竹書紀年，年未盡魏哀而止，正與漢書全代對照，或譌不爲下失之。於是考諸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朴散淳銷，時移世異，尙書第四

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

一一 一體（二體者一編年，一紀傳也。）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以下，迄於周，是爲古文尙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以闕如。旣而邱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邱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尙，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

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爲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爲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備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邱山是棄。此其所以爲短也。

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以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爲長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並編。此其所以爲短也。

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干寶著書，乃盛譽邱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案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邱明自知其略也，故爲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尙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邵明世爲史官，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真，後漢之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爲次序，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慙，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瓌多蕪，闕單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苟悅厭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翦截班史，篇才三十。

歷代褒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爲裴略，各有其美，並行於世，異夫令升之旨，唯守一家而已！

〔苟悅張璠〕 見左傳家，皆編年體。

〔華嶠〕 （晉書華表傳）表子嶠，字叔駿。元康初，爲內臺中書散騎著作，門下撰集，皆典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典官制事，得徧觀祕籍，遂就其緒，爲紀典傳譜，凡九十七卷，改名漢後書。文質事實，有遷固之規。

〔絳縣老〕 （左傳襄二十）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五甲子矣。吏走問之朝，師曠曰：『七十有五矣。』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曰：『使吾子辱在泥途，久矣；武之罪也。』」與之田，使爲君復陶。

〔杞梁妻〕 （左傳襄二十三）齊侯襲莒，杞殖載甲，宿於莒郊。莒子親鼓之，獲杞梁。齊侯

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杜注）杞梁卽杞殖。

〔柳惠不彰〕（左傳僖二十六）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杜

注）柳下惠也。（按）惠見左傳有此明文，今云不彰不顯，與顏子並說，是史通疏處。

〔賈誼屈原〕（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原，楚懷王時人；誼，漢文帝時人。

〔曹沫荆軻〕（史記）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沫，魯莊公時人；軻，衛人，游燕，在燕王喜時。（

按）曹沫，左氏穀梁並作曹劌。

〔前漢嚴鄭〕（王貢龔鮑傳敘）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成帝時，元舅

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不詘。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各因勢導之

以善，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揚雄著書，稱此二人。

〔後漢郭黃〕（郭太傳）太子林宗，家世貧賤，遊於洛陽，見河南尹李膺；後歸鄉里，與膺

同舟而濟。衆賓以爲神仙焉，舉有道不應。（黃憲傳）憲字叔度，父爲牛醫。潁川荀淑遇憲

於逆旅，與語移日。既而至袁闕所，曰：「子國有顏子，甯識之乎？」闕曰：「見吾叔度耶？」太守王襲不能屈。郭林宗少過袁闕，不宿；從憲，累日方還。或問之，林宗曰：「奉高之器，譬之汎濫，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滯之不濁，不可量也。」（按）林宗此語，本傳亦載，故史通二人合舉。

〔晁董對策〕（漢書龔錯傳）錯爲人隋直刻深。孝文時，拜太子家令，號爲智囊。後詔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之，以明國體，通人事，能直言，三道之要。對策惟錯爲高策。（蓋仲舒傳）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凡三問，仲舒三對。天子以爲江都相。

〔向永上書〕（漢書楚元王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初，爲宗正。外戚許史放縱，宦官宏恭，石顯弄權，乃上封事諫。成帝卽位，顯等服辜，更生更名向，召拜中郎，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上封事極諫；天子召見歎息，以爲中壘校尉。（谷永傳）永字子雲，博學絕書，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後爲刺史，奏事京師。時有黑龍見，天子問所欲

言，永對切諫，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

〔王虞〕（晉書王隱傳）隱字處叔。父銓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元帝召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數訪於隱，所聞漸廣。（虞預傳）預字叔甯。（唐書藝文志）王隱晉書八十九卷；虞預晉書五十八卷。

〔千紀〕 卽千寶晉紀，見左傳家。

〔徐洗〕 徐爰傳見正史篇注。（書錄解題）宋書本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所撰。至徐爰勒爲一史，起義熙，迄大明，自永光以來，闕而不補。（梁書沈精傳）約字休文，吳興人。著宋書百卷，其目詳外篇，正史篇。

〔裴略〕 卽裴子野宋略，見左傳家。

三 載言

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

者也。而尚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誠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磨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逮左氏爲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於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入記，繁富爲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上錄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紀綱，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懵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分擾，古今是同。

案遷固列君臣以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言無獨錄。愚謂凡爲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爲制冊（書），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放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者也。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竊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

昔干寶議撰晉史，以爲宜準邱明，其臣下委曲，仍爲譜注，於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

所未安，後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識，爰立茲篇。庶世之作者，觀其利害。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韋孟諷諫〕（漢書韋賢傳）韋賢，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及孫王戊，荒淫不遵法，孟作詩諷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詩，或曰：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也。

〔揚雄出師〕（按）漢書揚雄傳，載河東長楊等賦及離騷，解嘲等詞，太元法言等序，而無出師頌。郭注引文選注云：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趙充國，乃召雄卽充國圖頌之。文選充國頌後編有出師頌，則史孝山作。豈史通誤以爲雄耶？

〔馬卿封禪〕（漢書）司馬相如，字長卿，見上好仙，遂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病免家居，天子使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問其妻，對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

〔賈誼過秦〕（按）漢書賈誼傳不載過秦論；於陳勝項籍傳贊，取史記諸少孫所述之文錄之，止三篇之一。又按史通所舉韋揚馬賈諸篇，或置傳首，或出他書，或入傳中，或附贊

內，舉非一例；其意祇取有關勸戒，傳頌藝林，法當採入史中者，用示擇言之例耳。

四 本紀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

然遷之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安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襄，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襄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襄，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况其

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

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準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旣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概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宏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書，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園虛謚，閒廁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爲魚貫。

又紀者旣以編年爲主，唯敍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全爲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爲詳焉！

〔后稷至西伯〕（按）史記周本紀后稷以下，曰不窋，曰鞠，曰公劉，曰慶節，曰皇僕，曰羌弗，曰毀隄，曰公非，曰高圉，曰亞圉，曰公叔祖類，曰古公亶父，曰公季，曰西伯。凡十五世，文幅甚簡。（附按）羅氏路史云：夏十七世，商三十世，蓋四十七世而後有周文王，此敍止十五

世，疎脫甚矣。

〔伯翳至莊襄〕

（按）史記秦本紀，伯翳本名大費，與禹平水土，傳至非子，當周孝王時，始封爲附庸邑之秦。至襄公，平王封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於是始國。至繆公開地千里，遂霸西戎。至孝公，天子致伯子惠文，稱王，以至莊襄，通爲紀一卷，編始皇紀之前。

〔無知州吁〕

（左傳莊八）齊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襄公絀之，公田而反，賊人弑之，立無知。九年，雍廩殺無知。（又隱四）衛州吁殺桓公而立，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於濮。

〔權假漢年〕

（魏志武帝紀）紀年起漢獻帝初平元年，盡建安二十五年。

〔陸機晉紀〕

（晉書本傳）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父抗。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成都王

穎勞謙下士，機委身焉。宦人孟玖譖機於穎，遂遇害。所著文章二百餘篇。（按）傳不言作

晉紀而隋唐二志，鄭馬二通，並有陸機晉紀四卷，並入編年門。今史通云，歷紀三祖，直敘其

事，以爲不合本紀之體，得毋機書之以紀名，原是荀袁漢紀之紀，而非本紀之紀歟？識以存

疑。三祖，謂所追尊宣帝懿，景帝師，文帝昭也。

〔宏嗣吳史〕 宏嗣，韋暉字，即韋昭也，見國語家。（吳志暉傳）孫皓即位，欲爲父和作紀，暉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皓積嫌憤，遂誅暉。（按）今吳志孫和傳在五子之列，殆因暉之舊歟。

〔伯起魏書〕 （北史）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與溫子昇，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齊天保元年，除中書令兼著作郎，二年，詔撰魏史。（魏書紀）恭宗景穆皇帝，諱晃，太武皇帝長子也。薨於東宮，即柩諡曰景穆。高帝即位，追尊皇帝廟號。史臣曰：「恭宗明德令聞，夙世殂夭。」其戾園之悼歟！（按）此紀繼太武紀下，是僭紀也；當附太武紀末，不合分篇。

〔戾園〕 （漢宣帝紀）武帝戾太子，納史良娣產子史皇孫，皇孫生帝。巫蠱事起，太子亡至湖，遇害。（武王子傳）宣帝初即位，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湖閩鄉祁里聚爲戾園，後又益戾園滿三百家。

〔魏著作〕 （北史魏季景傳）季景子澹，字彥深，任齊殿中郎中書舍人，入周，遷著作郎。帝以魏收所撰後魏書，褒貶失實，詔澹別成魏史，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按）澹本字彥

淵，唐諱爲深。

〔李安平〕（唐書）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號奇童。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封安平縣男，所撰齊史行於世。

五 世家

白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爲萬國。當周之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世，分爲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爲世家。案世家之爲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如陳勝起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故，而名實無準？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爲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坫？又（田齊）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唯以

田完制名；求之人情，孰謂其可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卽位建元，專制一國，縣縣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宦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雖名班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世家，實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屬，並一概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

自茲已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揚益不賓，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僞主；爲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勝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敕撰通史，定爲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折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生宏周史，南記蕭管，考其傳體，宜曰世家。但近古著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目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易者矣。

〔三晉〕（史記趙世家）叔帶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五世，晉獻公賜趙夙耿。晉悼公立，趙武續趙宗。晉頃公年，趙簡子出，有人當道曰：「主君之子，且必有代晉。」

懿公年，趙襄子與韓魏滅知氏，於是北有代，南有知氏。襄子卒，獻侯立。卒，子烈侯籍立。韓、魏、趙皆相立爲諸侯。（魏世家）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以魏封萬。卜偃曰：萬，滿數也。魏，太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晉文公令武子襲魏氏。晉悼公任魏絳政。其後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與趙韓列爲諸侯。（韓世家）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子宣子徙居州，子貞子徙居平陽，至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與趙魏俱得立爲諸侯。

〔田氏〕（田敬仲完世家）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奔齊，齊桓公使爲工正。完卒，諡爲敬仲。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爲田氏。（按）完之後九世，爲太公和，遷齊康公於海上，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爲諸侯。魏使使言周天子，天子許之。由和立爲齊侯，列於諸侯。

〔子顯編魏虜〕（梁書蕭子恪傳）子恪弟子顯，字景陽，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子顯齊書）列傳第三十八，題爲魏虜。

〔牛宏周史〕（隋書本傳）宏字里仁，開皇初，敕修撰五禮，勒成百卷，有文集十三卷。（按）宏撰周史，本傳缺書。（隋書經籍志）周史十八卷，未成，牛宏撰，亦見外篇，正史篇。（讀書志）蘇綽秉政，軍國詞令，多準尚書。牛宏爲史，尤務清言。

〔蕭管〕（後周書）蕭管字理孫，梁武帝之孫，昭明太子之第三子。昭明卒，武帝舍管兄弟而立簡文。大同元年，除持節都督雍梁隨諸軍事。管以襄陽梁武創基之所，志存綏養。侯景作亂，梁元帝時鎮江陵，管與構隙，恐乃稱藩於魏。江陵平，大祖立管爲梁主，資以江陵一州之地。管遂稱帝於其國，在位八載，薨，又命其太子歸嗣位。歸字仁遠，有文學，善撫御，在位二十三載，薨，又命其太子琮嗣位。琮字溫文，倜儻善弓馬。二年，隋徵入朝，廢梁國。自管初卽位，至是歲三十有三年矣。按管於後周，若題以世家，實爲宜稱。

六 列傳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

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宜傳，而以本紀爲名，非惟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夏殷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黃帝之蚩尤，譬諸所位，容可列紀。方之駢拇，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析爲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嗤。

夫紀傳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案范曄漢書記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爲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

又傳之爲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合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

爲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都廢；其同於古者，唯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爲義，變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顯史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爲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召平、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於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異蹟，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爲難，蓋爲此也。

〔臣羿〕 見書五子之歌，又見左傳襄四年，哀元年。

〔蚩尤〕 （史記五帝紀）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而蚩尤最爲暴。（索隱）蚩尤蓋諸侯號也。

〔范后妃紀〕 （范曄後漢書）以皇后紀列帝紀之後，其敍曰考列行跡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於篇。親屬別事，各依列傳。

〔陳志孫劉〕（陳壽吳志）權曰吳主傳，改元五，曰黃武，黃龍，嘉禾，赤烏，太元，亮休，皓曰三嗣主傳，亮改元三，曰建興，五鳳，太平，休改元曰永安。皓元八，元興，甘露，寶鼎，建衡，鳳皇，天冊，天璽，天紀。（蜀志）先主曰先主傳。傳略曰魏武帝稱尊號，改元黃初。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議郎陽泉侯劉豹等上言，宜即帝位以纂二祖，謹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山之南，建元章武。後主傳，元四，建興，延熙，景耀，炎興。（按）二國主傳，皆不用魏年實紀體也。

〔餘耳勝廣〕史記漢書並兩人合一傳。

〔四皓列王陽之首〕（漢書王吉等傳）傳首有敍，敍內云：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山。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呂氏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安車，迎而致之。四人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待之。太子得以爲重，遂用自安。（王吉本傳）吉字子陽，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

〔毛義在劉平之上〕（後漢劉平等傳）傳首亦有敍，敍內云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

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迺爲親屈也。」（劉平本傳）平字公子，本名曠，顯宗後改爲平。

〔紀季入齊〕（左傳昭三經）紀季以鄆入於齊。（杜注）鄆，紀邑，季以邑入齊爲附庸，先祀不廢。（按）史通與魯附庸顯與並舉，皆以喻傳之附出者。

〔召平紀信〕（漢書）召平附見蕭何傳，紀信附見項藉傳。

〔沮授〕（後漢袁紹傳）紹領冀州牧，引沮授爲別駕。興平二年，車駕爲李傕等所追，沮授曰：「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而臨諸侯，楛土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紹不從。紹攻許，沮授爲操軍所執，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曰：「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速死爲福。」乃誅之。（章懷註）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存研樓集）近宜與儲會元大文撰有沮授補傳。

〔陳容〕（魏志臧洪傳）洪領東郡，袁紹與兵殺之。洪邑人陳容，少爲書生，親慕洪，隨洪

爲東郡丞。見洪當死，謂紹曰：「將軍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光誅忠義，豈合天意？」紹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爾爲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甯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七 表 歷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代；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此其證歟？夫以表爲文，用述時事，施彼譜牒，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尙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觀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至於祖宗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

在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既而班東二史，各相祖述，述而不悟，無異逐狂，必曲爲銓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羣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歷，四海成家，公卿既爲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

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爲次，何藉而爲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鵠巢，蔦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翦裁，何斷而爲限乎？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爲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僞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長。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羣篇，其要爲切者矣。

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韋昭洞記，陶宏景帝代年歷，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桓君山〕（後漢書桓譚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世祖卽位，徵待詔會議靈臺所處。帝

曰：「吾欲讖決之。」譚極言讖之非經。帝怒，出爲六安郡丞，初譚著書二十九篇，號曰新論。

〔周譜〕（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敍云：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梁書劉杳傳）王僧

儒被敕撰譜，訪杳血脈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按）歐陽五代諸世家名譜本此。

〔六義五始〕六義見子夏詩序。五始（公羊隱元注）卽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先於正始，

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卽位，先言王而後言正月，先言春而後言王，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乃天人之大本。（疏）大正始是以春秋作五始。

〔法盛〕（唐書藝文志）何法盛晉中興書八十卷。

〔諸僞十六家〕詳見外篇，正史篇，崔鴻十六國春秋條。

〔韋昭洞紀〕韋昭卽韋曜。（吳志曜傳）孫皓收曜付獄，曜因獄吏上辭曰：「愚情縷縷，

竊有所懷，貪令上聞。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既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見。因尋按傳紀，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

作一卷，事尙未成。」

〔帝代年曆〕（南史隱逸傳）陶宏景字通明，秣陵人。明五行，星算，地理，醫術，著帝代年曆，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時加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八刻也。卒諡貞白先生。（通志略）作帝王年曆。

八 書志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效禮經。且紀傳之外，有所不盡，隻字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華驕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之檣，杞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於其編目，則有前曰：平準，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猶溝洫，析郊祀爲宗廟，分禮樂爲威儀，懸象出於天文，郡國生於地理，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恥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

闕百官輿服，謝拾孟堅之遺，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宏以釋老，斯則自我作故，出乎胸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大抵志之爲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應可書，宜別標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今略陳其義，列於下云：

〔日書曰志六句〕（按）此六句，鄭氏通志略兩引之，一在總序，則「東觀」句作「蔡邕」句意，「一在起卷之首，則「蔡邕」句又作「東觀曰記」。緣知迪功家所藏史，湧有二本，兩時採用，隨手檢錄，遂異其文也。但東觀漢記一書總名，而此論書志，乃一門之名，不得以總名混之，畢竟作蔡邕句爲是。今用總序篇文刊正之。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恆；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卽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權而爲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於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

倍多；流宕忘歸，不知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

竊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爲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邵之所候。至如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圻，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濛，色著青蒼，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唯有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矣！

〔平準〕 史記。

〔食貨〕 漢書改。

〔河渠〕 史記。

〔溝洫〕 漢書改。

〔郊祀〕 漢書。

〔宗廟〕 後漢書篇名，非總類。

〔禮樂〕 漢書。

〔威儀〕 隋志作禮儀。

〔懸象〕 魏書作天象。

〔天文〕 漢書。

〔郡國〕 後漢書。

〔地理〕 漢書。

〔五行執文〕 史記八書無此。

〔百官輿服〕 班有百官，無輿服。

〔王隱瑞異〕 隱書無考，新晉書刪去。

〔魏收釋老〕 魏書。

〔裨竈梓慎〕 注見下五行條。

〔京房〕（漢書）京房，字君明，治易，事焦延壽，贛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爲郎。

〔李邵〕（後漢書方術傳）李邵，字孟節，南鄭人。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分遣使者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探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邵候舍。時夏夕露坐，邵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甯）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驚相視曰：「何以知之？」邵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熒惑退舍〕（呂氏春秋季夏紀）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與治國家也。」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必死。誰以我爲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其徙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年二十一矣。」熒惑果徙三舍。

〔中台告坼〕（晉書張華傳）華字茂先，惠帝卽位爲太子少傅。初，趙王倫諂事賈后，求錄尙書事，華執不可，由是致怨。華少子隲，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曰：「天道玄遠，惟脩德

以應之耳。」及倫將廢買后，華遂被收。

〔星集潁川〕（世說德行篇）陳太邱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長文尙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亦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鄰前。（注）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月犯少微〕（世說棲逸注）續晉陽秋曰：會稽謝敷入太平山中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時戴逵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嘲之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晉書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太微東，一名處士星。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爲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周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祕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

臣所書，宜其輟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二志，騁其繁富，百倍前脩；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闊眉以半額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管輅。」於宋生得之矣。

〔四部〕（隋經籍志）魏氏代漢，采摭遺亡，藏任祕書中外三閣。鄭默始著中經，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一曰甲部，六藝小學等書；二曰乙部，諸子兵書術數；三曰景部，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詩賦圖讚汲冢書。

〔七錄〕（梁書處士傳）阮孝緒字士宗，所著七錄等書，行於世。（隋書經籍志）孝緒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爲七錄。一經典錄，二記傳錄，三子兵錄，四文集錄，五技術錄，六佛錄，七道錄。

〔宋孝王〕（北史宋隱傳）族裔世景，從孫孝王爲北平王文學，非毀朝士，撰朝士別錄。

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成三十卷。

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麟鬪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壤。又語曰：「太歲在酉，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則知吉凶遞代，如盈縮循環，此乃闢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且周王決疑，龜焦著折；宋皇誓衆，竿壞幡亡；梟止涼師之營，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爲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

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客，遠應始皇；臥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桂樹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蠊、蝮螽、震食、崩坼、隕霜、雨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闊。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螟、螻、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櫜，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恆事，應彼咎徵。吳穹垂謫，厥罰安在？探蹟索隱，其可略諸？

且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爲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錄。况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言所略，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百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兆者哉？

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楚嚴作霸，荆國始僭稱王；高宗諒陰，亳都實生桑穀；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胸懷，或以前爲後，以虛爲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鐘，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又品藻羣流，題目庶類，謂莒爲大國，菽爲強草，鶩著青色，（疑脫偶句四字）負繫非中國之蟲，鸚鵡爲夷狄之鳥，如斯詭妄，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爲志，不亦惑乎！且每有敍一災，推一怪，董京之說，前後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哉？

自漢中興已還，迄於宋齊，其間司馬彪、臧榮緒、沈約、蕭子顯，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慚漢儒，才劣班史，凡所辯論，務守常途，既動遵繩墨，故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略，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尙繁，考祥符者易恰。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後進所以事反精審也。

然則天道遼遠，裨竈焉知？曰：蝕不常，文伯所對。至於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職魏祚於黃龍，董養徵晉亂於蒼鳥，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之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爲強著一書，受嗤千載也。

〔王札子〕（原注）春秋成公元年，二月，無冰。董仲舒以爲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按）今春秋經，札子殺毛伯，事在宣十五年，非成公時。

〔夏徵舒〕（原注）春秋昭公九年，陳災。董仲舒以爲楚嚴王爲陳討夏徵舒，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故致火災。（按）楚嚴王之滅陳，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且莊王卒，恭王立；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夾敖立；夾敖卒，靈王立；相去凡五世。

〔楚嚴作霸〕（原注）春秋桓公三年，日有食之。既。京房易傳以爲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按）自武王始僭號，歷文武穆三王，始至於嚴。然則楚之稱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哉？又魯桓薨後，世歷嚴，閔，釐，文，宣，凡五君，而楚嚴作霸，安有桓三年日食而應之邪？

〔高宗諒陰〕（原注）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共生。劉向以爲殷道衰，高宗承弊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而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按）太戊崩，其後嗣有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卽高宗是也。桑穀自太戊時生，非高宗時；高宗又本不都於亳。

〔晉悼臨國〕（原注）董仲舒以爲成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四大夫欲殺厲公，後莫敢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

之。(按)春秋成公十二月丁巳朔日食，非是六月。

〔魯僖末年〕(原注)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向以爲是時公子遂

專權，三桓始世官。向又曰：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又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釐

公末年信用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

子赤，立宣公。(按)此事乃文公，末世不是釐公時也。

〔負饜〕(原注)春秋嚴公二十九年，有饜。劉歆以爲饜，負饜也。劉向以爲非是中國所

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浴，淫風所生。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胡盟至。(

按)負饜中國所生，不獨出南越。

〔鸛鶴〕(原注)春秋昭公二十五年，鸛鶴來巢，劉向以爲夷狄之禽。(按)鸛鶴，中國

皆有，唯不踰濟水耳。

〔董京〕(原注)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魯宋殺君易許田；劉歆以爲晉

曲沃莊伯殺晉侯，京房以爲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也。

〔向歆〕（原注）嚴公七年，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爲夜中者卽中國也。劉歆以爲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劉向又以爲蜮生南越。劉歆以爲盛暑蜮所生，非自越來也。（按）劉向又以上當有嚴公十七年秋有蜮八字。

〔麟鬪鯨死〕 二語見淮南子天文訓。

〔河變〕（拾遺記）丹邱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

〔山崩〕（左傳）成五，梁山崩。絳人曰：山有朽壤而崩。

〔大歲在酉四句〕（馬總意林）袁雅正書曰：「太歲在酉，乞漿得酒。大歲在巳，販妻鬻子。」知災有自然之理。

〔周王決疑〕（說苑權謀篇）武王伐紂，至於有戎之隧，大雨，卜而龜爇。散宜生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禱祀，利以擊衆，是燿之已。」武王順天地，犯妖而禽紂，其所獨見者精也。（按）其事亦見齊太公世家書秦誓。

〔宋皇誓衆〕（宋武紀上）公征盧循，至年里，公所執麻竿折，折靡沈水。衆懼，公歡笑曰：

「往年覆舟之戰，旛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單舸走。

〔梟止涼營〕

（晉前涼張軌傳）重華以謝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麻秋，引師出

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尅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

〔鵬集賈舍〕

（漢書）賈誼爲長沙傅，三年，有鵬飛入誼舍。鵬似鴉，不祥鳥也。迺爲賦以

自廣。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

〔江璧〕

（漢書五行志中上）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

白馬，從華山上下，持璧與客曰：「爲我遺瀉池君，今年祖龍死。」忽不見。鄭客奉璧，即始皇

二十八年過江所湛璧也。

〔柳植〕

（荀悅漢紀）昭帝元鳳三年，上林苑中枯柳斷而自起復生，有蟲食其葉成文，

曰：「公孫病已當立符節。」令睦宏上書言：「當有匹庶興。」坐妖言誅。及宣帝起民間，立

以宏子爲郎。按宣帝初名病已。

〔門樞白髮〕

（漢五行志下上）哀帝建平四年，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仟伯博具歌舞，

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視門樞下，當有白髮。」杜鄴曰：「外家丁傅，並侍帷幄，指象以覺聖朝。」一曰：此異乃王太后莽之應。

〔桂樹黃雀〕（成帝時謠）邪徑敗良田，讒日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郭茂倩注：桂，赤色，漢家象，王莽自謂黃也。見五行志。

〔春秋恆事應咎徵〕 秦人歸襦，在文十二；毛伯錫命，在文元。滕朝魯者五，邾七；晉聘魯十一，楚三，皆所謂恆事也。其間災咎不絕書。

〔宋氏百篇〕 沈約宋書凡一百篇。

〔拾遺語錄〕 隋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卿謝綽撰。鄭樵藝文略，宋齊語錄十卷，孔思尚撰。

〔裨竈〕（左傳）昭十七，有星孛於大辰。鄭裨竈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華玉瓊，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十八年，夏，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和天道！」遂不與，亦不復火。

〔文伯〕（左傳）昭七年四月，日有食之。士文伯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其大咎其衛。」

君乎。魯將上卿。」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曰：「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同始異終，何可常也？」

〔梓慎〕（左傳）昭十七，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

〔趙達〕（吳志）趙達，河南人，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此術微妙，頭乘尾除。常笑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算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

〔單颺〕（後漢書方術傳）單颺字武宣，善明天官算術。熹平末黃龍見譙橋。元問何祥？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董養〕（晉書隱逸傳）董養，字仲道，到洛下，楊后廢，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何爲乎？人理滅，大亂作矣！」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其蒼者飛去，白者不

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盟狄泉地也，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哀江南賦，出狄泉之蒼鳥。

或以爲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可廣聞見，難爲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成書，自可觸類而長，於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癩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誤，此養生之尤急也。且身名並列，親疏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爲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輜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爲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舍諸深所未曉！

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爲工；權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

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蟠，帝王萬其尊極。兼復土堦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爲，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爲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

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方之經，觀之者擅其博聞，學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筇竹傳節，筠醬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於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

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鄰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

謂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爲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革夷從夏。於是中朝江左，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素族，非復一家。郡正州曹，世掌其任。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自都邑以降，氏族而往，實爲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爲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

或問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纂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對曰：案帝王建國，本無恆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於南則有宋南徐洲記，晉宮闕名；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蓋都邑之章，盡在是矣。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族姓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思（選）格，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

陽羨風土，厥類衆夥，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爲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爲志，奚患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於鱗介脩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苟爲魚人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罄哉？

〔爾雅釋物〕

（按）爾雅無釋物篇，卽謂釋草、釋才、釋蟲、魚、鳥、獸等篇也。

〔綴孫卿探孟軻〕

此四句，宋書志序之文。

〔劉向洪範〕

（王訓故）漢書云：劉向集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

推跡行事，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

〔七略〕

（漢書藝文志）成帝時，劉向校諸書，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奏之。向卒，子歆卒

父業，於是總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略、術數略、方技略。

〔許負相經〕

（舊注孔衍漢春秋）許負，溫縣婦人。裴松之云：今東人呼母爲負，衍以許

負爲婦人，如有贅。（藝文類序相術篇）陶宏景、劉孝標，俱有許負相經序。

〔揚雄方言〕

（韻書志）方言十三卷，雄齋汕素問上計孝廉異語，悉集之，題其首曰：「

翰軒使者絕代語，」釋列國方言。

〔齊頌魏都〕（北齊書文宣紀）天保九年，營三臺於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

室，改銅爵曰金鳳，金獸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帝登三臺，朝讌羣臣，並命賦詩。

〔代寫吳京〕（後魏孝文紀）太和十七年，幸洛陽，定遷都之計，詔司空綏始洛邑。（南

史崔祖思傳）齊武帝時，魏使蔣少游至。祖思從弟元祖，曰少游，有班倕之巧，今來必模寫

宮樣，小游果圖畫而歸。

〔王會〕（逸周書序）周室既甯，八方會同，各以職來獻，欲垂法厥後，作王會。

〔印竹筠醬宛馬巨雀〕並見史記大宛及漢書西域二傳。

〔鄴子〕（左傳昭十七）鄴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鄴子

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云云。仲尼聞

之，見於鄴子而學之。

〔籍談〕（左傳昭十五）晉荀躒如周，籍談爲介。王曰：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

何也？籍談對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冀反無分乎？且昔而高祖孫伯騏司晉之典籍，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世本〕（後漢書班彪傳）唐虞三代，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

〔三閭〕（王逸離騷注）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曰景，曰屈。屈原序其譜屬，以厲國士。

〔符瑞釋老〕（沈約宋書）志四十卷，其五行志之前，有符瑞志三卷。（魏收魏書）志三十卷，其末曰釋老志。

〔漢三輔典〕（按）隋唐二志俱無三輔典之名，疑卽謂三輔黃圖也。漢人撰，亡撰人名。其書所載，皆都城、宮苑、辟雍、明堂、宗廟、郊社、庫廩、橋陵之屬，與所引正合。

〔隋東都記〕 隋唐二志皆不載。〔通志略〕載有東都記三十卷，鄧世隆撰。未審卽是否？

〔宋南徐州記〕 〔唐志地理類〕山謙之南徐州記二卷。

〔晉宮闕名〕 〔按〕此指東晉者，隋唐二志亦不載。

〔洛陽伽藍記〕 〔讀書志〕記三卷，元魏羊銜之撰。魏遷都洛陽，一時王公大人多造佛寺，或舍其私第爲之，故僧舍多爲天下最，街之載其本末及事跡甚備。〔書錄解題〕以爾朱之亂，城廓邱墟，追述斯記。

〔鄴都故事〕 無考。〔黃補注〕唐志有馬溫鄴都故事二卷。〔按〕注云，肅代時人。其書後出，非劉所云。

〔三輔決錄〕 〔後漢書趙岐傳〕岐字邠卿，初名嘉，字臺卿，拜太常，著三輔決錄。自序云：三輔本雍州地，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貴者以陪諸陵，五方雜會，非一國之風，其士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趨勢進權。余嘗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善惡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從建武至於斯，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

〔摯虞族姓〕（晉書摯虞傳）虞字仲洽，太子舍人，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爲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

〔兩王譜〕（隋志譜系類）百家集譜十卷，王儉撰。百家譜三十卷，百家譜集鈔十五卷，並王僧孺撰。

〔方思選格〕（唐志譜牒類）後魏方思格一卷。（又柳沖傳）魏太和時，昭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爲舉選格，名曰方思格。

〔臨海水土〕（唐志地理類）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一卷。（按）志曰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地有銅鐵，唯摩礪青石以作弓矢。

〔陽羨風土〕（晉書周處傳）處字子隱，陽羨人，少孤，馳騁恣肆。州曲患之，曰：「三害朱除。」處曰：「何爲也？」曰：「南山白額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曰：「吾能除之。」乃入山殺猛獸，投水殺蛟，而入吳尋二陸學，入洛，以身殉國，贈平西將軍，著默語及風土記，并撰

集吳書（隋志）風土記三卷。

〔地理書〕（南齊陸澄傳）澄字彥深。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撰地理書，死後乃出。（隋志）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錄一卷。陸澄合山海經以來一百六十家以爲此書。〔水經注〕（讀書志）水經，漢桑欽撰，成帝時人。水經三卷，後魏酈道元歷覽奇書，注水經。（魏書本傳）道元字善長，范陽人。

九 論贊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撰，劉昫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贊焉。夫論者，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邱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

夫擬春秋成史，持論尤宜闕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狗筆端，苟銜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

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無味，承祚便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弈弈，良可詠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元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卮無當，曾何足云？王邵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斯之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

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文省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石建之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文省可知者也。及後

來贊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緒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爲再列。

馬遷自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敍其意。旣而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爲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使少，理寡者則張之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也。然固之總述，台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齊史，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贖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以議夫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論，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槩，一言以蔽之。

〔謝承〕（吳志妃嬪傳）吳主權，謝夫人弟也。（隋經籍志）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

紀，吳武陵太守謝承撰。

〔揚雄〕（法言）其目云：撰學行，撰吾子，撰修身，撰問道，撰問神，撰問明，撰寡見，撰五百，撰先知，撰重黎，撰淵騫，撰君子，撰孝至。（按）撰自第一至第十三其上皆有四言序，然非論贊體也。（華陽國志）則以「撰曰」爲「論贊」，揚雄當作常璩。

〔劉昫〕（北史）劉延明，燉煌人。涼武昭王徵爲儒林祭酒，著三史略記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按）延明，昫字也。北史諱唐嫌名以字行。

〔袁宏〕撰後漢紀，詳見外篇正史篇。

〔列其所號〕（晉書皇甫謐傳）謐字士安，安定人，沈靜寡慾，自號玄晏先生，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摯虞，其門人也。（葛洪傳）洪字稚川，句容人，從祖玄得仙，號葛仙公。洪悉得其法。干寶荐洪領著作，洪固辭，求爲句漏令，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所著神仙良吏，集異等傳，金匱肘後方，篇章富於班馬。

〔咸榮緒〕撰晉書，詳見外篇正史篇。

〔孫安國〕（晉書孫盛傳）盛字安國，太原人，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善言名理，補長沙太守，遷秘書監，著魏氏春秋，晉陽秋。（按）宋書州郡志，晉簡文鄭太后諱春，改春曰陽，是知凡曰陽秋，本皆春秋也。

〔習鑿齒〕（晉書）鑿齒，字彥威，爲滎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其言謂三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晉尙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爲禪受，以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按）炎與謂繼漢而興，禪受者，禪爲蜀後主諱，謂受漢禪也。

〔謝靈運〕（宋書）靈運性奢華，世稱謝康樂。太祖登祚，徵爲秘書，使撰晉氏一代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

〔唐修晉書皆詞人〕（舊唐書房玄齡傳）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爲綺豔。詳正史籍晉史節。

〔浣衣裸葬〕（漢書萬石傳）建老白首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羣廁，身自澣洒。贊曰：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爲垢汙，君子譏之。（楊王孫傳）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

〔班排賈誼〕（漢書本傳贊）欲改定制，以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其術固以疏矣。

〔范美隗囂〕（後漢書本傳論）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贊）公孫習吏隗王得士。

〔壽謂諸葛〕（蜀志本傳贊）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與！

〔收稱爾朱〕（魏書爾朱榮傳）史臣曰：苟非榮之尅夷大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功烈亦已茂乎！向使榮無堅忍之失，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北史魏收傳）

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

十 序例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敘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敘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降逮史漢，以記事爲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與誥誓相參，風雅齊列矣。迨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爲始也。嶠言辭簡質，敘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爰洎范曄，始革其流，遺業史才，矜銜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爲恥愧，故上自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爲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爲者？濫觴肇迹，容或可觀，累屋重架，無乃太甚！譬夫方朔始爲客難，續以賓戲，解嘲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辯，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恆說也。

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乎有晉，年踰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唯令升先覺，遠述邱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爲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爲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干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異夫范、依、叔、駿、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

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案皇朝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唯書於卷末。」依檢孝武崩後，竟不言廟曰烈宗。又案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又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爲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竊惟錄皇后者，既爲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爲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酒也。至於題目失

據，褒貶多違，斯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略矣。

〔劉江王貢〕 注見列傳篇。其處止舉傳首劉王不及江貢。（後漢書）江革字次翁，臨淄人，客下邳，裸跣行傭以供母。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建初中，拜諫議大夫。（前漢書）貢禹字少翁，瑯琊人，以明經潔行著聞。徵爲博士，後爲御史大夫，數言得失。（按）劉江傳篇敍注云以上並華嶠之詞。

〔七〕（文選七發注）猶楚辭七諫之流。（按）（文心雕龍）自七發而下，有傅毅七激，崔駰七依，張衡七辨，崔瑗七厲，陳思七啓，仲宣七釋，桓麟七說，左思七諷，枝附影從，十有餘家。（又）（文苑英華）有七契，七勵，七召。（又）（舊注）廣列七謨，七證，七華，七釋，七引，以及興疑獨舉諸名，而獨無七章。俟考。（又按）（崔瑗傳）名七蘇，非七厲。

〔夫子修經凡例〕（左傳成十四）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成，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杜氏序）爲例之情有五是也。

〔鄧粲〕（晉書本傳）鄧粲，長沙人，以高潔著名，著元明紀十篇。（按）元明謂晉中興

初中宗元帝，肅宗明帝。

〔道鸞〕（南史文學檀超傳）超叔父道鸞，字萬安，國子博士，永嘉太守，撰續晉陽秋。

〔不言烈宗〕（晉書孝武紀）太元二十年，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按）紀末缺書廟號。（通鑑題）烈宗孝武皇帝。

〔仲密明月〕 仲密，高慎字。明月，斛律光字。（按）（百藥齊書）高慎附見兄高乾傳中。斛律光在其父斛律金傳後，二人皆無以字行之文，傳內亦不書字，其書字處，聞於他傳有之，無甚不準例之病；史通似誤。

十一 題目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其次有春秋，尙書，禮記，志乘。自漢已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略爲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沿革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

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漢魏尚書，陳壽王劭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好奇厭俗，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權而論之，其編年月者謂之紀，列紀傳者謂之書，取順於時，斯爲最也。夫名以定體，爲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案呂陸二氏各著一書，唯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魚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而俱勝之以略；考名責實，奚其爽歟？

若乃史傳雜篇，區分類聚，隨事立號，諒無恆規。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案外戚憑皇后以得名，獨宗室因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爲目，尋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子長史記別類八書，孟堅旣以漢爲書，不可更標書號，改書爲志，義在互文，而何氏中興易志爲記，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取新。

夫戰爭方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必國史爲傳，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編漢籍，董袁羣賊，附列魏志，旣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唯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

爲載記。顧後來作者，莫之遵効。逮新晉始以十六國主持載記表名，可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矣。

觀夫舊史列傳，題卷靡恆。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唯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葛傳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字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爲詳審。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草，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竊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自茲已降，多師蔚宗，魏收因之，則又甚矣。其有魏世鄰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至如江東帝主，則云僭晉司馬叡，烏夷劉裕，河西酋長，則云私署涼州牧張實，私署涼王李暠，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楚霸王項羽，僭甯朔王隗囂，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號皆一一具言，無所不盡者也。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體，好茲小數，難與議夫。

「婉而成章，一字以爲褒貶」者矣。

〔何之元劉璠〕 何之元撰梁典，見左傳家。（周書）劉璠字寶義，世宗初，掌綸誥，著梁典三十卷。

〔魚豢〕 （外篇正史篇）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唐志雜史類，魚豢魏略五十卷。（按）三國魏志無傳。

〔姚察〕 （陳書）察字伯審，有至性，領著作，撰梁陳史，未畢功。隋開皇時遣內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上有所關者。臨亡之時，以體例誠約子思廉博訪續撰。（按）史無梁留之名，而劉氏云爾，定是察藁初名。

〔外戚命章〕 （按）史記之立外戚世家，其中所載，實皆后妃氏諱及其事蹟。至如魏其武安之屬，反別立傳，不以外戚名篇，最爲非體。班史因之，易名外戚列傳，置在臣傳之後，尤爲失之。

〔平林下江〕 （後漢書劉元傳）王莽末，新市人王匡王鳳爲渠帥，諸亡命馬武王常成

丹等從之，藏於綠林中。地皇三年大疫，分散常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匡鳳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北入南陽，號新市兵。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號平林兵，以應之。

十二 斷限

夫書之立約，其來尙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爲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邱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牙，事勢當然，非爲濫軼也。過此已住，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於司馬氏案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旣分選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唯留漢日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宜若是膠柱調瑟，不亦謬歟！但固之踳駁，旣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迷。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爲歎息！

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唯二袁、劉、呂而已。若進、煇、行、弒、燃、臍、就、戮、總、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董卓，猶秦之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於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篇，豈非流宕忘歸，述而不悟者也？

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繼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唯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氏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僞，比於羣益，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

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全寫禹貢一篇，降爲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唯錄章名。如地理爲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夷狄本系，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槃瓠，高句麗以鶯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鬮徙居，諸如此說，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爲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所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唯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之許也。

〔傳首董卓〕

（按）魏志本傳居臣傳之首，所敘事實無一語與魏武相及，直至催汜還

承附傳之末，始有太祖乃迎天子都許之文。是卓傳於魏未有處也，宜史踵贊之。

〔臧陶劉孫〕（魏志臧洪傳）洪字子源，廣陵人。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董卓圖危社稷；洪說超糾合義兵，辭氣慷慨。洪爲東郡太守，太祖圍張超於雍丘。洪徒跣從袁紹請兵救超；紹不聽。超滅，洪怨紹，紹與兵圍之，生執洪，殺之。（陶謙傳）謙字恭祖，丹陽人，爲徐州刺史，刑政失和。太祖征謙，以糧少，引軍還，謙病死。（公孫瓚傳）瓚字伯珪，遼西人，除遼東屬國長史，遷涿令。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判，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劉虞爲幽州牧，丘力居等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稍相恨望。天子遣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虞從事鮮于輔等欲報瓚，袁紹又遣兵爲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爲塹十重，築京爲樓其上，紹悉軍圍之，瓚自殺。（按）此諸人，范史自應有傳，魏志但於事有關涉處帶及數語足矣，安用傳爲？

〔沈錄金行〕（梁沈約傳）著晉書百一十卷。（隋志晉史草注）梁有鄭忠晉書七卷，沈約晉書一百一十一卷，庾銑東晉新書七卷，並亡。（晉五行志）白者金行，馬者國族。（文選）陸士衡宣猷堂詩云：黃暉旣渝，素靈承祐。（善注）魏士德曰：黃，晉金行曰素，程猗說

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

〔魏刊水運〕 魏謂魏收。〔魏書律歷志〕以皇魏運求德，所上九家，共成一歷。元起壬子，律起黃鍾；壬子北方水之正位，實符魏德。

〔典午〕 〔蜀志譙周傳〕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謂司馬也。

〔膜拜〕 〔穆天子傳〕膜拜而受。〔注〕長跪拜也。〔又注〕胡人禮佛，交手稱南謨者，卽此。

〔按年論地〕 〔甲子會紀〕晉惠帝之十一年，流人李特據廣漢，進攻成都。十三年羅尚破李特斬之。子雄僭號稱成。是後兄子班，班弟期，雄弟壽，壽子勢。桓溫入蜀，勢降，李氏亡，實穆帝之三年。〔又〕愍帝之二年，張軌爲涼州牧，卒時在州已十三年矣。子實嗣。是爲前涼。嗣是實弟茂，實子駿，駿子重華，華子耀靈，靈伯父祚，靈弟玄靚，至靚叔，天錫降於秦，前涼亡，實孝武之四年。〔按〕張李興滅，並在魏道武未稱帝之前，而魏都平城，又極東北，所謂按年不接，論地有殊也。

〔行不由徑〕 用列子語，注見難說上篇。

〔淳維〕 (史記匈奴傳)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匈奴傳) 全錄其文。

〔槃瓠〕 (後漢南蠻傳)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冠，募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少有畜狗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乃吳將軍首也。帝不得已，以女配槃瓠。槃瓠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生子六男六女。因自相夫妻。其後滋蔓，號曰蠻夷。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南史蠻傳) 亦云槃瓠種落。(路史發揮) 伯益經云，黃帝曾孫卞明生白犬，是爲蠻祖。白犬乃其子之名，而應劭、千寶、范曄、枝葉其說。

〔繁橋〕 (魏書高句麗傳) 先祖朱蒙，母河伯女，夫餘王閉於室中，爲日所照，孕生一卵，母置暖處，一破男殼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之臣謀殺之。朱蒙東南走，道遇大水，魚鱉並浮，成橋得渡。至紇升骨城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爲氏。(隋書高麗傳) 文略同。

〔馬鬪〕（魏書吐谷渾傳）遼東鮮卑涉歸，一名奔洛。韓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廐，若洛廐別爲慕容氏。渾與廐二部馬鬪相傷。廐怒渾曰：「馬畜也，鬪在馬而怨及人邪？乖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之外。」（按）其文亦見宋書。至唐編晉書，復採用之。

〔典午〕（蜀志譙周傳）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謂司馬也。

〔斷限〕（晉賈充傳）朝廷議立晉書限斷。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王瓚欲引嘉平以下朝臣盡入晉史，曾謚請從泰初爲斷事，下三府議。（按）限斷卽斷限也，二字見史傳治此。

十三 編次

昔尙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爲遠近，年世爲前後，用使閱之者雁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遠，朱紫以之混淆，冠履於焉顛倒，蓋可得而言者矣。

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唯人而已矣；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爲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孟堅每一姓有傳，多附出餘親；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爲二錄；至如元王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案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啓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旣疎，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荆（趙）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責，尙曰周王，君未繫頸，且云秦國。况神靈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睹，求之正朔，不亦厚誣？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不虧，旣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亡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位先不宥；夫東觀乘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所修，理當刊革者也。

蓋逐兔爭捷，瞻烏靡定，羣雄僭盜，爲我驅除，是以吏傳所分，真僞有別。陳勝項籍見編於

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豈以蜀是僞朝，遂乃不遵恆例，但鵬鷄一也，何大小之異哉？

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其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爲紀，事不師古，何滋章之甚與？觀梁唐二朝，撰齊隋兩史，東昏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原其意旨，豈不以和爲梁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而尊中興，顯義甯而隱大業；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載，甯爲格言？

尋夫本紀所書，資傳乃顯，表志異體，不必相涉。舊史以表志之帙，介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肇加釐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既而子顯齊書，穎達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蓋擇善而行，何有遠近，聞義不徙，是吾憂也。若乃先黃老而後六經，後外戚而先夷狄，老子與韓非並列，賈翊將荀彧同編，孫宏傳贖，宜居武宣紀末，宗廟迭毀，枉入元成傳終，如斯舛謬，不可勝紀。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復一一而詳之。

〔逃責〕（帝王世紀）赧王雖天子，爲諸侯所役逼，負責於民，無以得歸，乃上臺避之。故周人名曰逃責臺。

〔詐歸高邑〕（光武帝紀）光武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進至安次。諸將議上尊號。

行至鄗疆，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

羣臣因復奏受命之符；光武於是說壇場於鄗南，卽皇帝位，建元爲建武，改鄗爲高邑。

〔躋僖〕（左文二年）秋，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君子以爲失禮。子雖齊聖，不先父

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

〔惡視〕（左文十八）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

可，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夫人姜氏歸於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

曰：「天乎！仲爲不道，殺嫡立庶。」（杜注）惡太子視其母弟，夫人姜氏惡視之母，出姜也。

〔鬱林爲紀〕（南齊書紀）鬱林王，世祖武帝皇太孫也。卽位，改元隆昌。朞月之間，恣意

淫亂。鎮軍蕭鸞定謀，使蕭詵等領兵入宮，輿接出西弄，殺之。鸞卽明帝。

〔穎達隋史〕（通志略）唐貞觀中詔諸臣分脩五代史。顏師古孔穎達撰，次隋事。

〔永元〕 東昏元。

〔中興〕 和帝元。

〔義甯〕 恭帝元。

〔大業〕 煬帝元。

〔先黃老後六經〕 史記。

〔後外戚先夷狄〕 漢書。

〔老子韓非同傳〕 史記。

〔賈詡荀彧同編〕 魏志。

〔孫宏傳讚〕（按）（公孫宏傳）讚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羣士嚮慕，漢之得

人於茲爲盛，因歷舉公孫董兒等二十七人。又云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下復歷舉蕭梁邱夏侯等二十四人。一讚之中，盛稱二世人才，故曰宜居武宣紀末。

〔元成傳終〕（韋賢傳）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子元成，字少翁，永光中代子定國爲丞相，封侯，故國榮當世焉。（按）本傳既畢，歷述諸郡國所立太祖太宗世宗等廟，罷毀詔，議其文皆列侯中二千石博士等共議，例當收載禮志中，故曰枉入元成傳終。

十四 稱謂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况復列之篇籍，傳之不朽者邪？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爲前修之楷式也。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真僞莫分，爲後來所惑者也。自茲已降，訛謬相因，名諱所施，輕重莫等。至如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元爲目，不其慢乎？

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卽爲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也。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

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絜短，魏實居多，二方之於上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諡，呼權備姓名，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羣盜，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垣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諡，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加以主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

古者天子廟號，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於兩漢，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慙德，其唯武王；故陳壽國志，猶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成穆兩帝，劉蕭二明，梁簡文兄弟，齊武成昆季，斯或承家之僻王，或亡國之庸主，不設靈繆，爲幸已多，猶曰祖宗，孰云其可？而史臣載削，曾無辨明，每有所書，必存廟號，何以申勸沮之義，杜滄濫之源者乎？

又位乃人臣，跡參王者，如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名，此諸天子可也。必若

當塗所出，宦官播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如元氏起於邊朔，其君乃一部之會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虛號，生則謂之帝，死則謂之崩，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稱璞者矣。

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準。至若諸侯無諡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黜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衰有共和之相，楚弑有郟敖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赤眉，園綺友朋，共云四皓，奮建父子，都稱萬石。凡此諸名，皆出當代史臣編錄，無復張弛，蓋取叶隨時，不藉稽古。及後來作者，頗慕斯流，亦時採新名，列成篇題，若王晉之十士寒雋，沈宋之二凶索虜，卽其事也。唯魏收遠不師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撰魏書也，乃以平陽王爲出帝，司馬氏爲僭晉，桓劉已下，通曰島夷，夫以諂齊則輕抑關右，黨魏則深誣江外，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昔漢世原涉大修墳墓，乃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欲以繼跡京兆，齊聲曹尹，而人莫之肯從，但云原氏阡而已。故知事非允當，難以遵行。如收之苟立詭名，不依故實，雖復刊諸竹帛，終罕傳於諷誦也。

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沒而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名者乎？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莊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類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之敍聖卿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也，至曰隗王、得士、習談、漢主，則謂昭烈爲元德，裴引、魏室，則曰文帝、爲曹丕；夫以淫亂之臣，忽隱其諱，正朔之后，反呼其名，意好奇而輒爲，文逐韻而便作，用捨之道，其例無恆。但近代爲史，通多此失，上才猶且若是，而况中庸者乎！今略舉一隅以存標格云爾。

〔蕭方等〕（隋唐二志）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

〔趙君主號〕（甲子會記）周顯王之季，韓燕的稱王，趙武靈獨不肯，令人謂已曰君。赧王時，趙武靈王胡服招騎射，尋廢其太子章而傳位少子，自號主父。

〔杞夷子爵〕 事在左傳僖二十七年，注見惑經篇。

〔成穆兩帝〕（晉書成帝紀）成皇帝諱衍，明帝長子也，廟號顯宗。史臣曰：成帝政出渭陽，聲乖威服，凶徒旣縱，神器陸危。（穆帝紀）穆皇帝諱聃，康帝子也，廟號孝宗。史臣曰：孝

宗因襁抱之姿，用母氏之化，中外無事，十有餘年。按康帝史無廟號，故舊本作康穆者，非。

〔劉蕭二明〕（南史宋明帝紀）太祖明皇帝諱彧文帝第十一子也。末年好鬼神，多忌

諱，殿內埋錢以爲私藏，天下騷然。宋氏之業，自此衰矣。（齊明帝紀）高宗明皇帝諱鸞，始

安王道生之子也。性猜忌，亟行誅戮，簡於出入，將南則詭言北，皆不以實，竟不南郊。

〔當塗〕（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當塗魏不害以捕淮陽反者候。（後漢袁術傳）

織書言代漢者，當塗高。又獻帝時，李雲言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象。魏者兩闕也，當塗而高者

魏，魏當代漢。

〔宦官攜養〕（袁紹討曹操）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棺徐璜並作妖孽。父嵩

乞匄攜養，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姦闖遺醜，本無令德，標狡鋒俠，好亂樂禍。

〔共和〕（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郟敖〕（左昭公元年）楚公子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弑

之，葬王於郟，謂之郟敖。

〔十士寒儒〕（按）文與二凶索虜對舉，亦列傳中之篇名也。王隱晉書已亡，無可考證。
〔平陽王〕（魏書帝紀）出帝諱脩，封平陽王。齊獻武奉王卽帝位三年，帝爲斛斯椿等
詔佞間阻，貳於齊，託討蕭衍，盛暑徵發，天下怪惡之。七月，遂出於長安。十二月，爲宇文黑獺
所害。

〔原氏阡〕（漢書游俠傳）原涉字巨先。涉父，袁帝時爲南陽太守。父死，行喪家廬。初京
兆尹曹氏葬茂陵，氏謂其道爲京兆阡。涉慕之，乃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
之原氏阡。按阡通阡。

〔聖卿〕 童賢。

〔季孟〕 隗囂。

〔元德〕 習氏漢晉春秋以蜀爲正統，其編目敘事，皆謂蜀先主爲昭烈皇帝，至於論中語，
則呼爲元德。

〔逐韻便作〕 班固哀紀述曰：宛變董公，惟亮天功。隗囂公孫述傳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

士（按）公功吏士，皆逐韻也。

十五 採撰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闕，其來尙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蓋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廈以羣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羣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邱明受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鄒書楚机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此並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

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見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啓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奔月，如斯階駭，不可殫論，固難以汗南董之片簡，霑班華之寸札，而稽康高士傳，好聚七國

寓言，元晏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於此矣。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臯履出於風俗通，左慈傳鳴也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以加諸，遂云馬叡出於牛金，劉駿上淫路氏，可謂助桀爲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胤嗣，死遭剖斲，蓋亦陰過之所致也。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皇朝新撰晉史，多採以爲書，夫以干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持爲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徧略，務多爲美，聚博爲功，雖取說於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

夫郡國之記，譜牒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眞僞者乎？至如江東五僞，始自會稽典錄，潁川八龍，出於荀氏家傳，而脩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爲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又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翟義不死，諸葛繼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衆口，僞無明白，其誰曰然？故蜀相堯於渭濱，晉書穆嘯

血而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炯罵書，河北以爲王偉，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爲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况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爲後，或以有爲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說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鷄鳴，逐劉安以高蹈；此之乖濫，往往有旃。故作者惡道聽塗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十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之述，陽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爲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

〔禹生啓石〕

（路史餘論）夏后氏生而母化爲石，說見世紀。蓋原禹母獲月精石，吞之

緜氏而生禹（也淮南）

修務云禹生於石而今登封廟有一石號啓母石漢元封元年武

帝幸制曰朕至中岳見啓母石云化石啓，生地嵩北

〔伊產空桑〕

（列子天瑞）后稷生乎曰跡，伊尹生乎空桑（呂覽本味）有洗氏女得

嬰兒於空桑，察其所以，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白若出水而東走。明日視白出水，東走十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

〔海客〕（博物志）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此人乘槎而去，至一處，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後至蜀，問嚴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也。

〔姮娥〕（後漢天文志注）張衡靈憲日，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

〔王喬左慈〕（後漢方術傳）王喬，顯宗時爲葉令，每月朔望，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

密令太史伺望，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舉羅張之，但得一雙鳥，詔尙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尙書官屢履也。（又）左慈字元放，少有神道，曹操欲收殺之，慈却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後又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入走羊羣，操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欲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鄰，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卽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鄰人立，云遽如許。

〔皇覽〕（魏志劉邵傳）邵字孔才，黃初中爲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舊註）魏略云：常侍王象受詔撰皇覽，藏於祕府，令四十餘部，部有數十卷。

〔偏略〕（梁書文學傳）何思澄，字元靜，天監十五年，舉學士入華林，撰偏略。徐勉舉思澄等五人應選。（又顧杳傳）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人撰偏略。（又鍾嶸傳）弟嶸亦預。

（按）諸傳錯舉止及四人，其一人無考。（南史劉峻傳）梁安成王給其書籍，使撰類苑一百二十卷。帝命諸學士撰華林偏略以高之。（舊注）偏略七百卷。

〔五僞〕（晉書薛兼傳）兼字令長，丹陽人，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僞。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八龍〕（後漢荀淑傳）淑字季和，潁川人，有子八人，儉緝靖肅，汪爽肅，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潁陰令苑康，改其里曰高陽里。

〔曾參殺人〕（戰國秦策）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母織自若；有頃，又告，尙織自若；頃之，又告，母懼投杼而走。

〔不疑盜嫂〕（漢書）雋不疑傳。人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毋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盜不自明也。

〔翟義不死〕（漢書書）翟方進傳。少子義字文仲，爲東郡守。王莽居攝，義移檄討莽，軍破而亡。（後漢王昌傳）昌一名郎，莽篡位，郎詐稱成帝子檄州郡曰：『天命佑漢，使東郡太守翟義擁兵征討。』郎以百姓思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

〔諸葛猶存〕（蜀志魏延傳）亮出北谷口，病延密與楊儀、姜維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亮適卒，祕不發喪。高傳注楊儀等整軍而出，宣王追焉。姜維令反旗鳴鼓，宣王退，不敢逼。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按）諸葛猶存，似是成語，俟再詳之。

〔嘔血〕（蜀志）諸葛傳注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臣松之以爲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爲仲達嘔血乎？

〔馬圈〕（魏書高祖紀）蕭寶卷遣太尉陳顯達寇荊州，攻陷馬圈，戍車駕南伐，至馬圈破之，帝疾甚，北次穀塘，崩於行宮。（按）今蕭子顯齊書無中矢之文，寶卷齊廢帝東昏諱也。

〔沈炯罵書〕史通云，沈炯罵書，河北以爲王諱。（按）（陳書炯傳）炯，武康人，梁侯景之難，王僧辯購得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梁書侯景傳）景圍守宮闕，抗表言：陛下貪臣汝穎，絕好河北，檄冒高溼。（南史賊臣傳）王偉，魏行臺郎，高澄以書招景，偉爲景報書，澄問誰作，左右稱是偉文。據此則炯爲偉辯檄，檄侯景非，檄乃河北也。梁武冒澄，是受愚於景，決不假手於偉也。至北人之稱偉文，本是偉作，非炯作也。史通似誤。

〔魏收草檄〕史通云，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按）（北史魏收傳）侯景叛，入梁，文襄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周書獨孤信傳）東魏侯景之南奔也，魏收爲檄，梁文矯稱無隸西之憂，欲以威梁也。（北史邢邵傳）邵字子才，人稱北間第一才子。鉅鹿魏收，舉事在後，稱邢魏焉。歷考魏齊周諸史，其言草檄及收邵並稱處，大略如此，皆無收檄邵作，

出自關西人語之文，史通或別有據耶？

〔師曠軒轅並世〕（列子湯問）焦冥集於蚊睫，師曠俯耳，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

居空峒之上，碰然聞之，若雷霆。

〔公明方朔同時〕 公明魏管輅字，其語未詳。

〔堯八眉〕（淮南修務訓）堯眉八采。（高誘注）堯母慶都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

至，奄然陰雲。堯生眉有八采之色。（尚書大傳）堯八眉舜四瞳子。

〔夔一足〕（王訓故）（韓子）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夔無他異，獨通於

聲，堯日夔而一足矣。使爲樂正，非一足也。（按）此事所見非一，呂氏春秋風俗通皆有

之。

〔烏白馬角〕（語見史記刺客傳贊博物志）燕丹質於秦，欲歸，秦王謬言曰：烏頭白，馬

生角，乃可。丹仰而歎，烏即頭白，俯而嗟，馬亦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犬吠鷄鳴〕（葛洪神仙傳）漢淮南王劉安者，高帝之孫也。好儒學，方術，有八公詣門

皆鬚眉皓白。門吏白王，八公皆變爲童子。王迎燒百和香，八童子復爲老人，授王丹經。藥成，雷被伍被共誣安謀反，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安登山白日昇天。人傳去時餘藥器，鷄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鷄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十六 載文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信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諂，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無務以淫麗爲宗，譬如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爲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尙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

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

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譌謬雷同，權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何者？昔大道爲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此所謂虛設也。

古者兩軍爲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飭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斲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元黃，列宅建都，莫鷓鴣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

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

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敕，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靈詔，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唯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勳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

蓋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羣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諸斗筲下才，罪不容責。夫同爲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恆；此所謂自戾也。

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人皆二八，國止方偶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時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爲準的？此所謂一概也。

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爲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爲

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恆不之察，譬彼虛說，編而次之；剏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疏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

若乃歷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沈魚象，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盡機要；唯王邵撰齊人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撫實之義也。

蓋山有木，工則度之；况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章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字以誡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所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之爲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貞實，亦可使夫雕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爲載削者，可之務乎？

〔綺縠鄭衛〕（王訓故）漢宣帝曰：辭賦大者古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喜，辭如女工有綺音縠，樂有鄭衛。

〔兩都〕（後漢書班固傳）建初中，京師修宮室，而關中耆老猶望西顧，固感前世文辭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以折西賓之論。

〔廣成〕（後漢馬融傳）融字季長，鄧太后臨朝，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馬融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上廣成頌以諷諫。（注）廣成，苑名。

〔劉備吾儔〕（魏武紀注）山陽公載記曰：曹公船艦爲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死者甚衆，既而出謂諸將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

〔高歡不死〕（北齊文宣紀）周文帝率衆出陝城，分騎北渡，至建州，帝親戎出次，周文帝聞帝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退師。

〔移都〕（蜀志關羽傳）羽敗曹仁於樊，威震華夏，曹公議徙都許以避其銳。

〔斲冰〕（北史齊文宣紀）周人常懼齊兵西渡，恆以冬月中河椎冰。

〔智昏菽麥〕（曹魏檄吳書）孫權小子未辨菽麥。按語本左氏，謂晉悼公兄。劉則借曹之謂吳以例諷蜀也。再按識昧元黃，定是宇文誚高語，未觀其文，俟補。

〔古詔命〕（厚齋紀聞）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豈代言者所爲哉？

〔第五倫讀詔〕（後漢書）倫字伯魚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龐萌〕（後漢書劉永傳）龐萌爲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平狄將軍，擊董憲而萌反。帝聞之，大怒，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猗與之頌〕 商書首篇那小序那祀成湯也。

〔魚藻之刺〕（小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

思古之武王焉。

〔起居〕（荀悅申鑒）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書錄（解題）起居注自漢明德馬皇后始，漢魏以來因之。唐藝文志凡實錄詔令等，並入起居注類。西京雜記：葛洪家有漢武禁中起居注一卷。

〔諷諫嫉邪〕 韋孟諷諫詩見載言篇。（後漢文苑傳）趙壹字元叔，作刺世疾邪賦。

〔過秦王命〕（賈誼過秦論）見載言篇。（漢書敘傳）彪遭王莽敗，光武卽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輯英俊。囂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抑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彪愍狂狡之不息，迺著王命論以救時難。

〔張華箴女史〕（晉書）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按）今晉書本傳不載。文選注引曹嘉之晉紀爲徵，蓋曹紀載之也。

〔張載銘劍閣〕（文選善注）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爲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鑄石記焉。（按）載字孟陽，銘見晉書本傳。

〔諸葛表〕（按）蜀志建興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卽此表也。

〔王昶誠〕（魏志）王昶字文舒，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元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欲使汝曹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諺曰：敎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劉谷晁李〕劉尚谷永晁錯並見二體篇。（後漢李固傳）固字子堅，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云云。

〔荀伯子彈文〕（宋書）伯子官御史中丞，蒞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外內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訶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

〔山巨源啓事〕（晉書）山濤字巨源，武帝受禪，爲吏部尚書，前後選舉，並得其才，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十七 補注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爲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憲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旣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風土、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羣遂又掇衆史之異辭補前書之以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爲史臣手自刊補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悛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注若蕭大圓淮海亂離志、羊銜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劭齊志之類是也。

權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密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爲異說有昏耳目難爲披覽竊惟范曄之

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爲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摺拾，潔以登薦，持此爲工，多見其無識也。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蹟彪嶠，網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自茲已降，其失邇甚，若蕭羊之瓊雜，王宋之鄙碎，言殊揀金，事比雞肋，異體同病，焉可勝言！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記錄無限，規檢不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載之楷則，凡諸作者，可不詳之。

至若鄭元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競爽，欲加商榷，其流實繁，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不書於此焉。

〔韓戴服鄭〕

（漢書儒林傳）韓嬰，燕人，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又后蒼曲臺記

授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號大戴，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後漢儒林傳）服虔字子慎，梁國人，作春秋左傳解，又以左傳駁何林之所駁。（鄭元傳）元字康成，高密人，所注易、書、詩、

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又著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凡百餘萬言。（鄭興父子傳）興字少贛，開封人，少學公羊，尤明左氏周官。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子衆，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作難記條例，兼通易傳，爲大司農，作春秋刪十九篇。

〔裴李應晉〕（裴駙史記集解敘注）索隱曰：駙字龍駒，宋兵曹參軍。正義曰：駙採經史及衆書之目而注史記。（師古漢書注敘例）李裴不詳所出。李奇，南陽人，應劭後漢太山太守。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

〔摯虞三輔〕摯虞注趙岐三輔決錄。見書志篇。

〔陳壽李漢〕（蜀志楊獻傳）戲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於蜀書。其贊而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

〔周處風土〕即陽羨風土記，見書志篇。

〔常璩華陽〕（呂大防華陽國志）引晉常璩作華陽國志，自先漢至晉初，踰四百歲，士女可書者四百人。晉書璩字道將，散騎常侍。（按）周常二書注皆無攷。

〔松之三國〕（宋書）裴松之字世期，中書侍郎。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表竊惟續事以衆色成文，蜜蠶以兼採爲味，臣實頑乏，顧慚二物。（按）世期史通作少期；北平本云：避唐諱也。

〔陸澄〕見書志篇。隋經籍志漢書注一卷。齊金紫光祿大夫陸澄撰。因學紀聞，其書不傳。

〔劉昭劉彤〕（南史文學傳）劉昭字宣卿，臨川王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干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書世稱博悉。一百八十卷。

〔孝標世說〕世說見尙書家。（梁書文學傳）劉峻字孝標，荊州戶曹參軍。高祖招文學之士，峻不能隨衆沈浮，故不任用。高氏緯略孝標注。此書引援漢魏諸史，如晉氏一代，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於正史之外。

〔蕭大園〕（周書）大園字仁顯，梁簡文帝子。客長安，太祖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園預焉。隋志淮海亂離志四卷，蕭世怡撰，敘侯景之亂。新舊唐志並作蕭大園撰。

〔羊銜之〕見書志篇。（按）雒陽伽藍記序：余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亦本書記內有注。

〔何休〕（後漢儒林傳）何休字邵公，任城人。精研六經，作春秋公羊解詁。

〔馬融〕（後漢書本傳）拜議郎著三傳異司說，注孝經論語易詩三禮尚書。融爲梁冀

草奏李固，頗爲正直所羞。

十八 因習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時。况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質遷而言無變革，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劍也。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傳稱楚鄧曼曰：「王薨於行，國之福也。」又鄭子產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弔。」卽其證也。案夫子修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略外別內邪？何貶薨而書卒也？蓋著魯史者，不謂其邦爲魯國，撰周書者不呼其上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爲漢王，斯亦

未爲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爲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爲文。肇自班書，首爲此失，迄於仲豫，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案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卽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謐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何法盛中興書，劉臧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儉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仍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元晏也。

尋班馬之爲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列姓名於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爲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則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爲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爲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魏收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

自江而東，盡爲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傳，敍其爵里，則不異諸華；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致土風之殊？孫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求諸往例，所未聞也！

當晉宅江，淮、實、騰、肥、朔，嫉彼羣雄，稱爲僭盜，故阮氏七錄以田、范、裴諸記，劉、石、苻、姚等書，別徧一名，題爲僞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爲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還依阮錄。案國之有僞，其來尙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管爲附庸之主，而揚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是僞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

夫王室將崩，羈國云構，必有忠臣義士，損生殉節。若乃韋耿謀誅曹武，欽誕問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孝靖之末，王謙、尉迥、玉折於宇文之季，而李刊齊史，顏述隋篇，時無偏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爲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

昔漢代有修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旣具錄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

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爲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爲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而知諸來，斯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曰薨曰卒〕（公羊隱三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劉隗〕（晉書）劉隗字大連，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從事中郎，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按）今晉書議獄事，收入本傳，竄去具刑法志一語，不襲臧書，通史之誤矣。

〔劉昶沈文秀〕（魏書劉昶傳）昶字休道，義隆第九子也。（又沈文秀傳）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按）義隆者，宋文帝之諱也。文秀則世爲宋臣，宋書亦有傳。二人皆出奔仕魏者，魏書烏夷其君父而邑里其子臣，是使父子君臣異籍也。

〔閻閻季札〕（按）（史記）吳大伯十九世至壽夢，壽夢四子：長諸樊，季季札。諸樊子光是爲閻閻，於季札爲子行也。

〔孫策虞翻〕（按）（吳志）孫策字伯符，漢討逆將軍。弟權稱尊號，追諡策長沙桓王。

虞翻爲孫策功曹。

〔田范裴段〕（隋經籍志）趙書十卷，一曰二石集，僞燕太傅田融撰。燕書二十卷，

僞燕尚書范曄撰。秦記十卷，宋殿中將軍裴景仁撰。涼記十卷，僞涼著作郎段龜龍撰。

〔劉石苻姚〕前趙起劉淵，後趙起石勒，前秦起苻洪，後秦起姚弋仲。

〔杜宇〕（華陽國志）有王曰杜宇，教民務時。朱提有梁氏女，杜宇納以爲妃，自號曰望帝，更名蒲卑。

〔蜀記越絕〕（隋經籍志）蜀王本紀一卷，揚雄撰。越絕書十六卷子貢撰。（越絕本事）

絕謂句踐時也；貴其內能自約，外能絕人也。吳越賢者所作。（按）書勅言春申秦皇漢祖諸人，又有毗陵，無錫，鹽官，太未，丹陽，豫章諸地，皆後世名，其非子貢撰可知。

〔江表後梁〕（晉書）虞溥子允源，鄱陽內史，撰江表傳。唐書，蔡允恭仕隋爲起居舍人，

著後梁春秋十卷。後梁，蕭詧也，見世家篇。

〔韋耿〕（後漢獻帝紀）建安二十三年，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

三族。

〔欽誕〕（魏志母邱儉傳）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與儉媿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舉兵反；大將軍統兵討破之，欽亡入吳，吳以欽爲鎮北將軍。又諸葛誕傳，誕字公休，景王東征，使誕督軍向壽春，欽之破也，誕累見夷滅，懼不自安，遂反。吳人與文欽來應，大將軍司馬文王討之，欽與誕有隙，誕殺欽，大將軍乃自臨圍擊斬誕，誕麾下不降，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

〔荀濟元瑾〕（百藥齊書文襄紀）尙書祠部郎中元瑾與梁降人荀濟及淮南王宣洪等謀害文襄，事發伏誅。（又荀濟傳）濟字子通，及見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爲然？濟曰：叱叱氣耳！

〔王謙尉遲〕（師古隋高祖紀）相州總管尉遲迥自以重臣宿將，志不能平，遂舉兵東。夏，高祖命韋孝寬討破迥，傳首闕下。初迥之亂也，上柱國王謙爲益州總管，見幼主在位，由高祖，遂起巴蜀之衆，以匡復爲辭，進屯劍閣，陷始州，命梁睿討平之。

〔葛龔〕（後漢文苑傳）葛龔字元甫，以善文記知名。

〔笑林〕（隋經籍志）笑林三卷，後漢給事中邯鄲淳撰。

十九 邑里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太史公始革茲體，凡有列傳，先述本居；至於國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案夏侯孝若撰東方朔贊：「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身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

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吳越之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得乎繁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既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州郡則廢置無恆，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爲人立傳，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於今，欲求實錄，不亦難乎！

且人無定質，因地而化；故生於荆者言皆成楚，居於晉者齒便從黃。涉魏而東，已經七葉，歷江而北，非唯一世，而猶以本國爲是，此鄉爲非；是則孔父里於昌平，陰氏家於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爲齊宋之人，非關魯鄆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

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競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元，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僞。至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爲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係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在諸史傳，多與同風。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忘著書之舊體矣！

又近世有班秩不著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漁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既隆，則不從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述王庾諸事，高楊數公，必云瑯琊王褒新野庾信宏農楊素渤海高穎；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

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寢以成俗，迷而不返！蓋語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爲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

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詳其得失者焉！

〔江左僑立〕

（晉地理志）晉都河南，仍魏名爲司州；元帝渡江，僑置於徐，非本所也。後

於尋陽僑立宏農郡，於武陵僑立河東郡，兗州則僑置於京口，後改廣陵爲南兗州，又僑置青州，又分立陳留郡，山陽郡，豫州則僑立於襄陽，又於襄陽分立京兆，扶風，河南，廣平等郡，至志徐荆揚三州，則凡幽，冀，青，并，雍，涼，兗，豫諸州，邑名錯寄其中，多不勝錄。

〔地取舊號〕

（原注）近代史爲王氏傳云瑯琊臨沂人，爲李氏傳曰，隴西成紀人之類

是也。非惟王李二族久離本居，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晉魏已前舊名號。（又注）時修國史，予被配纂李義琰傳。琰家於魏州昌樂，已經三代，因云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監修者大笑，以爲深乖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爲隴西成紀人。旣言不見從，故有此說。

〔昌平〕

（史記書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

〔陰氏〕

（通鑑光武紀）帝在宛，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胡三省注：風俗通云：管修自齊

適楚，爲陰大夫，其後氏焉。（後漢陰識傳）秦漢之際始家新野，漢地理志：新野鄧屬南陽

郡。

〔應邵孔融〕

（後漢鄭玄傳）袁紹要玄大會，時汝南應邵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

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

（楊彪傳）曹操奏收彪，孔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公

今橫殺孔融魯國男子，便當拂衣而去。（融本傳）融字文舉。

〔龔遂趙壹〕

（漢書）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後漢書）趙壹字元叔，漢陽西

縣人也。（按）遂非楚國而曰楚國，壹非漁陽而曰漁陽，標所望也。

〔王庚高陽〕

（後周書）王真字子淵，琅琊臨沂人。庚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隋書）

高穎字昭元，渤海蓨人。楊素字處道，宏農華陰人。

〔他邦冒爲己邑〕

（原注）今有姓邢者，姓宏者，以犯國諱，皆改爲李氏。如書其邑里，必

曰瀧西趙郡。夫以假姓猶且如斯，則真姓者斷可知矣。又今西域胡人，多有姓明及卑者，如

加五等爵，或稱平原公，或號東平子，爲明氏出於平原，卑氏出於東平故也。夫邊夷雜種，尙

竊美名，則諸夏士流，固無慙德也。

〔知諸史傳多與同風〕（原注）如隋史牛宏傳云安定鶉觚人也。本姓蔡氏，至它篇所引，皆謂之隴西牛宏。唐史謝偃傳云本姓庫汗氏，續謂陳郡謝偃，並其類也。

二十 言語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尙書載伊尹之訓，臯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秦誓是也。周監二代，郁郁平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楊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爲宗，利口者以寓言爲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橫，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尙文，時無專對；連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

（此下必有關文。蓋此二句所謂忠言可稱者，宜有繳句，而其下又宜有他如等字轉接也。）
 秦竝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此之小辯，曾何足云。是以歷選載言，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由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鸚鵡，翬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幡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况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識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概者也。

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尙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毗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効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邱明者，則儒摸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修僞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僞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然自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爲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

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而史臣修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於斯時也，先王桑梓，翦爲蠻貊，被髮左衽，充物神州，其中辯若駒支，學如郟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修僞國諸史，收宏撰魏周二書，必諱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唯王宋著書，敍元高時事，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形）者見媼姆多媼，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衽飾虛言，都捐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是則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

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今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蓋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

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甯馨兒！」斯並當時侮嫚其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脣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爲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卽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長久，風俗無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法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記言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互兩儀而並存，經千載其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爲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麤，咸被其化；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呂相絕秦〕 左傳成公十三年。

〔子產獻捷〕 左傳襄公念五年。

〔臧孫諫君納鼎〕 左傳桓公二年。

〔魏絳對戮楊干〕 左傳襄公三年。

〔弄丸飛鉗〕 文心論說篇：弄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

〔折檻〕漢書本傳：朱雲，字游。成帝時，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僇折。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爭，上意解。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曰旌直臣。」

〔埋輪〕（後漢書張皓傳）子綱，字文紀，爲御史。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書御京師震悚。

〔秦宓酬吳客〕（蜀志本傳）秦宓，字子勅，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往餞焉。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在西。」詩曰：「乃眷西顧。」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溫曰：「日出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

〔王融答虜使〕（南齊書本傳）王融字元長，上使兼主客，接虜使房景高來奔。奔見融年少，問王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後日上以虜獻馬不稱，使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所獻良馬，乃驚駘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駟駟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迹徧於天下，若騏驎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不能答。

〔鶉賁〕（左傳僖五）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燉燉。火中成軍，虢公其奔。」

〔鸚鵡〕（左昭二十五）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鸚之鵠之，公出辱之，鸚鵡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鸚鵡跖跖。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鸚鵡之巢，往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鸚鵡往歌來哭！」

〔山木〕（左隱十一）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輔車〕（左僖五）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蟠腹〕（左文四）睥其目，蟠其腹，棄甲而腹，于思于思，棄甲腹來。

〔原田〕（左僖二十八）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混沌〕（莊子天地篇）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搢搢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苦拙，其名爲槁。」爲圃者作色而笑曰：「吾聞之，有械機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羞而不爲也。」子貢反爲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能，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按）渾沌道。

〔裴譏孫盛〕（魏武紀注）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主憂寡人。」巨松之以爲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中國〕（談苑）雍熙中校九經，杜鎬述貞觀勅云：經籍訛舛，由五胡之亂，學士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按）唐初語稱中原爲中國，此一證也。

〔王宋著書〕 王劭齊志，宋孝王關東風俗傳。

〔枉飭虛名都捐實事〕 (原注) 如周太祖實名黑獺，魏本索頭。故當時有童謠曰：「狐

非狐，貉非貉，燠梨狗子嚙斷索。」又曰：「燠燠頭團變，河中狗子破爾苑。」又西帝中詔罵齊神武，數其罪二十。諸如此事，歎可棄遺。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略而不載，賴君懋篤錄故得權聞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者蓋亦多矣。

〔楊由聽雀〕 (後漢書方術傳) 楊由，成都人。爲郡文學掾時，有大雀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按) 郭評云：「楊由占雀，非聽雀也。聽雀是益部楊宣事。愚以爲大泥，凡禽占之術，未有不以鳴聲爲占者。范史書集不書鳴，省文耳。聽字無害。」

〔介葛問牛〕 (左傳二十九) 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張太素〕 (唐書張公瑾傳) 子太素，龍朔中，東臺舍人，兼修國史，著書百餘篇。(通志

略）太素著北齊書二十卷，隋書三十二卷，隋後留十卷。燉煌張氏家傳二十卷。又見史官建置篇。

〔郎餘令〕（唐書儒學傳）郎餘令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爲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爲林。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撰後傳數十篇，改著作佐郎。

〔江羊罵商臣〕 左傳文公元年。

〔漢王怒酈生〕 史記留侯世家。

〔單固楊康〕（魏志王陵傳注）魏略曰：山楊單固，字恭夏，有器實。兗州刺史令狐愬辟爲別駕，與從事楊康並爲腹心。後愬與王陵通謀，康固皆知其計。康至洛陽，露其事。太傅東取固問曰：「卿知其事邪？令狐及乎？」固故云：「無有。」康與固對相詰，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耶？」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亦并斬，臨刑，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何面目行地下也？」

〔樂廣衛玠〕（晉書樂廣傳）廣字彥輔，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天下言風流者，王樂稱首焉。（衛玠傳）玠字叔寶，風神秀異。妻父卽樂廣也。時謂婦公冰清，女壻玉潤。（按）二傳俱無甯馨兒語。其語今見王衍傳。衍總角造山濤，濤嗟歎，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甯馨兒！」史通似誤。通雅：甯馨，呼語詞。今讀「能亨」，亦云「那向」。

二十一 浮詞

夫人樞機之發，麀麀不窮，必有徐音足句，爲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敘事，亦有時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雕牆，則且以不君爲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載匈奴爲偶人象，邳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

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

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頌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爲先，禮讓居本；至如僞會鄰國，進計行戕，俾同氣女兄，摩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案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易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爲逆上，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爲才略，則可矣；必以賢爲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篇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細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鑄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

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疏，錯綜逾密。今之計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言，而史辭再三，良以

好發蕪音，不求讜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亦有開國承家，美意昭露，皎如星漢，非靡沮所移。而輕事麀，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卽累字）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烏名官，則云好尙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設，多類於此。案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秦晉，而烏官創置，豈關郟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其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虢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陳周宏正來聘，在館贈章奩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爲信宏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尙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爲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若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百藥德棻是也。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宏是也。斯皆鑿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迹更彰，取惑無知，見嗤有識！

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泱；案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各爲二叟

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新言，此猶子健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臆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昔夫子斷唐虞以下，迄於周，翦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晉靈厚斂〕 左傳宣公二年。

〔重耳伐原〕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

〔伊惟焉哉〕 (按)此四句化用雕龍章句篇文。其原文云：夫惟蓋故，發端之首唱乎哉矣也，送末之常科。

〔匈奴爲偶象〕 史記酷吏傳。

〔巧宦〕 (史記汲黯傳)黯姑姊子司馬安，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按)傳文「深巧」截句，「善宦」二字另讀，而潘岳閒居賦序，破句作巧宦之目，後遂

習用之。

〔摩笄〕（史記）趙簡子盡召諸子與語，無恤最賢，乃以爲太子，是爲襄子。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料以食，代王行斟，陰令宰之，雒以料擊殺代王，遂與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名死地爲摩笄之山。

〔知韓信賢〕 項羽封沛公蜀漢（魏叔子集）熊養及字說曰：漢高不肯之國；蕭何曰：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張良自韓來，韓信陳平自楚往，故曰養民以致賢。（按）語見漢書蕭何傳，而良遇在先，平至在後。魏冰叔渾統言之。漢中所致，固止一信。但蕭何致賢之語，却是泛詞；史通指實韓信，殊屬牽合，非止拈義之滯也。

〔屠伯〕（嚴延年本傳）巧爲獄文，奏可論死，奄忽如神，流血數里。河南號爲屠伯。

〔三說各異〕（原注）李百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挹高論。」至

收傳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但志存實錄，好抵陰私。於爾朱暢傳，又云：收受暢財賄，故爲榮傳多減其惡。是謂三說各異。」

〔二理不同〕（原注）令狐德棻周書元偉傳，稱文帝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寬仁，性罕猜忌。於本紀論又云：渚宮制勝，闔城孳戮，茹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

〔首鼠〕（史記灌夫傳）武安侯召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

〔登國名官師少皞〕（魏書官氏志）天賜元年，欲法古純質，每於制定官號，皆擬遠古雲鳥之義。少皞事見書志篇。

〔道武結婚慕漢高〕（魏書崔元伯傳）太祖曾引元伯講漢書，至婁敬說漢祖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歎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釐降於賓附之國。

〔髦頭〕（晉天文志）昴七星，天人耳也。又爲髦頭，胡星也。（魏天象志）皇始元年六月，有星彗於髦頭。是秋，太祖啓冀方之地。

〔奉春之策〕（漢書劉敬傳）上曰：本臣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

中，號奉春君。冒頓數苦北邊，劉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賂之，彼知漢女送蠻夷，必慕以爲闕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

〔元行恭得回〕（周書）元偉字獻道，爲使主報聘於齊。是秋，高祖親戎，東討偉，爲齊所執。齊平，偉方見釋。偉性好虛靜，政事之暇，未嘗棄書。初自鄰還也，庾信贈其詩云云。（按）獻道史通作行恭，豈牛宏本然耶？

〔周宏正來聘〕（周書）韋叟字敬遠，志尙夷簡，所居之宅，枕帶林泉。明帝號之曰逍遙公。陳遣其尙書周宏正來聘，造叟，後請叟至賓館。宏正贈詩云云。（按）世說，陳太邱詣荀朗陵，元方將車，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宏正詩真車語用此也。

〔絳楚二老〕絳父卽絳縣老，見二體篇。（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世謂之楚兩龔。

〔歎三良〕文選曹子建三良詩云：攬涕登君墓，臨穴抑天歎。

〔歌秋妻〕（宋書）顏延之字延年，獨酌郊野，當其得意，旁若無人。（按）秋胡詩有「

「巖幕臨空房」句，所謂閨嘆也。秋胡事詳後品藻篇。

〔禮記〕左傳文公十三年。

二十二 敘事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爲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實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斂，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爲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云：「說事者莫辨乎書，說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則意指深奧，誥訓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差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爲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鏡。旣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經史之目，於此分焉。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旣夕，而辰象粲然。故史漢之文，當乎尙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濫篇無聞。逮於戰國已降，去

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時相去若是，較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

然則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閒則有善惡不均，精麤非類。若史記之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太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爲助，故言媿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之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儻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恆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憔悴乎！』觀邱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辭，幾乎翳矣。觀子長之敘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闊略，無復體統；泊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苟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

夫識寶者稀，知晉益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敘事，無愧古人。而
匠人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
幾原務飾虛辭，君懋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爲異也。設使邱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賀六渾
之朝，書事於士尼干之代，將恐輟毫栖牘，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
失？夫敘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觀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爲三篇，列之於下：

〔微顯闡幽〕（左傳杜序）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
貶。（按）史通本此，非用易文也。

〔渾渾灑灑〕 揚子問神篇之文。

〔賀六渾〕（北齊神武紀）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一人也。世仕慕容氏。慕容敗，歸魏。
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

〔士尼干〕 黃本作士于尼。其補注云：北史齊顯祖諱洋，字子進。武明太后孕帝時，有赤光
照寶及產，命之曰侯尼干。鮮卑言有相子也，士干尼宜作侯尼于。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爲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尙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恆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况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

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目見者。至如古文尙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亡，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尙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剝剔孕婦」；左傳紀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孽輅藍縷以啓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爲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

「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傳之與紀，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讀論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讀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

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字也。其有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鄒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類逆；必事加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爲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益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然則省句爲易，省字爲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盡餘臆，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

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罟，而獲之由於一目。夫敘事

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置，鈞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駢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瀋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元之又元，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

〔筆輅藍纓〕（左宣十二）欒武子曰：楚自克唐以來，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訓之以輦路藍纓以啓山林。（按）是欒書語，非士會語也。二人皆稱武子，所以誤也。（又昭十二年）右尹子革語亦有筆輅句，皆是言語，非書事跡。

〔申生〕 左傳僖公四年。

〔紀信〕 漢高記。

〔衛青傳〕（史記贊）大將軍不敢親附士大夫，招賢者，侵人主之柄，奉法遵職而已。（按其文全出蘇建口語，史公運之爲贊，事舉而傳文省矣。故劉氏引之。

〔孝文紀〕（漢書贊）孝文皇帝約身弛民，懷南越，和匈奴。（又）吳王詐病而賜几杖，專務德化。按凡此數事，本皆史記紀中正文；班氏取以爲贊，又一運化省筆之法，故劉氏類

引之。

〔兼而畢書〕

〔原注〕

近史紀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姓純孝；欲言人盡夜觀書，

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人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欲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

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跡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醜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

子已祀，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

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乎爲君？」又禮記云：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

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此則既書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代諸史，人有行事

美惡，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讚論，重述前事。此則才行事跡，紀傳已書，讚論又載也。

〔經史通多此類〕

〔原注〕公梁禮，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於皇師所撰五

代史皆有之。

〔獲免者十無一二〕

〔原注〕唯左丘明，裴子野，王劭，無此也。

〔魯人以爲敏〕（左文十五）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虜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魯人以爲敏。（杜注）無故揚其祖惡是不敏，魯人以爲敏，君子不與也。

〔眇秃跛〕（穀梁成元）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同時而聘于齊云。（公羊成二）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逐跛者，眇者逐眇者。（按）史通所引是穀非公，傳寫誤。

〔口中無齒〕（漢書張蒼傳）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按）句上無年老字。（又按）本傳全錄史記，史記有老字，無年字，豈唐初寫本漢書有此二字耶？

〔一筌一目〕魚象典略云：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史通翻用其文，然失之迫隘，不若原文之善喻也。（按）魚象之言，本淮南說山訓。

〔論扁〕（莊子天道）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按）文兼使郢人運斤事，故曰不能語斤。

〔伊摯〕（史記殷本紀）伊尹名阿衡。（索隱）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
（呂覽本味）伊尹說湯以至味曰：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按）輪扁
二句，本文心神思篇成語。

夫飾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篇目旣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
行人出境，以詞令爲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爲主，況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
諸諷誦者哉？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
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爲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
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
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
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闔略，而語實
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者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苦其說也。

既而邱明受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話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

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肅，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爲之不流，蠶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茲以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爲文也，大抵編字不雙，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處道受責於少期，子昇取譏於君懋，非不幸也！

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僕類，思多背滯，費詞既甚，敘事纒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質遷之

價也。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煩碎如此；必定其研燼，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詠歌；觀近史者，悅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摧揚，而其理自見矣。

〔言文〕（左襄二十五）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慎辭哉！」

〔晉盜奔秦〕（左宣十六）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

〔如歸忘亡〕（左閔二）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犀革至挾纊〕（左莊十二）宋萬弑閔公於蒙澤，奔陳。宋人請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醜之。（又宣十二）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不知牝牡〕（王訓故鄒子）董仲舒勤學，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按）史記漢書止有不窺園一句。

〔可張雀羅〕（漢書汲鄭傳）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先是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張爵羅。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

〔處道〕（晉書）王沈字處道，典著作，與荀勗、阮藉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

〔子昇〕（魏書文苑傳）溫子昇字鵬舉，永熙中散騎常侍。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有顏延之，謝靈運，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吐沈含任。」宋游道集其文筆爲三十五卷。

昔文章旣作，此興由生，鳥獸以媿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代，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

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爲王室，公輔爲王臣，盤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誓，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述臣則呼爲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錄，或牢籠一世，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宏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爲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冲見幸，爲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讜矣。而盧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辨而非當者矣。

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剋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讎，（孟堅）所書魯始爲鬘，邱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內，則卽其事。

也。案裴景仁秦記稱符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劭；齊志述洛于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

又自雜種稱制，充物神州，事異諸華，言多醜俗。至如翼健、道武、原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語，德棻、闕而不載，蓋龐降、鞠曠，字之媮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皆列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刊定。況齊邱之犢，彰於載識，河邊之狗，著於謠詠，明如日月，難爲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亦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万、紐而留于，或止存、狄而除庫，求諸自古，罕聞茲例。

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爲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劉氏、獻、百、牢〕（魏書）太武帝、太平、眞君十一年，與駕南伐；劉義隆使獻、百、牢，貢其方

物。

〔元日會萬國〕（按）（魏書）太宗神瑞二年，春正月，賜附國大渠帥朝歲首者繪帛金蜀有差，而文乃言高齊事。考齊書無「元日會萬國」明文，當是臣僚賀表中語。惜吳均齊錄，不可得見也。

〔諸葛挑戰〕（魏志注）晉陽秋曰：諸葛亮冠於郿，據渭水南。亮挑戰，遣高祖巾幘，欲以激怒，冀獲曹咎之利。

〔慕容沖〕（晉書載記）苻堅滅燕。慕容沖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

〔邢邵喪子〕（北齊書）邢邵字子才，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顏色貶損。」及卒，痛悼雖甚，不再哭。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吳以還，所未有也。

〔王琳得人心〕（北齊書）王琳字子珩，鎮壽陽，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既及於難，當時

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歔歔流涕。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

〔漢初立轎〕（漢書高紀）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轎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注）應邵曰：轎，小棺也。

〔魯始爲髻〕（左襄四）邾莒伐鄆，臧紇救鄆，敗於狐貽。國人從喪者皆髻。魯於是乎始髻。（杜注）髻，麻髮合結也。喪多不能備凶服。

〔作河橋〕（晉杜預傳）預字元凱，杜陵人。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觸屬預。

〔男子笄〕（魏書）劉芳字伯文，彭城人。北徙通直常侍。王肅之來奔也，晏於華林。肅語次曰：古者婦人有笄，男子則無。喪服，男子冠而婦人笄。芳曰：冠尊，故奪其笄稱也。非男子無笄。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鷄初鳴，櫛纒，笄總。男子有笄，明矣。肅以爲然。時人號爲劉石經。（按

伯文，北史作伯支。

〔易盤以案〕（按）裴之秦記，崔之十六國書，皆無攷。（晉載記）符堅討姚萇，萇軍渴，有死者。俄而降雨，萇營三尺，營外寸餘而已。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何故降澤賊營？」

〔變帽爲冠〕（北齊万俟普傳）子洛字受，洛于戰有功，高祖親扶上馬，洛于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按）北史亦同，而邵志亦無考矣。

〔翼韃黑獺〕（魏書帝紀）昭成帝諱什翼韃。（周書帝紀）文帝宇文氏諱泰，字黑獺。〔字媼名鄙〕（舊注）龐降，八凱中一人。鞠躡，衛莊公名。刺客傳亦有趙人鞠躡，重耳，晉文公名。黑臀，晉成公名。

〔齊丘之犢〕（原注）柱臺卿齊記載識云：首牛入西谷，逆犢上齊丘。

〔河邊之狗〕（原注）王劭齊志載謠云：「糞糞頭團變，河中狗子破爾苑。」

〔姓複從單〕（通鑑釋例）魏之羣臣，出代北者，皆複姓。孝文遷洛，改爲單姓。史患其煩，

皆從後姓。(今按)北朝諸史，亦非盡改，其省改之文，於魏書官氏志具列之。

〔去万紐留于〕(周書)唐瑾仕魏爲驃騎開府，周文歎異之，賜姓万紐于氏。(魏書官

氏志)勿忸于氏後改爲于氏。(通志氏族略)勿忸于疑與万紐于同。(愚按)勿忸無

他据，而万紐有据，疑魏志譌也。

〔存狄除庫〕舊作存扶除厚。(按)(官氏志)無厚字，連扶之氏，但有乞扶氏改爲扶

氏，則似除厚應爲除乞矣。然乞之與厚聲形俱別，不應譌轉乃爾。再考本志有庫狄氏，後改

爲狄氏，庫與厚，狄與扶，形俱相近，或當是也。又北齊臣如庫狄迴洛，庫狄盛之屬，多广頭去

點，尤與厚字同。

二十三 品藻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薰蕕不同器，臯鸞不比翼。若乃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順，則曰伊、霍者，何哉？蓋厥

跡相符，則雖隔越爲偶，奚必差肩接武，方稱連類者乎？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也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袁董並更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爲斷，麤得其倫。亦有厥類衆夥，宜爲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

案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敍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他子，難爲等衰；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遠冉有，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鄧，三甥請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夫甯人負我，爲善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覓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標格，置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而已哉？又其敍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爲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爲下。其述燕丹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荆軻亞之，秦舞陽居末。斯並是非替亂，善惡紛拏，或珍瓠瓠而賤璠璣，或

策驚駘而捨騏驥，以茲爲監，欲誰欺乎？

又江充息夫躬讒諂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反忠良，論其姦凶，過於石顯遠矣；而固敍之，不列佞幸。楊王孫裸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與朱雲同列，冠之傳首，不其穢歟？若乃旁求別錄，側窺雜傳，諸如此謬，其累實多。案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治，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爲伍，有乖其實者焉！又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正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馳驅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錄。夫回瑗可棄，而揚董獲升，可謂譏二五而不知十者也。

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借如陽瓚効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劉卜之徒歟？而沈氏竟不別加標榜，唯寄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珍砥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與羣小混書，都以恩幸爲目。王顯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躬詣戚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

不能與梟感並列，卽宜附出楊諒傳中，輒與詞人共編，吉士爲伍，凡斯纂錄，豈其類乎？

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龐萌，曹公則見欺於張邈，專列在方書，（句有脫字）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之妙管，而作者存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也。夫能申藻鏡，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明，上智中庸，等差有敘，則徵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鬱爲不朽者矣！

〔商冒〕 商臣，楚成王太子。王後欲立少子職，商臣以宮甲圍王，王縊，遂自立。見左傳文元年。冒頓，匈奴頭曼太子。頭曼愛後闕氏子，欲立之，冒頓射殺頭曼，自立。事見史記匈奴傳。（按）此二逆連舉，見宋明帝詔。

〔伊霍〕 （漢書）霍光字子孟，位大司馬大將軍。昭帝崩，亡嗣，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賀卽位，行淫亂，光憂慙，田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卽卽太后，詔歸賀昌邑，立孝宣皇帝。（晉景紀）伊尹放太甲以甯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

【三科九等】（漢書）古今人表敘云：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因茲有列九等之序。

【晉之臣佐】

（左傳二十七）晉文作三軍，魏犢爲戎右，圉曹。魏犢傷於胸，立舟之僞

以爲戎右。城濮之戰，舟之僞先歸，晉侯殺之以徇於國。（又文五）晉陽處父聘於衛，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是以去之。」

【江充息夫躬】

（纂舊注）江充幸於武帝，造巫蠱，殺太子。息夫躬幸於哀帝，上變告東

平王雲造詐譖之策。（按漢書）二人與蒯通伍被同傳。

【石顯】

（漢書佞幸傳）石顯少坐法，腐刑。元帝委以政事，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

微指，內深賊，特詭辯，以中傷人。

【楊王孫】

（漢書）楊王孫者，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病日終，令其子贏葬，爲布囊盛尸，

入地七尺，旣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

【秋胡妻】

（列女傳）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納之五日，去而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

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不願，秋胡子遂去。至家，母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婦曰：「子束髮辭親，五年乃還，當馳驟疾。至今乃悅路傍婦人，而下子之裝，是亡母也，不孝。好色淫佚，不義。妾不忍見，遂去投河而死。」

〔古冶〕（晏子春秋）公孫棲，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公孫棲田開疆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

〔曹娥〕（後漢書列女傳）孝女曹娥，上虞人。父盱，爲巫祝，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娑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旬有七日，投江死。縣長度上爲立碑。

〔陽瓚〕（宋書索虜傳）永初三年，虜悉力攻滑臺城，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爲虜所殺。

〔劉卜〕 劉謂劉康祖，卜謂卜天興。

〔紀僧珍〕（南齊恩倖傳）紀僧真少隨蕭思話及其子惠開。惠開罷益州，不得志，僧真事之愈謹。惠開曰：「我子弟異才，政是諱耳。」僧真憶其言，乃請事太祖。太祖頓新亭，賊突入東門。僧真與左右拒戰，賊退，除南臺御史。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

〔王頰〕（隋書文學傳）王頰字景文，通經曉兵法，有從橫之志。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諒潛有異志，文帝崩，舉兵反，多頰計也。

〔龐萌張邈〕 萌見載文篇。（魏志邈傳）邈字孟卓。太祖袁紹皆與邈友；紹既爲盟主，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曰：「孟卓親友也。」邈畏太祖終爲紹擊己，心不自安。太祖將陳宮等共謀叛說邈曰：「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遂以其衆迎呂布，據濮陽。二年間，自爲其下所殺。

〔許郭〕（後漢書）郭太字林宗，太原人。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許劭字子將，汝南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處士者咸稱許郭。

〔裴王〕（晉書）裴秀從弟楷字叔則，明悟能識量，少與王戎齊名。吏部郎闕，文帝問其

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又王戎字濬仲，神彩秀徹，裴楷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二十四 直書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甯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况史之爲務，申以勸誠，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影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夫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爲法受惡，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述漢非，章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

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兩全，足以驗世途之多險，知實錄之難遇耳。

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案金行在歷，史氏尤多；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搆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陸機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如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劭齊志，其敘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案于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歟！

蓋烈士狗名，壯夫重氣，甯爲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章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與夫王沈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董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直如弦四句〕

（樂府集）郭茂倩注云：後漢書五行志，順帝之末，京都童謠。

〔爲於可爲二句〕揚雄解嘲中語。

〔董狐〕（左宣二）晉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感。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書崔弑〕（左襄二十五）齊崔杼弑公以說於晉，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述漢非〕（後漢蔡邕傳）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謗書流於後世。」

〔章昭仗正〕見本紀篇宏嗣吳史注。

〔崔浩犯諱〕（魏書）崔浩字伯淵，清河人。（北史本傳）著作令史閔堪郝標諂事浩，請立石銘載圖史以彰直筆。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忿毒，構浩於帝，帝怒誅浩。

〔張儼嘿記〕張儼見載文篇注。（隋經籍志）嘿記三卷，吳大鴻臚張儼撰。

〔遼東本〕（晉書）孫盛撰晉陽秋，詞直而理正。桓溫見之，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此史行，關君門戶事。」諸子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大元中，孝武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行。

〔渭曲見屈〕（蜀志諸葛亮傳）亮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其年卒於軍。

（松之注）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偏。儀結陣而去。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雲臺取傷〕（魏書）高貴鄉公紀注云：「漢晉春秋曰：「帝召王經等謂曰：「司馬昭

之心，路人所知也。當自出討之。」經曰：宿衛空關，兵甲寡弱，禍殆不測。帝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決矣！賈充逆戰，帝自用劍。太子舍人成濟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爲今日！」濟卽前刺帝，刃出於背。」又魏氏春秋曰：「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等下陵雲臺，仗受兵出討。」（又按）抽戈犯蹕，亦見本注。乃干寶晉紀語，非出習書。

〔董統燕史〕（外篇正史篇）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三十卷。

二十五 曲筆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疏既辨，等差有別。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舞詢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乎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爲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讎；若王沈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已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略廣異聞，用標先覺。案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卽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讎，避難綠林，名爲豪傑，安有貴爲人主而反至

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自東觀，或明皇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錄者矣。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於秭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蓋由父辱受髡，故茲加謗議者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恆，而他善必稱，已惡不諱。逮乎近古，無聞至公，國自稱爲我長，家相謂爲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鄴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緇素，難爲妄語。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邪？

夫史之曲筆誣書，不過一二語其罪負，爲失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以倉頡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爲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亡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大名事同元歎，既無德不報，故虛美相酬；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如王劭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輕

肆其誅，此所謂兵起無名，難爲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咎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恥；不然，何惡直醜正，盜憎主人之甚乎？

蓋霜雪交下，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驗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邱齊興而有劉秉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僞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爲；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

蓋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己，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

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虞預相凌〕（晉書王隱傳）天興初，令隱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盡寫之。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隱竟以謗免歸。

〔休文釋紛〕（南史）裴子野曾祖松之，齊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沈懼徙，跣謝之，請兩釋焉。

〔王沈濫述貶甄〕（晉書王沈傳）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沈告之。沈馳白帝，不患於主，甚爲衆論所非。

〔陸機虛張拒葛〕（按）晉書宣紀，魏太和五年及青龍二年，懿凡兩拒蜀丞相亮。

〔受金借米〕班生受金，陳壽求米，見史官建置篇。

〔伯升之怨〕（後漢書）齊武王演，字伯升，光武長兄也。兄弟威名益盛，更始君巨謀誅伯升，害之。

〔明皇所定〕（後漢東平王蒼傳）顯宗永平十五年，行幸東平，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

〔馬后攸刊〕（後漢皇后紀）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也。

〔蜀無史職〕（後主傳評）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

〔黃氣見秭歸〕（先主傳）章武二年，先主軍秭歸於猯亭，駐營，黃氣見。

〔羣鳥墮江水〕（後主傳注）漢晉春秋曰：「江陽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有景星出〕（後主傳）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

〔無宰相氣〕（費禕傳）延熙十四年夏，成都望氣者曰：都邑無宰相氣。

〔父辱受髡〕（晉書陳壽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壽爲父立傳，謂亮將陷非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之。

〔李稱實錄〕 語見浮詞篇原注。

〔公輔大名〕（北史）李百藥父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卿識度必至公輔，吾以此字卿。

元歎（吳志顧雍傳）雍字元歎，蔡伯喈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

〔董承耿紀〕（魏武紀）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舉兵屯沛。五年，承等謀洩，伏誅。

〔諸葛母邱〕諸葛誕見因習篇。（晉景紀）正元二年，魏鎮東大將軍母邱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作亂，矯太后令移檄郡國，爲壇盟於西門之外。帥衆六萬，渡淮而西，帝征之。儉聞欽敗，宵遁安風津，都尉追斬之。

〔劉秉袁粲〕（宋書袁粲傳）粲字景倩，與齊王劉秉平決萬巖。

〔王謙尉遲〕亦見因習篇。

〔秦人不死〕未詳。

〔蜀老猶存〕未詳。

二十六 鑒識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恆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况史傳爲文，淵浩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賸素隱，致遠鉤深，烏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觀左氏之書，爲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邱明躬爲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恥，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穎達者之門人，才識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賣餅太官，誠智士之明鑒也。逮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然此二書雖互有修短，遞聞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爲連類。張晏云：『遷歿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案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墮空而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於茲。安

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軌思商推漢史，雅重班才，惟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案宏，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雞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爲孺子，史刊攝政之年，厲亡流彘，歷紀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句必有誤詳，此句當云各有世家）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

劉祥撰宋書序錄，歷說諸家晉史，其略云：「法盛中興，荒莊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之敘事也，當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舉之（未）異，等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合，雕章縟彩，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其妄施彈射矣！

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爲用，亦復如是。蓋尙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寫獻，杜侯詭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若乃老嫗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植嵇阮而方貴，若斯深

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嗜，太元之不逢平子，逝將烟燼火滅，泥沈雨絕，安有歿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三子獲申〕（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

〔五霸見詆〕（漢董仲舒傳）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無後仁誼也。
〔左氏不列學官〕（隋書經籍春秋志）反氏漢初出張蒼家，本無傳者。其後劉歆欲立於學，諸儒莫應。

〔膏盲墨守〕（後漢儒林傳）何休字邵公，任城人也。太傅陳蕃辟之以參政事。作公羊解詁，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盲，穀梁廢疾。（鄭玄傳）玄隱修經業，乃發墨守，鍼膏盲，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買餅太官〕（魏略）嚴翰善公羊春秋。時鍾繇好左氏，謂左氏爲太官廚，公羊爲賣餅家，數與翰會辨析長短。

〔王充著書〕（原注）王充謂彪文義浹備，紀事詳贍，觀者以爲甲，以太史公爲乙也。

（後漢本傳）充字仲任，師事班彪，著論衡八十五篇。

〔張輔持論〕（晉書本傳）輔字世偉，御史中丞。論班固司馬遷云云。按所論凡五則，文煩不錄。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稱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班爲勝。余以爲史遷敍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敍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遷必矣。

〔褚先生補〕（史記表注）漢書音義曰：十篇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後，亡景紀武紀，漢興將相年表，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靳蒯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日者龜策，言辭鄙陋，非遷本意。

〔劉軌思〕（北齊儒林傳）劉軌思說詩甚精，故其鄉里多爲詩者。仕齊國子博士。

〔野雞〕（封禪書）野雞夜雉。（注）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

〔劉祥〕（南齊書）劉祥字顯徽，性韻剛疏。宋世解褐撰。宋書譏斥禪代，上銜而不閱，後徙廣州。

〔文舉公幹〕（後漢書）孔融字文舉，魯國人，爲北海相。魏志東平劉楨，字公幹。

〔子雲長卿〕（漢書）揚雄字子雲，蜀郡人，好深沈之思。又司馬相如字長卿，相如奏賦，

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

〔梅氏寫獻〕（隋經籍尚書志）孔安國以古文開其篇第，成五十八篇。晉世祕府所存，

永嘉之亂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頤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多二十八篇。於是始列國學。（按世說方正篇）梅頤，豫章太守，其字仲真。

〔杜侯訓釋〕杜預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已略見前。

〔老莊遭值〕（揚雄傳）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後世好之者，以爲過於五經。自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晉書嵇阮傳）嵇康好老莊，著養生論。阮籍著達莊論。按漢初言黃老者，先有膠西蓋公。晉世玄風尤甚，起於何王，流於向郭，而史通第舉文景嵇阮衡爲言，約辭也。

〔太元逢平子〕平子，張衡字。注詳自敘篇。

二十七 探蹟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舍難明，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爲謬也，不亦甚乎！昔夫子之刊魯史，學者以爲感麟而作；案子思有言：『吾祖厄於陳蔡，始作春秋。夫以彼聿修，諸傳詒厥，欲求實錄，難爲爽誤。是則義包微婉，因攬莓而剟詞，時逢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傳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爲自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耶？』

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苟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也。案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乘傳，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況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爲

迂闊；邱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蠻夷而固略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門，葛盧之辨牛鳴，郟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上國，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獨簡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旣疑邱明之擯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音，持爲足曲者也！

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類，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爲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爲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案史之於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尋遷之馳騫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唯首陽之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代，死於漢日，而乃升之傳首，庸謂有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恆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爲傳首，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簡在一科，而乃異其

篇目，各分爲卷？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爲世家，旣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違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乖刺，復何爲乎？

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爲格言。案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爲國好奢，忍害賢良，疎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爲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僞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疏魏而親蜀也？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耶？

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爲僞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爲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問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道，外史由其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爾而就也。安有變三國

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以權濟物議，取誠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
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爾！

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僞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
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肅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使案于時中原乏主，海內橫
流，邈彼東南，更爲正朔，適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僞書無
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
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羣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邪？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
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
爲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紓魏羞。且東晉之書，宋齊
之史，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僞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
事歸江外，非唯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爲編次
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

於是考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賾，或妄加向背，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狷，成其詿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爲口實，唯者智不惑，無所疑焉！

〔吾祖始作春秋〕（孔叢居衞篇）宋樂朔園子思。旣免，曰：文王困臚里作周易，祖君屈

陳蔡作春秋，吾今困於宋，可無作乎？作中庸四十九篇。

〔攫莓〕（呂覽任數）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索米得而爨之。孔子望見顏淵，攫其甑中而食之，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回曰：「嚮者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嘆曰：「所信者目也，目猶不可信，知人固不易矣。」

〔上計先集太史〕（太史公自序）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隋經籍志）漢帝始置太史公，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按

志蓋本之衞宏漢儀注。

〔駒支〕（左襄十四）會于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詰朝之事，爾無與

焉。」對曰：「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而罪我諸戎不與于會，亦無營焉！」賦青蠅而退。

〔長狄〕（左文十二）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

〔墨翟〕（史記）附見孟荀傳。其文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先黃老二句〕漢書司馬遷傳贊中語。（又後漢班彪傳）彪作論略，其論遷記，先有崇黃老薄五經句。

〔李稱陳壽黨蜀〕（隋李德林傳）論齊書起元事。其中云：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爲漢賊，甯背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

〔賊后逼主〕（後漢伏后紀）自帝都許，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姻。操入見，帝不任其憤，曰：「幸垂恩相捨。」躁操失色，後乃逼帝廢后，以尙書令華歆勒兵入宮收后，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

〔鑿齒當桓執政〕（晉書習傳）是時桓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之。

〔瞻烏逐鹿〕（後漢郭泰傳）陳蕃竇武爲閹人害，秦哭于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史記淮陰侯傳）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

〔豪士賦〕（晉書陸機傳）齊王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陸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

〔女史箴〕 見載文篇。

〔雀鴻十六家〕 鴻字彥鸞，前見表歷篇。又魏書本傳云：孝昌初，給事黃門侍郎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劉石等並因世故跨僧一方，國書未有統一，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又詳後正史篇。

二十八 擬摸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

則比跡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况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摸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爲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未滅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

班歷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且漢史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不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至匈奴招陵。）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而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昔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爲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實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

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矜）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而（一無而字）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爲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爲匹夫，栖皇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

蓋左氏爲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於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路、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江湛爲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叔

群前稱子產，則次見曰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元則下云敬道，後敍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與論語有敍人酬對，苟非煩詞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善人君子（四字通泛恐有誤）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等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將敍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謬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子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爲幽州乎？」秋，七月，拜爲幽州刺史。以此在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邱明之體也。至如敍晉敗於郟，先濟者賞，而云：「（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擾）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觀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槩血滿袖。」

夫不言奮槩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梁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効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摸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摸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尙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鑑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爲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罪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睹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符朗比莊周〕（晉載記）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幼懷遠操，不屑時榮；著符子，亦老莊之流也。（隋經籍志）符子二十卷，在道德莊列類。

〔范曄參賈誼〕（曄本傳）與諸甥姪書云：「吾於循吏以下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論。」

〔譙周古史考〕（蜀志本傳）周字允南，位亞九列，不與政事，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

〔歸命〕（吳志）後主皓降晉，舉家遷於京師，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其賜號爲歸命侯。

〔春王正月〕（春秋傳）元年春王周正月。（按）杜注云：「言周以別夏殷也。」誤解始此。愚嘗論之：春秋繫正於王者，別魯於天子，非別周於夏令也；是侯國之史法也。

〔帝正月〕（按）孫盛魏晉陽秋，不可得見。

〔蒼梧人〕（按）此事俗本史通，並作謝承。家語云：謝承三國吳人，吳志無傳。隋唐志但有謝承，後漢書更無別著家語一書。及得映鈔古本史通核之，原無謝承二字，因檢家語，其文在卷四六本篇也。蒼梧人，家語作蒼梧橈。

〔江湛〕（南史宋）江夷子湛，字徽深，領博士，家甚貧，無兼衣餘食。魏大武至瓜步，以湛兼領軍，魏遣使求昏，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並謂宜許。湛謂許之無益。劭怒曰：「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推排之，始於傾側。及劭之入弑，湛直上省，據窗受

害，意色不撓。

〔羊斟叔牂〕（左傳宣二）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御之。將戰，華元殺羊食土，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輿入鄭師，故敗。華元逃歸。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

〔子產國僑〕（按）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其下云：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傳中似此者多有，但止稱僑，或稱公孫僑而不稱國僑。王伯厚嘗辯之，愚故疑國字當作曰字，以配下曰叔牂之句。

〔桓元敬道〕（按本傳）元字敬道，但於所論書法未有明證，而宋略又不可得。

〔殷鐵景仁〕（宋書劉湛傳）湛與殷景仁素款，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

〔張長史乎〕此魏太武南侵時，其尙書李孝伯與張暢臨城呼問之語也。

〔蕭方等〕見稱謂篇。

〔慕容恪在〕（晉載記）恪字元恭，皝之第子四也。皝將終謂雋曰：恪智勇俱濟，汝其委

之及雋嗣位，封太原王。初建鄴，聞雋死，曰：「中原可圖也。」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大耳。」

〔山上掛絲〕（北齊張亮傳）亮字伯德，拜太中大夫。薛琬嘗夢亮云云，亦與劭志稱伯德自夢小異。

〔槩血滿袖〕（北齊帝紀）爾朱兆等同會鄴，挾洹水而軍。神武乃於韓陵爲圓陣，合戰，大敗之。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岡，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

〔葉公好龍〕（莊子逸篇）子張見魯哀公，不禮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屋室雕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

但自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益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又傳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痛。夫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爲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智猶其若此，而况庸庸者或苟目前暫之指蹤，

校從來之所失，若王沈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糾摘，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子曰：「於子，何誅於此？」數家見之矣。

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啓，龍縻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圮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槃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諢小辯，嗤鄙異聞，雖爲有識所譏，頗爲無知所說。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卓沈灑，左持螯而石杯，劉邕榜吏以膳；痲齡石戲鼻而傷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爲雅言。苟使讀之者爲之解頰，聞之

者爲之撫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喜瘴惡者也。

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爲煩，權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皇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臠，求諸尙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瑞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爲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僞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臣，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威）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恆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若乃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益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大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爲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

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爲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承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而乃敍其名，位一一無遺，此實家牒，非關國史。其煩四也。於是考茲四事以觀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歸，乘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

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紀闕其文，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大上，迄於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郟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能之崇，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或五穀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虞，夏，商，周，春秋，禘，祫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旣而汲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斐松補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三篋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疏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荀悅五志〕 譜在荀記高祖第一。

傅〔玄〕，貶班。〔晉書〕傅玄字休奔，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傅子，爲內外中篇。

〔吞燕卵〕 〔鄭氏商頌譜〕有媵氏之女名簡狄，吞虬卵而生。

〔啓龍縢〕 〔外傳鄭語〕宣王之時，童謠曰：「歷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夏之衰，褒神化爲二龍，王請其縢，藏之，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發之，縢流於庭，童妾遭之而孕，育而棄之，鬻弧服者取之以逸於褒，是爲褒后。

〔厲壞門〕 〔左成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鬼謀社〕 〔左哀七年〕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於彊，且而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

疆好弋，說之。因訪政事，有寵，使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八年）宋滅曹。

〔江使返壁〕 注見書志篇。

〔圮橋授書〕 事在史記留侯世家。

〔王喬左慈〕 見採撰篇。

〔廩君〕 （後漢書兩蠻傳）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未有君長，乃共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廩君死，魂魄世爲白虎。

〔語林笑林〕 （隋經籍志）語林十卷，東晉處士裴啓撰。笑林見因習篇。

〔世說俗說〕 世說卽臨川所撰，見尙書家。（隋經籍志）俗說三卷，沈約撰。

〔驅蠅〕 （魏志注）魏略云：王思性急，常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恚怒，自起驅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踏壞之。

〔膳茄〕 （宋書劉穆之傳）穆之之孫邕，嗜食瘡茄，以爲味似鮫魚。嘗詣孟靈休，靈休瘡茄落牀上，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茄未落者，悉褫取以飼邕，遂舉體

流血。

〔傷贅〕（南史）朱齡石字伯兒，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臥聽事。剪紙方寸，帖著舅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割之，即死。按傷贅即割瘤也。

〔嘉禾〕（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周名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秦得若雉〕（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也常以夜，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號曰陳寶。（按）雄雞，漢書郊祀志作雄雉。

〔魯獲如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呼韓人侍〕（漢宣帝紀）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三年春正月，呼韓邪

單于稽侯獯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各。

〔肅慎來庭〕（孔子世家）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肅慎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

〔黃能之祟〕（晉語）鄭簡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

「今夢黃能入于寢門，人殺乎？抑厲鬼邪？」子產曰：「昔者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能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黃能者未奉夏郊邪？」

〔謝拾沈遺〕謝綽宋拾遺十卷，見書志五行章。

〔異乎春秋之義〕（原注）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

〔項籍世爲楚將〕史記項羽本紀。

〔石建廉謹相承〕以記萬石君傳。

〔八元才子〕見後篇元凱注。

〔五殺大夫〕史記商君列傳。

三十 人物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觀夫文籍肇創，史有尙書，知遠疏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宗元凱，夏氏中微，國傳寒泥，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閑夭，若斯人者，或爲惡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俗資，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孰甚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並作，史道勃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儀休，齊之甯戚，田穰苴，斯並命代天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基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

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騫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臯陶，伊尹，傳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迹居多，盍各採而編之，以爲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旣而孟堅勒成漢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驕，史岑之徒，

其事所以見遺者，蓋略小而存大耳。夫雖逐糜之犬不復顧兔而雞肋是棄。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楨許詢，文雅高於揚豫。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此亦網漏吞舟，過爲迂闊者。

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廷，文詞有餘，節概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裴幾原刪略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緯陰受君命，戕賊零陵，乃守道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鉏麴，義烈何以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于漢代，襄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蓋唯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以來，有四百餘年，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卽其義也。至如四凶列於尙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千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既有闕時政，故不可闕書。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羣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餐尸祿，其所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

以懲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爲錄，不其穢乎！

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筭之才，何足算也！若漢傳之有傳寬，斬歛，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邱進，魏史之王憲，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羣，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爲少，書之唯益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譴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爲列傳，不亦煩乎？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賢良可記而簡牘無聞，斯乃管所不該，理無足咎。至若愚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石妄珍，齊芋混吹者矣。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

〔元凱〕（左文十八）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

〔寒浞〕（左襄四）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因夏民以伐夏政，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

〔飛廉惡來〕（秦本記）伯翳之裔，中漓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

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

〔散宜闕天〕

（按）散闕二人明列尚書君奭篇。史通乃與元凱等同以闕載爲疑，疏矣。

〔由余〕

（秦本紀）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戎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

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由余笑曰：「夫

戎夷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不知所以治此，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

公懼，以女樂遺戎王，間由余，由余降秦。

〔百里奚〕

（史記）秦本紀云：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爲秦穆公夫

人媵於秦。（按）左傳之言媵秦穆姬者，爲井伯，無百里奚之名。

〔蠡種〕

（外傳越語）越王句踐卽位三年，興師伐吳，不勝，棲於會稽。王使大夫種行成

於吳，曰：「蠡爲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

制，主斷其事，種不如蠡。」

〔曹沫〕

（按）刺客傳：曹沫魯人，於魯莊齊桓之時，有戰敗會柯劫盟之事；而公羊書盟

柯手劍，曹子無名；左穀則名曹劌，又皆無劫桓事。故曰三傳不書曹沫。

〔公儀休〕（趙岐孟子注）案史記云：「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按）事又見董子賢良策對。

〔甯戚〕（管子小稱篇）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鮑叔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如莒時也；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按呂覽淮南並云，擊牛角疾歌，注曰：「歌頌亂也。」而呂作甯戚，淮南作甯越。至應邵述歌，又別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飢，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三書互異，識備考。

〔田穰苴〕（史記本傳）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捍燕晉之師。

〔薄昭〕 附見（外戚薄姬傳）高后崩，迎立代王爲皇帝，封太后弟昭爲朝侯，又見淮南

王傳：淮南厲王，恣不用漢法；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

〔楊僕〕（酷吏傳）僕以千夫爲吏，南越反，拜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按）僕非附傳，不得云見遺。

〔顏驕〕（文選）張衡思元賦云：「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注）漢武故事：孝武過郎署，見一郎鬢眉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顏驕，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尙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擢爲都尉。

〔史岑〕（參雕龍選注）雕龍云：「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選注）漢有兩史岑：一在王莽末，字子孝。史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可與誰等校書郎，對前世史岑之比者是也。其一頌和熹鄧后者，字孝山，在莽後百有餘年，書典散亡，莫詳爵里。集林諸家，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范曄遂謂：「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顯，誤也。」（按）選注見出師頌。史通所列，則莽末字子孝者，是。

〔元則〕魏志附見曹爽傳。（裴注）魏略曰：「桓範字元則，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特

敬之。及宣王起兵，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諸許昌，徵四方以自輔；鄉別營在闕南，呼召如意，所憂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爽不從。及宣王收範，持之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魏氏春秋曰：「範哭謂爽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曩耳何圖今日坐汝族滅。」

〔仲景〕 遍檢三國裴注，絕無其人，劉意豈謂張仲景耶？（皇甫謐釋勸）華陀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蓋仲景醫聖，與陀齊名。隋志方書，亦二人連載，並注漢人漢末魏初也。讀書志名醫錄云：「仲景南陽人，名機，舉孝廉，官長沙太守，著傷寒論二十篇，證合內外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二方。書錄解題：仲景文辭簡古奧雅，古今治傷寒，未有能出其外者。按史通云名重許洛地，亦合。」

〔何楨〕（張隱文士傳）何楨字元幹，有文學，器幹甚偉，歷幽州刺史、廷尉。楨子龕，景暉多至大官，自後累世昌阜。晉書何充傳：「充字次道，魏光祿大夫楨之曾孫也。」

〔許詢〕（世說文學）許掾年少時，人比王荀子，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支法師，並在會

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便往與王論理，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支從容曰：「何至相苦邪？」（按）許掾，卽詢也，字元度。劉惔嘗云：清風明月，恨無元度。荀子王修小字（又按新晉書）錯見孫綽郝愔及諸王謝傳。

〔秦嘉妻徐〕（王嘉新詠）秦熹贈婦詩序云：嘉爲上郡掾，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淑答詩略云：「妾身兮不令，感疾兮來歸。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違。君今兮奉命，遠適兮京師。悠悠兮離別，夢想兮容輝。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藝文類）聚淑復嘉書云：「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姬有誰榮之歎，素琴明鑑，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寶釵不列。」（幽明錄）淑晝臥流涕，嫂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亭鄉病亡，一客賣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事如夢。」

〔董祀妻蔡〕（後漢列女傳）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興平中，天下喪亂，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

〔張禕〕（晉書忠義傳）張禕，邑郡人，少有操行。恭帝踐祚，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甕付禕，密令鳩帝。禕既受命，歎曰：「鳩君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

〔鮑昭〕（宋書臨川王傳）義慶爲宗室之表，招聚文學之士，東海鮑昭等引爲佐使。昭字明遠，文辭瞻逸，爲河清頌序甚工。世祖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於文多鄙言累句。當世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按）唐人避武后諱，多作鮑昭。

〔三叛〕（左昭三十一）齊豹爲衛司寇，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所以懲肆而去貪也。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其善志也。

〔傅靳〕（漢書）樊鄴，夏侯，灌，傅靳，周同傳。（按）傅靳恐當作傅周，蓋七人中敍功，惟傅寬周繅事最少也。

〔許慈〕（蜀志本傳）慈字仁篤，又有胡潛字公興，並爲博士，典掌舊文，更相克伐，書籍

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捷。其矜已妬彼，至於此。

〔虞邱進〕（宋書本傳）進累戰有功，封望蔡縣男，除宋臺令書。史臣曰：「諸將起自豎夫，心一乎主，百死而不顧，遂饗封侯之報。」

〔王憲〕（魏書本傳）憲字顯則，北海劇人，歸誠太祖，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進爵劇縣侯。卒年八十九。（北史憲作臧。）

三十一 覈才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峻、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觀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案伯喈於朔方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倚撫，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

歟？孝標持論談理，誠爲絕倫；而自敍一篇，過爲煩碎，山栖一志，直論文章，諒難以偶迹遷固。比肩陳范者也。孝穆在齊，有志梁史，及遷江左，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灑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爲，可謂自卜者審矣。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述遭不遇，觀其銳情自敍，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爲」者乎？

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其爲式也；羅含謝客，宛爲歌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之序；溫子昇尤工複語，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獗以沈迷，庾言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躋駁，一至於斯，而况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未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

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藻，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值）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

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爲能，當時莫之敢侮。假令其閒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飲醜，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也。昔傅元有云：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尙矣！斯則自古所歎，豈獨當今者哉！

〔晉令〕（隋經籍志）晉令四十卷（晉職官志）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

〔朔方上書〕（後漢蔡邕傳）邕字伯喈，拜郎中，校書東觀。對災咎，譏刺寵臣下獄，減死

徙朔方，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注自陳曰：「臣自在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光武以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故太傅胡廣略以所有舊事與臣，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以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分別首目，并書章左，唯陛下留神。」

〔自敝山栖〕 劉峻見補注篇又本傳：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又嘗爲自序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後詳自敝篇。

〔孝穆在齊〕 (陳書徐陵傳) 陵字孝穆，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會齊受禪，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及齊送貞陽侯爲梁嗣，乃遣陵隨還陳，天嘉年領大著作。(按) 在齊有志梁史之語，本傳本集皆不見。

〔光伯自敝〕 (隋儒林傳) 劉炫字光伯，納言楊達，舉炫博學，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歸河間。于時盜賊蠭起，教授不行，乃自爲贊曰：「通人自敝風徽，余敢仰均先達；徒以日迫桑榆，門徒雨散，殆及餘喘，薄言胸臆。」云云。

〔兩都〕 兩都賦班固撰，見載文篇。

〔八詠〕 八詠，沈約撰。(隱侯本集) 一，登臺望秋月；二，會圃臨春風；三，歲暮愍衰草；四，霜來悲落桐；五，夕行聞夜鶴；六，晨征聽曉鴻；七，解珮去朝市；八，被褐守山東。(坡詩虔州八境) 八詠聊同沈隱侯王注：沈約爲東陽太守，作八詠寫於樓上。

〔羅含〕（晉文苑傳）羅含字君章，嘗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自此藻思出新。太守謝尚稱曰：「湘中琳琅，於城西小洲上立茅屋，布衣蔬食，晏如也。」徵正員郎，轉廷尉，致仕，門施行馬。

〔謝客〕 卽謝靈運，見論贊篇。南史庾肩吾傳：謝客吐言天授，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謝宏毅傳：客兒靈運，小字異苑。靈運一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於錢塘杜師養之，十五方還，故曰客兒。

〔蕭繹〕 蕭繹卽梁元帝。（參本紀）初封湘東王，頗有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爲布衣之交，著作多行於世。

〔江淹〕（梁書江淹傳）淹字文通，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謂之才盡。所著述百餘篇，并齊史十志。

〔溫子昇〕 見敘事篇。

〔盧思道〕（北史盧元傳）元之孫思道，才學兼著。齊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毀。周

平齊，追赴長安，終散騎侍郎。參內史事集三十卷。

〔麗詞〕（文心雕龍）有麗詞篇，論駢儷體，其文曰：「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心生文餅，高下相須。」

〔江總〕（陳書）總字總持，家傳賜書，書夜尋讀，文傷於浮豔。後王之世，總當權宰日與宴遊，後庭共陳暄孔範等十餘人，謂之狎客。

〔庾信〕（北史文苑傳）庾信字子山，父肩吾，爲梁中庶子，徐摛爲右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東宮出入，因莫與比隆，文並綺豔，世號徐庾體焉。元帝卽位，聘於西魏，屬大軍南伐，遂留長安，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躋駿〕（莊子未篇）惠施多方，其道躋駿。

〔沮誦失路〕（升庵外集）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世知有倉頡不知有沮誦。（按）沮誦失路，借言古筆不行也。又詳外篇正史篇。

〔靈均當軸〕（按）史記屈賈傳，但言屈原者，名平，不言別有名字。所謂正則靈均，蓋離

騷自寓，卽內美修能之寫象耳。雌騷見下篇，此言靈均當軸，借言以詞人當史局也。

〔傅元有言〕 傅元見書事篇。其言卽所撰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中語也。作傳毅者非是。

〔陳尹〕 （後漢班固傳）顯宗召固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共成世祖本紀。

〔杜馬〕 （馬援傳）援兄子嚴，字威卿。明德皇后旣立，嚴慮致讖嫌，徙北地。皇后敕使移居洛陽，顯宗召見，嚴進對閎雅，詔留仁壽闕，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

〔劉朱盧揚〕 （後漢文苑傳）劉珍字秋孫，永初中，鄧太后詔珍與劉駒駘，馬融，校定東觀百家。又詔與除駒作建武以來名臣傳。又朱暉傳：暉子穆，字公叔，拜尙書，所著論奏二十篇。及卒，蔡邕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爲文宗先生。又盧植傳：植字子幹，拜議郎，與馬日磾，蔡邕，楊彪，韓說等補續漢紀。又楊震傳：震曾孫彪，字文先，熹平中，公車徵拜議郎。（注）華嶠書曰：與日磾，植，邕等著作東觀。（按）四人傳中，朱穆不及續史事。

三十一 序傳

蓋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乎？案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爲傳；然其所敘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至馬遷又徵三閭之故事，放文園之近史，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敘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易。尋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疆宇修闊，道路縣長，故其自敘，始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爲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班固漢書止敘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敘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及，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敘傳，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諫，猶或可通，列於國史，多見其失者矣！

然自敘之爲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卽爲實錄。而相如自敘，乃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爲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

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已答以警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敝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爲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

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不恥。案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也。」又曰：「吾每自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吾之先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之立言也，時亦揚露已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選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代，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言爾志，由也不讓，見嗤無禮。歷觀揚雄已降，其自敝也，始以誇尙爲宗。至魏文帝傳元陶梅（恐誤或當作梅陶）葛洪之徒，則又喻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

又近古人倫，喜積閎閱，其篳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駢角挺生，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爲曹氏之初，始均李陵，俱稱拓拔之治，河內馬祖，遷彪之說不同，吳

與沈先約炯之言有異，斯皆不因真律，無假甯楹，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揚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胃篡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故，失之彌遠者矣！蓋詔祭非鬼，神所不歆，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爲敍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離騷陳氏族〕

（篇首）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

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按庚信袁江南賦，自陳氏族較詳。

〔相如自敍爲傳〕

（按）漢書本傳無自敍明文，證之後史，則其言固有本。隋書劉炫傳，

自爲贊曰：「通儒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卿，鄭康成等，皆自敍風徽，傳芳求葉。」云云。蓋子元之前，古人已言之矣。

〔不越史記之年〕

太史公自序云：「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按）此總

紀史記全書也。而本序之始，終亦括此三言。

〔遠徵近錄〕

（按）漢書敍傳，其首曰：「班之先，令尹子文之後，其末以答賓戲終之，時

則明帝永平年也。」馬序推史官之由來，班則止於述姓，故史通有異辭。

〔竊妻〕（相如傳）相如遊梁歸，臨卽令王吉爲書召之。時卓王孫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遂與馳歸成都。

〔論衡自紀〕（自紀篇）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國，因家焉，以農桑爲業。世祖勇，任氣，怨讎衆多。祖父汎，擔載就安錢唐縣，生子二，蒙誦誦卽充父，與豪家丁伯等結怨，徙處上虞。（按）警頑，鯀惡，皆自紀中語。

〔學子名母〕（戰國魏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母曰：「名我何也？」其子曰：「堯舜名，天地名。母賢不過堯舜，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母曰：「子於學盡行之乎？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

〔三千之罪〕（孝經五刑篇）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揚雄自敘〕（本傳顏注）晉灼曰：「晉大夫無揚侯。」師古曰：「雄之自敘，譜牒稱揚侯，蓋疏謬也。」據此可見雄傳皆自敘之文，其說必有所受也。前相如自敘注已見之。

〔魏文帝〕（典論目序）歷述平董卓，脫張繡，及論射擊劍，彈碁之事，皆著於篇。

〔傅元〕元字休奔，見書事篇。作傅子三篇，其自敍未見。

〔陶梅〕其人無考。（世說方正注）梅頤弟陶，字叔真，王敦咨議參軍。（晉書）祖逖兄納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曰：「善褒惡貶，佳法也。」王隱在坐曰：「尙書三載考績，何得月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按）陶生許劭之鄉，好議論，自敍之作，或是其人。

〔葛洪〕（抱朴子自敍）余抄掇衆書，撮其精要。或曰：玉屑盈車，不如全璧。答曰：「泳員疏者，採珠而捐蚌，登荆山者，拾玉而棄石，余猶摘孔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矣。」其自序世系，晉書本傳略採之。

〔儀父振鐸〕（大戴帝繫篇）顓頊元孫陸終，娶鬼方氏，產六子。其五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邾氏也。通志氏族略：武王封安之苗裔邾挾爲附庸。下至儀父，始見於經。（按）邾儀父乃曹之後，非曹之先也。劉言稍借。（史記）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既克殷紂，封

叔振鐸於曹。

〔始均李陵〕（魏書序紀）黃帝以士德王。北俗謂士爲托，謂后爲跋，故以爲氏其裔。始均入仕堯世，命爲田祖，爰歷三代。始均之裔，不交南夏，積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諱毛立，威振北方。（宋書索虜傳）索頭虜，姓托跋，其先李陵後也。（按）舊本始均作淳維；淳維是匈奴遠祖，與拓跋無涉，拓通作托託。

〔河內馬祖〕（按）太史公自序及晉書帝紀，同以漢初河內司馬卬爲祖。史通謂彪說不同，是司馬彪九州春秋敍姓，別有所祖也。俟考。

〔吳興沈先〕（沈約宋書自序）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後以國爲氏。漢有曰戎字威卿者，光武封爲海昏侯，辭不受，避地行，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世家焉。順帝分會稽爲吳郡，靈帝分烏程爲永安，吳孫皓分吳郡爲吳興郡。晉平吳，改永安爲武康，史臣七世祖延始居縣東博陸里餘烏村。（按）南史沈炯傳亦云：吳興武康人。史通云：炯言有異，未詳所本。

〔眞律甯楹〕 未詳。

〔冑纂伯僑〕 (揚雄傳) 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自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

〔家傳熊繹〕 (漢書敘傳) 班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因氏焉。(按) 熊繹楚先君也。

三十三 煩省

昔荀卿有云。「遠略近詳。」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爲辨者久矣。及于令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邱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子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偉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爲得，史公爲次，孟堅爲甚。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爲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

余以爲近史蕪累，誠則有諸，亦猶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輒求其本意，略而論之，何者當

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通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而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地僻界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以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年而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此邱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爲簡約者哉？及漢氏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於闕廷，輜軒之使，月馳於郡國；作者居府於京兆，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降及東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代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爲別錄，家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所以又廣於前漢也。

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烟塵永滅。是以謝承尤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委蜀中巴梁語，詳於二國；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耆舊可詢，隱諱咸露。此

小國之史所以不減於大邦也。

夫論史之煩省者，但當要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邱明爲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爲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寵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

又古今有殊，澆涓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羲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爲大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句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元、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爲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後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同後來於往世，限一概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疏遺，尤其率略者矣；而議者苟嗤沈蕭之所記，事倍於孫習、華謝之所編，

語煩於班馬，不亦謬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

〔遠略近詳〕（荀子非相篇）傳者久則纏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

〔令昇世偉〕令昇，干寶字也，其說見二體篇。世偉，張輔字也，注見鑒識篇。

〔介葛〕見言語篇

〔天壓〕（昭四年）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私而宿焉。適齊，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吾子長矣。」見之，則所夢也。號之曰牛，曰：「唯！」遂使爲豎，有寵，卒亂其室。

〔拔飾〕（宣十二）邲之戰，晉師奔，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菴之，脫肩，少進馬，還，又菴之。拔飾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棄甲〕見言語篇

〔乞漿柏父〕（郭注）上微行，嘗夜至柏谷，舍於逆旅，因從乞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溺耳！」且疑上爲姦盜，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翁不聽，嫗飲翁酒，縛之，乃殺鷄爲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斤。（按）郭不言所出，後閱漢武故事得之。

〔獻計天山〕（漢書高帝紀）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注）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遺閼氏云：「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地，非能有也。」於是開一角得出。鄭氏曰：「計鄙陋，故祕。」

〔長沙戲舞〕（漢書景十三王傳）長沙定王發，母微，故王卑濕貧國。（注）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襪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

〔楊僕移關〕（漢書孝武紀）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宏農縣。（注）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關，於是徙關三百里。（按）已上四條，皆所謂班氏不錄者也。今詳考漢書，果皆

別見；而郭本率以班書正文串錄爲注，反似其言皆出史文者，豈不與本旨刺謬乎？至楊僕一條，但鈔酷吏本傳，尤與移關事無涉矣。只此校訂，頗費日力，後詳王本大半得之，是其勝郭本處。

〔城濮鄆陵〕

城濮事在僖二十八，鄆陵事在成十六，所謂春秋晉楚三大戰之二也。

〔有窮少康〕

有窮后羿，見人物篇。（又左哀元）昔有過澆滅夏后，夏后緡方娠，逃歸有

仍，生少康焉。澆求之，奔有虞；虞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能布其德以收夏衆，使女艾譟澆，復禹之績，祀夏配天。

〔王莽光武〕

二漢終始傳紀載之凡數卷。

〔桓元宋祖〕

晉書之叛臣及諸葛長民，何無忌等傳，宋書之武帝紀及劉道規等傳，並載

其事，亦數卷。

〔爲秦開蜀〕

（戰國秦策）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起兵伐蜀，遂定蜀。史記略

同。

〔鄧艾鍾會〕（魏志）鄧艾字士載，鍾會字士季，太傅繇小子也。

〔沈蕭四句〕初注此書，案頭有二本文異而誤同。正疑想間，張生玉穀至，共勘之，揀取有汰所兩羨，而四句出，遂刊定之。後見別本，一字不爽也。二本大小書，雜亂謬誤，錄後。

〔蕭衍〕字子顯，著齊書。蕭所記事倍於孫。

〔孫盛〕字安國，晉人，著晉書。

〔習鑿齒〕字彥威，亦著晉書。

〔之所編語，煩於班馬〕（按）二本皆正文夾注之互混也。其文不可以句，而衍字當字等之誤，更不待言。邢子才言曰：思誤書，更是一適。余讀此，悶極始悟，不禁爲之解頤。

三十四 雜述

在昔三墳，五典，春秋，檣杌，卽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爲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

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尙矣。

爰及近古，斯道漸頹，史氏流別，殊途並鶩，權而爲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紀，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里書，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載記、王韶晉安（帝）紀、姚最梁昭後略，此之謂偏紀者也。普天率土，人物宏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爲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廬子行、知己傳，此之謂小錄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瓊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厄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玠松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汝穎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劉稱陳留耆舊、周裴汝南先賢、陳壽益都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胄，弈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牒、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

謂家史者也。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爲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采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陰陽爲炭，造化爲工，流形賦象，於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宏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舍湘中，此之謂地里書者也。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恆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

大抵偏紀小錄之書，皆記卽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爲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徒爲後生作者削藁之資焉。逸事者，皆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爲益實多；及妄者爲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僞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搆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爲弊之甚者也。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嘲諷，俾夫樞機者藉爲舌端，談話者將爲口實；及蔽者爲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

自牀第，莫不昇之紀錄，用爲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地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番，劉昫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墜，則其錄猶存，苟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尙，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及謬者爲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宏益，其義無取。地里書者，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闕駟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爲樂土，家自以爲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爲故實，鄙哉！郁邑簿者，如宮闕、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爲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爲能，遂使學者觀之，瞀亂而難紀也。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

失紛糅，善惡相兼，既難爲觀縷，故粗陳梗概，且同自郢無足譏焉。

又案子之將史，本爲二說，然如呂氏淮南，元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敘事爲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蓋語曰：「衆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聚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篋，良有旨哉！然則蕪蕪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欲）博聞舊事，多識（奇）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神農本草〕（宋艾晟本草序）神農舊經，止於三卷，藥數百種；梁陶隱居，因而倍之。

〔夏禹山經〕（胡渭禹貢錐指）山海經十三篇，劉歆以爲出於唐虞之際。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然其間可疑甚多。顏之推曰：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諸暨，後人所屬也。尤袤曰：「此先秦之書，非禹伯翳作。」二說允當。

〔世本辨姓〕（漢藝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系謚名號。

〔偏紀四種〕陸賈楚漢春秋九卷，見春秋家山陽載記。（隋經籍志）樂資撰十卷。（按）山陽公謂漢獻帝禪魏降封晉安帝紀。（宋書）王韶之字休泰私撰晉安帝陽秋，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敍事。（按）晉安帝紀，卽此陽秋也，舊作安陸誤。（又按）北史有王韶乃隋之武臣，此以屬對省之字耳。梁昭後略。（隋志）姚最撰十卷。（按）隋志無昭字，新舊唐志並有昭字。

〔小錄四種〕竹林名士（隋志）竹林七賢論二卷，晉太子中庶子戴逵撰。（唐志）亦作七賢論。漢末英雄記（隋志）王粲撰殘缺。蕭世誠懷舊志（隋唐志）梁元帝撰九卷。（按世說）元帝字也，諱繹，見覈才篇。盧子行知已傳（隋唐志）盧思道撰一卷。（按）子行，思道字也。

〔逸事四種〕和嶠汲冢紀年（丹）紀年，見春秋家，皆簡編科寸文字。（讀書志）所得

凡八千五百一十四字，詔和嶠等以隸字寫之。西京雜記（新舊唐志）葛洪撰二卷（按伯厚紀聞謂是吳均及蕭賁依託。顧協瑣語（隋志）一卷，梁金紫先祿大夫顧協撰。謝綽拾遺，見書志五行章。又書事篇，言謝拾沈遺卽此。

〔瑣言四種〕 劉義慶世說，見尙書家。裴榮期語林，見書事篇。（隋志）裴泰撰。（按）榮期，蓋其字也。孔思尙語錄（新舊唐志）作齊語錄十卷，亦見書志五行章。陽玠松談藪（書錄解題）北齊祕書省正字北平陽玠松撰。事綜南北六朝，隋開皇中所述。

〔郡書四種〕 陳留耆舊傳（隋志）漢議郎圈稱撰二卷。汝南先賢（隋志）魏周斐汝南先賢傳五卷。（舊唐志）斐作裴。益都耆傳（隋志）陳壽撰十四卷。會稽典錄（隋志）虞預撰二十四卷。

〔家史四種〕 揚雄家譜，漢書揚雄傳，卽採此爲之。其說詳序傳篇。殷敬世傳（唐志）作殷氏家傳三卷，殷敬撰。孫氏譜記（唐志）十五卷，無撰人名。陸宗系（歷唐志）作吳郡陸氏宗系譜，陸景獻撰。

〔別傳四種〕劉向列女傳（曾鞏序）劉向所序凡八篇，隋志及崇文總目皆稱十五篇。嘉祐中，蘇頌定其書，復爲八篇。梁鴻逸民（後漢書本傳）鴻仰慕前世高士，爲四皓以下二十四人作頌。趙采忠臣傳（按）隋唐志忠臣傳，但有梁元帝撰，趙采無攷。徐廣孝子傳，（新書舊唐志）徐廣撰三卷。

〔雜記四種〕祖台之志怪（隋志）二卷。（新舊唐志）作四卷。（晉書）台之字元辰，官侍中光祿大夫。干寶搜神記（隋志）十卷。劉義慶幽明錄（隋唐志）並云：幽明撰錄二十卷。劉敬叔異苑（隋志）宋給事劉敬叔撰十卷。

〔地理書四種〕盛宏之荊州記（隋志）宋臨川王侍郎盛宏之撰。常璩華陽國志，見補注篇。辛氏三秦（按）後漢李膺傳章懷注引之，以證登龍門語。其書宜未亡，而史志皆闕。卷帙無考。羅含湘中（文獻經籍考）湘中山水記三卷，晉來陽羅含君章撰。范陽盧拯注。其書頗及隋唐以後事，則後人附益也。（又撰）地理與郡書，略有辨。郡書主人物，地理主風土，但其中華陽志似闕入。

〔都邑簿四種〕潘岳關中記（隋唐志）一卷，潘岳撰。（宋中興書目）以撰人爲葛洪，或是別本。陸機洛陽記（隋唐志）一卷。三輔黃圖，見書志篇，漢三輔典注。建康宮殿無攷。（又按）都邑簿志規制也，更與郡書地理有辨。

〔洞冥拾遺〕（東漢郭憲洞屠序）武帝明俊特達之主，東方朔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便冥迹之奧，昭然顯著。今籍舊史不載者，撰洞冥記四卷。子橫，憲字也。（梁蕭綺拾遺記序）拾遺記者，晉隴西王嘉字子年撰。

〔劉炳〕撰有燉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其人詳論贊，正史，點煩三篇。

〔朱贛闕駟〕朱贛（按）（隋志地里書）陸澄合山海經已來，一百六十家並多零失，見存四十二家。又任昉地記增多陸本八十四家，亦多零失，見存唯十二家。今考其所列，見存書皆無朱贛撰；九州書名，豈在零失中耶？前辛氏三秦當亦然。（北史）闕駟，燉煌人，字宏陰，樂安王丕引爲從事中郎，撰十州志（唐志）十州志十卷。

三十五 辨職

夫設官分職，佇績課能，欲使上無虛授，下無虛受，其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問亞夫爲真將軍，嗟乎！必於史職求真，斯乃特爲難遇者矣。史之爲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爲不朽，若魯之邱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並闕，復何爲者哉？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而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案晉起居注，載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賢，遂以武陵王領祕書監，尋武陵才非河獻，識異淮南，而輒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諸稱職，無聞焉爾。旣而齊撰禮書和士開總知，唐修本草，徐世勣監統，夫使辟陽長信指撝，馬鄭之前，周勃張飛，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怪矣！

大抵監史爲難斯，乃尤之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馬遷，精勲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兼斯具美，督彼羣才，使夫載言記事，藉爲模楷，搦管操觚，歸其儀的，斯則可矣。但今

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晝語，可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爲善，則亦不知惡之爲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取擢，遂使當官効用，江左以不樂爲謠，拜職辨名，洛中以不閑爲說，言之可爲大噱，可爲長歎也。

曾試論之：世之從仕者，若使之爲將也而才無韜略，使之爲吏也而術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閑於辭賦，使之講學也而不習於經典，斯則負乘致寇，悔吝旋及，雖五尺童兒猶知調笑者矣。唯夫修史者則不然，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之省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由斯而言，彼史曹者崇局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餐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事於斯職哉？昔子貢欲云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觀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禮，悛彼典刑者乎？

昔邱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

草志也，創於私室，無則古來賢儁，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廡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靜，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獻狀，評議其得失者哉？

〔真將軍〕（絳侯世家）亞夫軍細柳，上自勞軍，先驅至，不得入，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辟門，士吏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乃按轡徐行，成禮而去。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也！」

〔史佚〕 佚書作逸，（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告。（孔傳）王爲冊書使史逸告伯禽封命之書。（左成四）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杜注）史佚，周文王大史。

〔倚相〕（左昭十二）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外傳楚語）王孫圉曰：「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敍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

〔晉起居注〕（隋經籍志）自晉泰始起至晉元熙凡二十部。又晉起居注三百一十七

卷，宋北徐州主簿劉道會撰。

〔武陵王〕（晉書）武陵王晞，字道叔，康帝建元初，領祕書監。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爲桓溫所忌。

〔河獻淮南〕（漢書）河間獻王德，孝景皇帝子，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之儒，多從之遊。（又）淮南王安，好書致賓客，詳自敍篇。

〔禮書士開總知〕（北齊恩倖傳）和士開，解悟捷疾。世祖性好握槊，士開善此戲，因此親狎。世祖踐祚，加開府，後主深委仗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封淮陽王。（又魏收傳）後主卽位，收掌詔誥，除尙書右僕射總議，監修五禮事，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

〔本草世勣監統〕（舊唐書李勣傳）勣曹州人，本姓徐，名世勣，以犯太宗諱，單名勣焉。賜姓李氏，封英國公。（又呂才傳）右監門長史蘇敬，言陶宏景本草多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淳風，并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並圖合成五十四卷。〔辟陽長信〕（荀悅高后紀）徒辟陽侯審食其爲右丞相，初呂后獲於楚，食其以舍人

侍得幸。及爲丞相，不典治監宮中事。（通鑑秦紀）文信侯以舍人嫪毐爲宦者，進太后，太后幸之，封毐長信侯。

〔馬鄭〕 見補注篇。

〔周勃張飛〕 （史記世家）絳侯周勃者，沛人也，爲材官引彊。高祖初起，勃以中涓從攻戰，木彊不好文學。惠帝時，以列侯爲大尉。（蜀志）張飛字益德，涿人也。先主長阪之走，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敵無敢近者。所過戰克，封西鄉侯，諡桓侯。（按）益德，華陽國志作翼德。

〔桐雷〕 舊注（荒史）黃帝主醫藥之臣，有岐伯、雷公、俞跗、巫彭、桐君，凡五人。岐伯、雷公作內經，桐君能處方盪。（按）二字連稱，于志甯傳亦有之，見雜述篇注。

〔應仲遠〕 後漢應劭字仲遠，詳自敘篇。

〔坐嘯畫諾〕 後漢黨錮傳序（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旺。二郡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宏農成瑨但坐

嘯。」

〔不樂不閑〕 二句未詳。

〔史地處禁中〕 (舊書職官志) 歷代史官隸祕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始移史局於禁中，在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國史，遂成故事。及大明宮成，置於門下省南館，門東西有棗樹七十四根。至開元二十五年，又移中書省北，以舊尙藥局充館地。(按) 史館第三移，已在作史通事後；總之皆在禁中也。

〔語云雖無老成〕 (後漢孔融傳) 融性好士，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按) 史通蓋用此語；謂貌似而實不稱也。故不曰詩云，而曰語云。

〔邱明避時〕 見申左序述漢書藝文志語。

〔成書家庭〕 (班固傳) 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有人上告固私改國史者，郡上其書，顯宗甚奇之。

〔草志私室〕（陳壽傳）壽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既卒，范頽上表曰：「陳壽作志，明乎得失，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按）此二條，正史篇亦見之。

〔冠猴獻狀〕（漢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皆賀，寬饒不往，請之乃往。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擅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昂視屋而歎。（按）獻狀媚態也。許伯外戚恩澤侯。

三十六 自敘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尙書；每苦其辭艱瑣，雜爲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卽爲諸兄說之，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

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貨，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干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誦史，我則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閒，獲遂本願。旅游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爲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爲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何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爲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爲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爲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益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及年已過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義興薛謙光，河南元行冲，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推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

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觀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以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迄於周，其文不刊爲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訖於姚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驚末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也！旣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爲史臣，再入東觀，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紀錄。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會奉詔預修國史，及今上卽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言）鑿柄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沈，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爲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快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

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

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無絕，必商榷而言，則其流又衆。蓋仲尼既歿，激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爲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轉茲）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牆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五常異稟，百行殊執，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焉。夫開國承家，立身行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銓綜，故陸景典語生焉。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倚撫，故劉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爲書也，蓋傷當時較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爲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揆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於文心而往，固以納諸胸中，曾不憚芥者矣。

夫其爲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誠焉，有諷刺焉；其爲貫穿者深矣，其爲網羅者密

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謂也。

昔梁徵士劉孝標作敘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而予輒不自揆，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何者？揚雄嘗好雕蟲小技，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爲，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揚雄草元，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爲愚，其似二也。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訓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家以拒之，其似三也。揚雄少爲范陵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元經，則嘲以恐蓋醬瓿，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若長楊羽獵之流耳。如太元深奧，理難探賸，既絕竄踰，故加譏誚。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蹟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持以自慰。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揚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元經始成，雖爲當時所賤，而桓譚以爲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爲絕倫參聖。夫以史通

方諸太元，今之君山，卽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儻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煙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繩之以血也！

〔東海徐堅〕（舊唐書本傳）徐堅少好學，遍覽經史。王方慶善三禮之學，常就質疑；又賞其文章典實。開元十三年，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堅爲學士。堅多識典故，前後修撰格式氏族及國史凡七入書府。

〔永城朱敬則〕（舊唐書本傳）敬則字少連，長安三年，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
〔沛國劉允濟〕（舊唐書本傳）允濟少孤，事母甚謹。弱冠除著作佐郎，嘗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長安中，兼修國史。

〔義興薛兼光〕（舊唐書薛登傳）登本名謙光，博涉文史，每談論前代故事，必廣引證驗，有如目擊。與徐堅、劉子元齊名友善。景雲中，拜御史大夫。

〔河南元行冲〕（舊唐書本傳）行冲博學多通，狄仁傑甚重之，性不阿順。行冲以本族

出於後魏，而未有編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簡，爲學者所稱。

〔陳留吳兢〕（新唐書本傳）兢貫知經史，方直寡諧。北魏元忠朱敬則薦兢才堪論撰，詔修國史。天寶初卒，年八十。

〔壽春裴懷古〕（新唐書）懷古清介審慎，在幽州時，韓琬以監察御史監軍，稱其取士信，臨財廉，爲國名將云。（按）所與知友七人，唯懷古不參史局，故未及之。

〔都史籍至訖于周〕凡八句，皆孔安國尙書序原文。

〔三爲史臣〕（原注）則天朝爲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卽位，又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兼修國史，會遷中書舍人，暫罷其任。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國史，迄今不之改。今之史館，卽古之東觀也。

〔淮南子〕（漢淮南王傳）安爲人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別見採撰篇。

〔風俗通〕（後漢應奉傳）子劭字仲遠，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

〔人物志〕（三國魏志）劉劭字孔才（阮逸序）子好闕古書於史部中得劉劭人物志十二篇；其述性品之上下才質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誠一家之善志也。

〔典語〕（隋志儒家注）典語十卷，典語別錄二卷，並吳中夏督陸景撰亡。

〔文心〕（南史文學傳）劉勰字彥和，梁天監中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

〔孝標比敬通〕（梁文學劉峻傳）峻字孝標，其自序略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才者三，異之者四。敬通雲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家道轆軻，三同也。其異之四曰：敬通雖芝殘蕙焚，而爲名賢所慕，風流郁烈，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按）敬通後漢馮衍字。

〔揚雄草撰〕（漢書本傳）哀帝時，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元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雄好古而樂道，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時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鉅鹿侯芭

嘗從雄居，受其太元法言。劉歆亦觀之，謂雄曰：「空自苦，吾恐後人用覆瓿也。」桓譚曰：「必傳。」顧譚不及見也。

〔淚盡繼血〕（說苑權謀篇）下蔡威公事。

體統（亡）

紕繆（亡）

弛張（亡）

（按）三亡篇舊本僅見內篇目錄之末，今依目補列於此。但自敘後不應更有餘篇。嘗閱章宮講山堂考索，鞅繆篇綴在煩省之下，其二篇者不復及。而先舉其總曰五十餘篇，則固有其文而苟定其原次耳。再考唐書本傳云：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與今行本數合，毋亦史氏疎於原始乎？

史通

唐劉知幾撰 刪附浦起龍註釋

外篇

一 史官建置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其於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蹻，商冒之與會閔，但一從物化，填土未乾，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

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爲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爲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故備陳其事，編之於後：

蓋史之建官，其來尙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案周官禮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名目旣多，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至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譽高周楚；晉則伯壘司籍，魯則邱明受經；此並歷代史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戰國，史氏無廢；蓋趙鞅，晉之一大夫爾！有直臣書過，操簡筆於門下；田文齊之一公子爾！每坐對賓客，侍史記於屏風；至若秦趙二主，壘池交會，各命明御史書某年某月鼓瑟鼓缶；此則春秋君舉必書之義也。然則官雖無闕而書

尙有遺，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案呂氏春秋曰：「夏太史終古見桀惑亂，載其圖法出奔商。商太史向摯見紂迷亂，載其圖法出奔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其圖法歸周。又春秋晉齊太史書趙崔之弑，鄭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昭二年（此三字疑衍）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諸史之任，太史其最優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章，此則自夏迄秦，斯職無改者也。

〔倉頡沮誦〕

（說文原敍）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遠之迹，初造書契，（漢獻紀沮僂

注）風俗通曰：「沮，姓也，黃帝史官誦沮之後。」衛恆四體書勢科斗古文勢序云：「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視鳥跡以興思也。」其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按）荒略之世，史官有無，奚庸深究，如上所列，亦可據謂言已。郭黃諸本，曾不知採此，但執所謂歸雲集者，徑徑辯駁，太似不必。

〔孔甲尹逸〕

（舊注）歸雲集云：「孔甲，黃帝主書史之臣，執青纂記，言動惟實。」又史

記云：「武王立於社南，召公奭贊采，師尙父牽牲，尹佚筮祝。」（按）逸，通佚，疑卽史佚。今

以二人屬夏殷，豈別有據邪？

〔伯鑿司籍〕 見書志篇籍談注。

〔趙鞅直臣〕 (說苑) 昔周舍事趙簡子，立於門三日，簡子問之，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月有效，歲有得也。」簡子說。

〔田文侍史〕 (孟嘗君傳) 孟嘗君待客坐語，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

〔澠池會〕 (廉藺列傳) 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酒酣，請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奉盆缶秦王，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

〔終古向摯〕 (呂覽先識) 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愈甚，乃出奔如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戴其圖法，出亡之周。

〔且曰七子〕 (左昭元) 鄭爲游楚亂故，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辛虎，公孫矯，公

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隨。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
〔博學章〕（漢藝文小學家）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
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頗異所謂秦篆者
也。

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爲之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
丞相敘事如春秋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尋自古太史之
職雖以著述爲宗而兼掌曆象日月陰陽管數司馬遷既歿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
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
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

〔武帝置〕至〔行文書而已〕並太史公自序如淳注之文（按）如淳據衛宏漢儀注
云云臣瓚非之以爲百官表無太史公有太史令索隱因之以爲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云
公也而所作實遷之詞衛宏稱位丞相上謬也正義又非之曰「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

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也。諸說相非不定，錄以備考。

〔兼掌歷象〕前注已顯。（又按）太史公自序，談爲太史公曰：『余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報任安書）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後漢百官志）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時星歷。（注）漢官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分治歷，龜，廬宅，日時，易，筮，典，禳，雨，醫等事。』

〔褚劉馮揚知史務〕（史記孝武紀注）韋稜曰：『褚顛家傳云：少孫，宣帝時爲博士，事大儒王式，故號爲先生，續太史公書。』（漢藝文志）孝武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至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又向本傳）採取詩書所載賢貞及孽變者，序次爲列女傳，及探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又藝文志）馮商續太史公七篇。韋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師古曰：七略云：商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又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明教化者也。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元法言云。』

（按）向，雄知史務。又見正史篇；但如志傳所稱，皆不言知史務，未詳何據。

〔張單王高知占候〕（後漢張衡傳）衡，字平子，安帝徵拜郎中，再遷太史令，遂研覈陰陽，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又方術傳）單颺舉孝廉，稍遷太史令。餘見藝志篇。王立未詳。（魏志）高堂隆，字升平，魯高堂生後也。明帝卽位，爲給事中，遷侍中領太史令。（注）魏略曰：「太史推步爲太和曆。帝以隆學問優深，天文又精，詔與尙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校。」

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行，蓋效古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此其義也。

〔柱下五史〕（王莽傳）居攝元年，莽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傍記疏言行。

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爲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爲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爲帝所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相繼在乎其中，而都爲著作，竟無它稱。

〔蘭臺令史〕（前漢百官表）御史大夫秦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後漢百官志）蘭臺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書。」（按）令史自太尉司徒以下，諸府屬多有之，非史局屬員之專稱。

〔楊子山〕（後漢書）楊終，字子山，成都人，年十三，爲郡小吏。顯宗徵詣蘭臺，拜校書郎。按傳：無哀牢傳之文。（論衡佚文篇）子山爲上計吏，見三府作哀牢傳不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後漢地理志：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國。（按）今爲雲南永昌府。

〔東觀〕 見前，又見後節。

當魏太和中，始置萬作郎，職隸中書，其官卽周之左史也。晉元康初，又職隸祕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已來，以「佐」名施於作下。舊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草傳，如正佐有失，則祕監職思其憂，其有才堪撰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有雖爲祕書監而仍領著作郎者。若中朝之華嶠、陳壽、陸機、束皙，江左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也。而齊梁

二代，又置脩史學士。陳氏因循，無所變革。若劉陟、謝昊、顧野王、許善心之類是也。

〔中祕著作〕

（晉書職官志）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著

作東觀，尙未名官。魏明帝太和中始有其官。及晉惠帝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而祕書既典文籍，今以中書著作爲祕書著作，於是改隸祕書省，其大與佐一人八人，悉同本文。」（隋百官志）祕書省著作佐郎人數亦同。梁初又有撰史學士。

〔東皙〕

（晉書本傳）皙字廣微，漢疎廣後也。王莽未去，疎之足改姓焉。少遊國學，張華

召皙爲掾，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博士，著作如故。

〔蘇寶生〕

（正史篇）孝建初，勅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

山被誅云云。（按）寶生譌作寶山，正史篇舊本如此。今刊正有注。

〔劉謝顧許〕

（隋經籍志）齊紀十卷，劉陟撰唐舊志，作齊書八卷，新志作十三卷。（又

隋志）梁書四十九卷，梁中書郎謝昊撰本一百卷。唐志作三十四卷。（陳書）顧野王，字希馮，吳人。後主在東宮，除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撰通史要略一百卷。

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又文學傳）許亨，字亨道，領大著作。子善心，早知名。（北史文苑）善心，字務本。對策高等，授度支郎中補選史學士。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末述著作之意，曰：「自入京邑，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皆善心補闕。」（按）本節所引十六人或見前卷，或無傳而有所著，史書略可考見。

至若偏隅僭國，夷狄僞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案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卻正爲祕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別有曲筆篇，言之詳矣。吳歸命侯時，有左右二國史之職。——薛瑩爲其左，華嚴爲其右。——又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以斯考察，則其班秩可知。僞漢和平初，公師或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撰其國君臣紀傳。前涼張駿時，劉慶遷儒林郎中常侍，在東苑撰其國書。蜀李與西涼二朝，記事委之門下。南涼主烏孤初定霸基，欲造國紀，以其參軍郭韶爲國紀祭酒，使撰錄時事，自餘僞主，多置著作官，若前趙之和苞，後燕之董統是也。

〔王崇許蓋〕 陳壽蜀志併松之注皆無考，而劉氏顧云：志稱所稱果何志邪？或謂壽又撰

蜀古志，儻載之耶？然言古，則不及三國時人，明矣。惟常璩華陽國志，有述作王崇，名見卷末。官爲蜀守，而不言曾補東觀。至掌儀許蓋，仍亦絕無其人也。懸置之以俟，後有補者，抑嘗見高江村士奇天祿識餘，有考史一條，其言：蜀史則取此立論。然漫襲其文，不書所出；至所出何本，了不推尋也。竊慨讀書底裏，求到地者，天下鮮矣。

〔卻正爲祕書〕（蜀志本傳）正，字令先，弱冠能屬文，入爲祕書吏，轉令史，遷郎至令。（又孟光傳）後進文士祕書郎，卻正數從光諮訪。

〔蜀不置史官〕蜀後主評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爲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

〔歸命侯〕吳後主也，見摸擬篇。

〔薛左華右〕（吳志薛綜傳）綜子瑩，字道言，爲祕府中書郎，孫皓初領少傅，以事從廣州，右國史華覈疏留之。皓召瑩還爲左國史。（又華覈傳）覈，字永先，武進人。孫皓即位後，入東觀令，領右國史。

〔周處左史〕（晉書本傳）處仕吳爲東觀左丞，餘見書志篇後論。

〔公師戩〕見晉書載記劉淵聰二傳，止書太中大夫無領左史撰記傳之文。

〔劉慶〕見晉書張軌傳，軌孫駿時，載有從事劉慶諫討辛晏語，不及東苑撰史事（叢書

崔鴻錄略）有云：命西曹掾集閣內外事，付索綏著涼春秋，亦不及劉慶也。

〔蜀李西涼〕蜀李者，國號成，後改稱漢正。史篇云：「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祕閣，改爲

蜀李書。故此云蜀李也。」（晉載記）蜀李雄興學校，置史官。（錄略）西涼李暠，起靜恭

堂以議朝政，立泮宮，增高門學士。（按）劉云二朝記事，委之門下，當在其時也。

〔南涼郭詔〕（晉載記南涼傳）禿髮烏孤稱武威王，梁昶、韓正、張昶、郭詔，中州之才，令

官方授才，咸得其所。（按）舊本作郎詔，疑卽郭詔也。但本傳與叢書錄略，皆不載國紀祭

酒官。

〔和苞〕見晉載記劉曜傳；苞與喬豫諫營壽陵，曜悅，封爲平輿子。（隋經籍志）漢起記

十卷和苞撰。

〔董統〕晉載記後燕傳及錄略，皆缺其人。按公師曠以下，皆證諸國有史官也。事當具十六國春秋，而崔本已亡。但與正史篇十六國一條互證之，略可見矣。

元魏初稱制，卽有史臣雜取他官，不恆厥職。故如崔浩高閭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始於祕書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三史者不過一二而已。普泰以來，三史稍替，別置脩史局，其職有六人。當代都之時，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詢國俗，兼取工於翻譯者，來直史曹。及洛京之末，朝議又以爲國史當專任代人，不宜歸之漢士，於是以谷纂山偉更主文籍，凡經二十餘年，其事闕而不載。斯蓋猶秉夷禮，有互鄉之風者焉。

〔元魏史臣〕（官氏志）天興四年，罷外蘭臺御史，總屬內省。其太和中，百官著令祕書監，在從第二品中。

〔崔浩高閭〕崔浩見直書篇（魏書高閭傳）閭，字閭士，早孤，文才儁偉。本名驢，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乃改爲閭而字之，徵拜中書侍郎，領東徐州刺史，以功進爵爲侯，加昭武將軍。爲中書令，委以機密軍國書檄詔令。高允之流，稱爲二高。

〔谷纂〕（魏書谷渾傳）渾，昌黎人。曾孫纂，字靈紹，領侍御史，稍遷著作郎；又監國史，不能有所緝綴。（郭注）以纂儻易谷纂，儻字灑顯，其先代人，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與山偉合傳。

〔山偉〕（魏書本傳）偉字仲才，其先代人，領著作郎，除安東將軍祕書監仍著作。初爾朱兆之人洛官守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爲功，訴求爵賞，遂封東阿伯。（接）本節國史專任代人六句，並隱括偉傳之文，其中儻偉並稱，與傳合。郭注殊有見。

高齊及周，迄於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修國史自領，則近循魏代，遠效江南，參雜其間，變通而已。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爲上士，佐郎爲下士，名諡雖易而班秩不殊。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虬之獨步關右，王劭魏澹展效於開皇之朝，諸葛穎劉炫，宜功於大業之世，亦各一時也。

〔上士下士〕（隋百官志）周太祖方隅粗定，改創章程，遠師周之建職，其所制班序內

命，上士三命，下士一命。（注）內命謂王朝之臣。

〔柳虬〕（周書本傳）虬字仲蟠，不事容飾。馮翊王元季海徵爲行臺郎中，掌文翰，因使見太祖被留。虬上疏言：「古者立史官，非但書事，所以爲鑒誠也。漢魏以還，密爲記注，無益當時；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興橫議，亦且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伏請諸記事者，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事遂施行。」祕書雖領著作，有參史事，自虬爲丞，始令兼掌焉。

〔魏澹〕見本紀篇魏著作注。

〔諸葛穎〕（隋書文學傳）穎字藻，建康人。煬帝卽位，遷著作郎，帝嘗贈穎詩曰：「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見待遇加此，撰鑾駕北巡，幸江都道里，洛陽古今等記。

〔劉炫〕見覈才篇注。又隋儒林傳：炫與著作郎王劼同脩國史，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歷，兼於內史省者定羣言。內史令李德林甚禮之。炫嘗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牛宏甚善其言。

暨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鸞渚爲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而館宇華麗，酒饌豐厚，得廁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至咸亨年，以職司多濫，高宗喟然而稱曰：「朕甚憎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擇，如有居其職而闕其才者，皆不得預於修撰。由是史臣拜職，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成虛設；凡有筆削，畢歸於餘館。殆自武德，迄乎長壽，其間若李仁實以直辭見敍，敬播以憚事推工，許敬宗之矯妄，牛鳳及之狂惑，此其善惡尤著者也。

〔史館通籍禁門〕 見內篇辨職篇。

〔鸞渚鳳池〕 卽謂鸞臺鳳閣。（舊唐志）龍朔二年，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太。后光宅元年，改門下爲鸞臺中書，爲鳳閣，神龍初復舊。（按）兩省之名，起魏晉間。門下則黃門，給諫，遺補等官屬之。開元中，又號紫薇省；兩省並近禁門，故亦通謂之北省，南則尙書省也。（又按）文兼兩京，言武后臨朝在東京也。程大昌雍錄多誤。

〔高宗重史職〕（原注）詔曰：「修撰國史，義存典貫，自非操履忠正，識量該通，才學有聞，難堪斯任。如聞近日以來，但居此職，卽知修撰，非唯編緝訛舛，亦恐洩漏史事。自今宜遣

史司精簡堪修史人，灼然爲衆所推者，錄名進內。自餘雖居史職，不得輒聞見。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國史等之事。

〔李仁實〕（舊唐令狐德棻傳）自武德已後，有鄧世隆、頭胤、李延壽、李仁實，前後修撰國史，爲當時所稱。仁實，頓邱人，官左史。（正史篇）仁實續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記事，見推直筆。

〔敬播〕（唐儒學傳）敬播，蒲州人，貞觀初進士。時顏師古、孔穎達撰次隋史，詔播詣秘書內省參纂，並選著作佐郎，兼脩國史。又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大抵凡例，皆播所發也。房元齡嘗稱播陳壽之流。

〔許敬宗〕（舊書本傳）敬宗，善心子，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龍朔中，拜太子少傅，自掌知國史，記事阿曲，虛美隱惡。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多詳直。敬宗以己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

〔牛鳳及〕新舊書俱無專傳。（王訓故）牛鳳及，長壽中撰唐書，自武德終宏道，爲百有

十卷。按此書，唐藝文志不錄，宋晁、陳、鄭、馬諸公亦莫之及。大抵其人其書，見棄於有道久矣。又案晉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錄諸言行勳伐，舊載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譫會，則在御左右，記錄帝言及賓客酬對。後別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餘官兼掌。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閑於述注者修之，納言監領其事。煬帝以爲古有內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員，職隸中書省；如庾自直、崔濟、祖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職。時謂得人。皇家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與舍人同。每天子臨軒，侍立於玉階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則逕階延首而聽之，退而編錄以爲起居注。龍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卽位，仍從國初之號焉。高祖太宗時，有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高宗則天時，有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太素、凌季友，斯並當時得名，朝廷所屬者也。夫起居注者，編次甲子之書，至於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隨事記錄，言惟詳審；凡欲撰帝紀者，皆藉之以成功。即今爲載筆之別曹，立言之貳職，故略述其事，附於斯篇。

〔庾自直、崔濟、祖虞、世南、蔡允恭〕

〔隋文學傳〕庾自直，大業初授著作郎，性恭慎，不妄交遊，以本官知起居

舍人事。(唐書姚思廉傳附)隋煬帝時，詔與起居舍人崔濟祖脩區寓圖志。(又虞世南傳)世南，字伯起，餘姚人。隋大業中，累官祕書郎。煬帝疾其峭直，弗甚用。(又文藝傳)蔡允恭仕歷起居舍人，煬帝遣教宮人，允恭恥之，數稱疾，授內史舍人，俾入宮，固辭。又按隋書虞綽傳云：「綽與虞世南，庚自直，蔡允恭等常居禁中，文翰待詔，恩盼隆洽。」

(郎左舍人右) (唐百官志)唐之官制，大抵皆沿隋；故門下省之屬，起居郎二人，從六品上，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後復置起居舍人二人，從六品上，掌錄如記事之制；天子居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著值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疑卽均處，時號螭頭。

(令狐德棻) (唐書本傳)德棻博貫文史，武德初，爲起居舍人遷祕書丞，建言近代無正史，梁陳齊周隋事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

(呂才) (唐書本傳)貞觀時，祖考孫增損樂律，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諧契，卽召直宏文館。帝病陰陽家書多僞惡，世益拘畏，命才刪落煩訛，掇可用者。才於持論，儒而不俚。(按

〔本傳〕闕書起居官。

〔蕭鈞〕（唐書蕭瑀傳）瑀從子鈞，承徽中，累遷諫議大夫，宏文館學士，左武侯屬。盧文操盜庫財，高宗以當自盜，罪死。鈞曰：「恐天下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帝曰：「真諫議也！」（按）亦闕書起居官。

〔褚遂良〕（唐書本傳）遂良字登善，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工隸楷。帝曰：「卿記起居，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

〔上官儀〕（唐書本傳）儀字游韶，涉貫墳典。貞觀初，權進士第，授宏文館直學士，遷祕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藁，轉起居郎。高宗時，武后得志，深惡儀，許敬宗構儀大逆死。自褚遂良等元老屠戮，獨儀納忠。自是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

李安期（唐書李百藥傳）百藥七歲能屬文；子安期亦七歲屬文。父貶桂州，遇盜將加刃，安期泣，請代盜釋之。貞觀初，爲符璽郎。高宗卽位，遷中書舍人，尋同東西臺三品。自德林

至安期三世掌制誥。

〔顧胤〕（令狐德棻傳附）胤，吳人。父覽，隋祕書學士。胤永徽中，起居郎兼修國史，以撰太宗實錄，勞加朝散大夫宏文館學士。論次國史，終司文郎。

〔高智周〕（唐書本傳）智周，晉陵人。第進士，擢祕書郎，宏文館直學士，三遷蘭臺大夫。儀鳳初，進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時崔知溫等修國史，智周監蒞致仕。卒年八十二。

〔張太素凌季友〕太素見言語篇季友無傳。

又案詩邶風靜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感亂，驪姬夜泣，床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燕遊，蔡姬對以其願，王顧謂史書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夫宴私而有書事之冊，蓋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隋世王劭上疏，請依古法復置女史之班，具錄內儀，付於外省，文帝不許，遂不施行。

〔彤管〕（毛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鄭箋）彤管，筆赤管也。（按）靜女四句，幸左定九傳注之文。

〔驪姬夜泣〕（外傳晉語）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君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又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所索，乃可釋君。」公曰：「不可，我將圖之。」

〔蔡姬許從〕（列女傳）楚昭物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乃顧二姬曰：「樂乎！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蔡姬曰：「婢子之身，乃比于妃嬪，固願生同樂，死同時。」王願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

〔至漢武帝八句〕其文與隋經籍志起居注述語略同，再與載文篇注參看。

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夫仲尼修春秋，公羊高作傳，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張璠、范曄，雖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教人者有異於是，故不復詳而錄之。

夫爲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儻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

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

觀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於漢魏已降，則可得而言。然多竊虛號，有聲無實。案劉曹二史，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蓋唯劉珍、蔡邕、王沈、魚豢之徒耳。而舊史載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預其列。且叔師研尋章句，儒生之腐者也；嗣宗沈湎麴蘖，酒徒之狂者也；斯豈能錯綜時事，裁成國典乎？而近代趨競之士，尤喜居於史職；至於措辭下筆者，十無一二焉。既而書成繕寫，則署名同獻，爵賞既行，則攘袂爭受，遂使是非無準，真偽相雜，生則厚誣當時，死則致惑來代；而書之譜傳，借爲美談，載之碑碣，增其壯觀。昔魏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其效歟。

〔王逸〕（後漢文苑傳）逸字叔師，順帝時爲待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賦誄雜文，凡二十一篇。

〔阮籍〕（晉書本傳）籍字嗣宗，父瑀，魏丞相掾，嗜酒能嘯。魏晉之際，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與世事，酣飲爲常。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又王沈傳，

沈與阮籍共撰魏書。

〔魏帝有言〕（魏志文紀注）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第二 古今正史

易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儒者云：「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又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春秋傳載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史策，至於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爰及後世，其書不傳，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然自堯而往，聖賢猶述，求其一二，髣髴存焉。而後來諸子，廣造奇說，其語不經，其書非聖，故馬遷有言：「神農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顓頊之事，未可明也。」斯則墳典所記，無得而稱者焉。

〔伏羲氏至言常道也〕 並尙書孔安國序文。

〔神農已前〕 (史記貨殖傳) 老子曰：「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至老死不相往來。」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吾不知己。」

〔顓頊之事〕 (漢書司馬遷傳) 贊曰：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

案堯舜相承，已見墳典；周監二代，各有書籍。至孔子討論其義，刪爲尙書。始自唐堯，下終秦穆，其言百篇，而各爲之序。屬秦爲不道，坑儒禁學。孔子之末孫曰惠，壁藏其書。漢室龍興，旁求儒雅；聞故秦博士伏勝能傳其業，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受焉。時伏生年且百歲，言不可曉，口授其書，纔二十九篇。自是傳其學者，有歐陽氏，大小夏侯。宣帝時，復有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行之於世；其篇所載年月，不與序相符，會又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秦誓不同，故漢魏諸儒咸疑其繆。

古文尙書者，卽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始得之於壁中，博士孔

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爲四十六卷。司馬遷屢訪其事故，多有古說。安國又受詔爲之訓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諸私家。劉向取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脫誤甚衆。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絕；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尙書，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祕之乎？

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始以孔傳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肅之堯典，從慎徽以下，分爲舜典以續之。自是歐陽、大小夏侯家等學，馬融、鄭元、王肅諸注廢，而古文孔傳獨行，列於學官，永爲世範。齊建武中，吳興人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云：「於大航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入北，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博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故今人所習尙書舜典，元出於姚氏者焉。

〔百篇之序〕（書經傳說）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孔疏）此序知孔子作者，以緯文而知也。

〔孔惠壁藏〕（漢書藝文志注）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藏尙書於夫子

舊堂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按）隋志又不同，云孔子末孫惠藏之。史通同隋志。

〔隸古字寫〕 孔序作隸古定。（閻若據按）隸古定是一行科斗書，一行真書。孔穎達所謂就古文體，從隸定之，存古爲可慕，隸文爲可識也。

〔伏生歐陽夏侯河內女〕 （漢看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治尙書，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授歐陽生子，世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由是有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尙書，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有大小夏侯之學。（注）伏生名勝。（隋經籍志）河內安子得泰誓一篇獻之。

〔馬遷屢訪〕 （漢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得之。安國爲諫大夫，司馬遷從安國問義，故遷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王肅梅賾〕 王見尙書家，梅見鑿識篇。

〔劉炫〕 字光伯，除大學博士，見駁才篇。（又隋書本傳）自爲狀云：禮詩尙書，公羊左傳，

孔，鄭，王何等注，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著有尙書等經術議百餘卷。

當周室微弱，諸侯力爭，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乃與魯君子左邱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自隱及哀十二公行事，經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爲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董仲舒、公孫宏並治公羊，其傳習者有嚴、顏二家之學。宣帝卽位，聞衛太子私好穀梁，乃召名儒蔡千秋、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因置博士。平帝初立左氏，逮於後漢，儒者數廷毀之，會博士李封卒，遂不復補。逮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請重立於學官，至魏晉，其書漸行，而二傳亦廢，今所用左氏本，卽杜預所注者。

〔邱明恐失真〕（十二諸侯年表）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失其真，因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公羊穀梁〕（何休公羊序疏）戴宏序云：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隋經籍志）子都授嬴公，嬴公授孟卿，孟卿授眭孟，眭孟授嚴彭祖，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范甯穀梁序疏）穀梁子名淑，字元始，一曰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傳孫卿，孫卿傳申公，申公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爲郎。

〔鄒夾〕（漢藝文志）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又春秋述）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董公孫治公羊〕 董仲舒見二體篇。（公孫宏傳）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識。（漢儒林傳）胡毋生子都，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年老歸教於齊，公孫宏亦頗受焉。（又）瑕邱江公受穀梁於魯申公，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宏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

〔穀梁蔡蕭議置〕（按漢書儒林傳）沛蔡千秋，字少君。（蕭望之傳）望之字長倩。（又儒林傳）戾太子受公羊，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以問韋賢夏侯勝，皆言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擢爲諫大夫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太議殿中，平同議，三十餘事，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李封〕（後漢書儒林傳）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韓歆欲爲左氏立博士，未決。陳元上書訟，遂以魏郡李封爲博士。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因不復補。

〔鄭興父子〕（後漢書本傳）鄭興字少贛，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積精深思。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使撰條例章句訓詁，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子學。子衆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作春秋難記條例。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

〔杜預注〕 見鑒識篇。

又當春秋之世，諸侯國自有史，故孔子求衆家史記而得百二十國書，如楚之書，鄭之志，魯之春秋，魏之紀年，此其可得言者。左邱明既配經立傳，又撰諸異同，號曰外傳國語，二十一篇，斯蓋採書志等文，非唯魯之史記而已。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太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

〔百二十國書〕 見首篇左傳家百國春秋注。

〔左邱明至末〕 (多採班彪傳略論之文。)

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言，藏諸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元成之間，褚先生更補其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晉散騎常侍巴西

譙周以遷書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其謬，今則與史記並行於代焉。

〔孝武之世至百三十篇〕 皆班彪傳略論之文。

〔厥協五句〕 太史公自序原文。

〔外孫楊惲〕 (漢書楊敞傳) 敞子惲，字子幼，以忠任爲郎，補常侍騎。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以材能稱。

〔十篇未成等句〕 太史公自序裴注及漢書顏注所引張晏語並同。晏語原無龜策日者複句，張守節別引則有之。

〔譙周六句〕 譙周見摸擬篇。其六句之文，見晉書司馬彪傳。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褻美僞新，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

代者也。於是採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爲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收繫，悉錄家書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書，帝意乃解。卽出固，徵詣校書，受詔卒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莫能綜理。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校敍，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受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而古今人表尤不類本書，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爲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於專門受業，遂與五經相亞。初漢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悅依左氏傳體，刪爲漢紀三十篇，命祕書給紙筆，經五六年乃就，其言簡要，亦與紀傳並行。

〔太初後闕〕 二句用彪固本傳原文。（章懷注）太初，武帝年號。

〔劉向等十五人〕 此十五人並在班史未作之前。（今按）向歆揚雄自有傳，馮商見藝文志，史岑見本集人物篇，晉馮段肅見後漢班固傳，馮衍自有傳，餘七人未詳。

〔雄歆美新〕（文選）劇秦美新，揚子雲撰。

〔採其舊事至建初乃成〕參用漢書敘傳及范書彪固傳之文。

〔坐竇氏事〕（固本傳）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及憲敗，

固坐免。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畏憲不敢發，心銜之，至是捕繫固死獄中。

〔曹大家〕（後漢列女傳）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

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兄固著漢書未竟，和帝詔昭踵成之。

〔馬續所作〕（後漢書）馬援兄子嚴，嚴七子，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博觀羣集，九章算

術。（王訓故）順帝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馬融從班昭受讀，後詔融兄續繼昭成之。

〔注解二十五家〕（師古漢書敘例）諸家注釋，雖見氏名，至於爵里，頗或難知。傳無所

存，今不具列。

〔荀悅漢紀〕見左傳家。（又荀本序）撮敘表志，總爲帝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大略粗

舉，凡爲三十卷，數十餘萬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於用，其旨云爾。

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作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自是以來，春秋考紀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是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事業垂竟而珍尤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實、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實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禪、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會董卓作亂，大駕西遷，史臣廢棄，舊文散佚。及在許都，楊彪頗存法記；至於名賢君子，自永初已下闕續。魏黃初中，唯著先賢表，故漢記殘缺至晉無成。泰始中，祕書丞司馬彪始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元光武終於孝獻，錄世十二，編年二百，通綜上下，旁引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蟻刪定

東觀紀爲漢後書，帝紀十二，皇后紀二，典十，列傳七十，譜三，總九十七篇；其十典竟不成而卒。自斯已往，作者相繼，爲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推其所長，華氏居最，而遭晉室東徙，三惟一存。至宋宣城太守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補略，作後漢書，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爲百篇。會曄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先是晉東陽太守袁宏，抄撮漢氏後書，依荀悅體，著後漢紀三十篇。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

〔始詔班固至二十八篇〕 皆本後漢書班固傳之文。

〔春秋考紀〕 (漢書敘傳) 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師古注) 春秋考紀謂帝紀也。

〔劉珍李尤〕 劉珍見覈才篇。(後漢文苑傳) 李尤字伯仁，和帝時召詣東觀，拜蘭臺令史。安帝時爲諫議大夫，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

〔伏無忌黃景〕 (後漢伏湛傳) 湛封不其侯，傳爵至元孫無忌。桓帝元嘉中，詔無忌與黃景崔實等共撰漢記。

〔邊崔朱曹延〕（後漢文苑傳）邊韶字孝先，桓帝時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崔駰傳）駰孫實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才美能高，召拜議郎，與邊韶延篤著作東觀。朱穆見覈才篇。曹壽（舊注）字世叔，卽娶班彪女昭者也。（延篤傳）篤字叔堅，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按）五人著作互見，惟曹壽無共職之文。

〔雜作后傳〕（後漢皇后紀）獻穆曹皇后，諱節，魏公曹操之中女也。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孝崇愷皇后，諱明蠡，吾侯媵妾，生桓帝。和平元年，就博陵，尊爲皇后。順烈梁皇后，諱納，大將軍商之女。后以德進，不敢有驕專之心。安思閭皇后，元初元年入掖庭，二年立爲皇后；延平四年，帝崩臨朝。（按）後漢皇后稱紀，始自華嬌，而范曄因之，其先本稱傳也。

〔需林崔篆〕（按）今范書儒林傳不載崔篆。

〔順帝功臣及蔡倫傳〕（按）今范書孫程鄭衆蔡倫並在宦者傳，唯郭願不收。蔡倫卽用樹膚麻頭始造爲紙者。

〔馬蔡楊盧〕（袁術傳注）決錄注曰：馬日禪字翁叔，融之族子，與楊彪、盧植、蔡邕，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蔡邕、楊彪、盧植，並見覈才篇。諸人著作各互見。（彪傳注）彪與日禪植邕著作東觀。（楨傳）植與日禪邕彪補續漢紀。（邕傳）董卓被誅，王允收邕。日禪馳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所坐無名乎？」允不聽。日禪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著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死獄中，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催之亂，湮沒多不存。

〔祕書丞司馬彪至續漢書〕並與晉書司馬彪傳同文。（按）彪字紹統，高陽王穆之長子也。泰始中爲祕書郎轉丞。

〔散騎常侍至九十七篇〕與晉書華嶠傳所次篇目正同。嶠見二體篇。

〔范曄〕宋書本傳。（曄）字蔚宗，彭城王義康冠軍參軍，遷尚書郎，左遷宣城太守，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後以狂悖誅獄中。

〔十志未成〕（陳氏書錄）志三十卷，司馬彪撰。梁劉昭補注。曄本書未嘗有志也，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至本朝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合之，而不著其爲彪書也。今攷章懷注所引稱續漢志者，文與今志同，信其爲彪書不疑。（按）唐時范史，其補志本與紀傳合行，見編次篇。又（范紀注）載宋書謝儼傳云：十志託儼搜撰。曄敗，悉蠟以覆車。今闕容齋四筆亦及之。異說備攷。

〔後漢紀〕（晉文苑傳）袁宏字彥伯，父勗。臨汝令謝尚鎮牛渚，引宏參其軍事，語見點煩篇。後出爲東陽郡，撰後漢紀三十卷。

魏史，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祕書監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元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爲時諱，殊非實錄。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勅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覈訪求往事，相與記述，並作之中，曜瑩爲首。當歸命侯時，昭、廣先亡，曜、瑩徙黜，史官久闕，書遂無聞。覈表請召

曜整續成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爲五十五卷。至晉受命，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爲國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亦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草而罷。及壽卒，梁州大中正范頴表言國志，明乎得失，辭多勸誡，有益風化，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就家寫其書。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錯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國志載事，傷於簡略，乃命中書郎裴松之兼採衆書，補注其闕。因是世言三國志者，以裴注爲本焉。

〔衛觀繆襲〕（魏志衛觀傳）觀字伯儒，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受詔典著作，又爲魏官儀。（劉劭傳）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

〔誕璩沈籍該元〕劉劭傳附光祿大夫京兆韋誕。（注）文章敍錄曰：誕字仲將，善屬辭章。（王粲傳附）應璩官，至侍中。（注）文章敍錄曰：璩字休璉，善書記。齊現卽位，典著作。王沈見敍事篇。晉書本傳云，與荀頴，阮籍共撰魏書。阮籍見史官建置篇。（劉劭傳附）陳郡太守任城孫該。（注）文章敍錄曰：該字公達，年二十，爲郎中，著魏書。（晉書傳）元傳，

魏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又見書事篇。（按）繆施或即魏志之繆襲否？俟考。

〔吳大帝至召瑩續史〕 大段皆華嚴疏交，見吳志薛瑩傳。其中章曜薛華三人並見史官篇。其丁孚項峻周昭梁廣四人，並見覈疏。吳志皆無傳。

〔曜終其書〕 （按）曜終其書，史無明文。據裴松之注，有稱韋曜吳書者，可知終之者曜矣。

〔著作陳至寫其書〕 與陳壽傳同文，陳壽見漢書家。

〔夏侯湛〕 （晉書本傳）湛字孝若，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席，市都謂之連璧。除散騎常侍，著論三十餘篇，別爲一家之言。

〔異聞錯出〕 （按）裴松之注，所引漢晉間羣書，凡百有餘種。所述皆異辭，故言異聞錯出。

〔裴松之補注〕 見補注篇。

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佐著作郎束皙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歷陽令陳郡王銓有著述才，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事跡多所詳究，過江爲著作郎，受詔撰晉史，爲其同僚虞預所訴，坐事免官。家貧無資，書未遂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鎮，亮給其紙筆，由是獲成，凡爲晉書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始詣闕奏上。隱雖好述作而辭拙才鈍，其書編次有序者，皆銓所修，章句混漫者，必隱所作。時尙書郎領國史千寶亦撰晉紀，自宣迄愍七帝五十二年，凡二十二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甚爲當時所稱。晉江左史，自鄧粲、孫盛、檀道鸞、王韶之已下，相次繼作，遠則偏記兩帝，近則唯敘八朝，至宋湘東太守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一家，首尾該備。齊隱士東莞臧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後晉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勅史官更加纂錄，採正典與雜說數十餘部，兼引僞史十六國書爲史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并敘例目錄合爲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

〔陸機束皙〕 陸機撰晉紀，見隋唐志。其書已見本紀篇。彼注有存疑之說，宜參會。束皙見

史官篇撰帝紀十志。

〔王銓并子隱及虞預〕 並見二體及曲筆篇。

〔私錄晉事〕 見二體篇王虞注。

〔干寶晉紀〕 見左傳家。按干書是編年體，自新晉書行而其書遂廢也。

〔鄧孫檀王〕 鄧粲見序例篇，著元明紀十篇。孫盛見論贊篇，著晉陽秋。檀道鸞見序例紀，

撰續晉陽秋。王韶之見雜述篇。

〔遠兩帝近八朝〕 (敍) 東晉凡十一帝，起元明，盡安恭。鄧粲止撰元明紀，是遠兩帝也。

其後于詔之續至安帝之義熙，而恭帝不入紀，是近八朝也。

〔何法盛〕 宋書無傳。(隋經籍志) 晉中興書七十八卷，起東晉，湘東晉太守何法盛撰。

〔臧榮緒〕 (齊書高逸傳) 臧榮緒，東莞莒人，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

一十卷。

〔貞觀纂錄〕 (舊書房元齡傳) 貞觀十八年，元齡與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請

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爲主，參考詳洽。然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爲綺豔。李淳風修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最可觀。太宗自著宣武二帝，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曰御撰，凡一百三十卷。（通志略）古者修書成於一家，至唐始用衆手，晉隋二書是也。

〔晉史十八家〕（按）隋唐二志，正史部凡八家；其撰人則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蕭子雲，蕭子顯也。編年部凡十一家；其撰人則陸機，干寶，曹嘉之，習鑿齒，鄧粲，張盛，劉謙之，王韶之，徐廣，檀道鸞，郭季產也。據志蓋十九家，豈緣習氏書獨主漢斥魏，以爲異議，遂廢不用歟。

宋史，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創紀傳；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近山謙之補承天殘缺，後又命裴松之續成國史。松之尋卒，史佐孫沖之表求別自創立，公一家之言。孝建初，又勅南舞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六年，又命著作郎徐踵成前作，爰因何孫山蘇所述，勒爲一書。其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虛，難以取

信。自永光已後，至禪讓，十餘年中，闕而不載。至齊著作郎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乎昇明三年，爲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永明末，其書旣行，河東裴子野更刪爲宋略二十卷。沈約見而歎曰：「吾所不逮也。」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爲上。沈書次之。

〔何山裴孫蘇〕 何承天，（宋書本傳）儒史該覽，除著作佐郎，撰國史。山謙之見徐爰傳。裴松之見補注篇。（又本傳）領國子博士，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孫沖之見臧質傳，晉祕書監盛曾孫也。又見鄧琬傳，以附逆敗誅，不及撰史事。蘇寶生亦見徐爰傳。又見王僧達傳云：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官至南臺侍御史。

〔徐爰〕 （宋書恩倖傳）爰本名璩，字長玉，歷治吏勞，遷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又使奏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六年，又以爰領著作，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爲一家之書。爰便僻善事人，長於傳會，故委寄尤重。前見二體篇。

〔臧魯王諸傳〕 在宋書列傳第三十四三十五，諸人皆稱兵爲亂者。

〔沈裴〕 沈約見二體篇；裴野野見左傳家。

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爲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先著十志以見其才。沈約復著齊紀二十篇。梁天監中，太尉錄事蕭子顯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祕閣；起昇明之年，盡永元之代，爲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時奉朝請吳均亦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并羣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可自搜訪也。」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爲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江淹十志〕 (梁書本傳) 淹字文通，起家南齊州從事。建元初，爲建安王記室，參掌詔冊，并典國史。

〔沈約齊計〕 見二體篇。(又本傳) 所著齊紀二十卷。

〔蕭子顯啓撰齊史〕 啓撰諸句，見國書本傳。

〔吳均齊春秋〕 見左傳家。

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鮑行卿，祕書監謝吳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值承聖淪沒，並從焚蕩。盧江何之元，沛國劉璠以所聞見，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紀傳之書，未有其作。陳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但既當朝務，兼知國史，至於陳亡，其書不就。

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各爲撰史學士；其武文二帝紀，卽顧傳所修。太建初，中書郎陸瓊續撰諸篇，事傷煩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嘗索梁陳事跡，察具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未絕筆。皇家貞觀初，其子思廉爲著作郎，奉詔撰成二史。於是憑其舊藁，加以新錄，彌歷九載，方始畢功，定爲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六卷，今並行世焉。

〔沈周鮑謝撰錄〕 沈約屢見（又梁書本傳）著高祖紀十四卷。周興嗣（梁文學傳）字思纂，爲員外散騎郎佐，撰國史，選給事中，撰史如故。（唐藝文志）周興嗣梁皇帝實錄五卷。鮑行卿，梁書無傳。（唐志）鮑行卿乘輿飛龍記二卷。謝吳梁書無傳，見前卷第五節。

〔何劉合撰梁典〕（按）陳書何之元，周書劉璠二傳，各言撰梁典三十卷。隋唐二志亦皆分載二典，而史通以爲二人合撰，則梁典祇是一書耳。足正二志之歧出。

〔陳史顧傳所修〕 顧野王見前卷第五節。傅縡（陳書本傳）字宜事，北地人。梁太清末，攜母南奔。俄丁母憂，在兵亂之中，居喪禮，哀毀骨立。世祖召爲撰史學士（唐志）顧野王陳書三卷，傅縡陳書三卷。

〔陸瓊續撰〕（陳書本傳）瓊字伯玉，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爲少，領大著作（隋志）陳書四十二卷，訖宣帝，陳吏部尙書陸瓊撰。

〔姚察并子思廉〕 姚察見題目篇（唐書思廉傳）思廉本名簡，以字行。授秦王府文學，王卽位改著作郎，宏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昊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爲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按）謝昊隋志作謝昊。

十六國史，前趙劉聰時，領左國史公師或撰高祖本紀及功臣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凌修譖其訛謗先帝，聰怒而誅之。劉曜時，平輿子和苞撰漢趙記十篇，事止當年，不終隳滅。後

趙石勒命其臣徐光宗、懋、傅、暢、鄭、愔等撰上黨國記起居注。趙書其後，又令王蘭、陳、宴、程、陰、徐、機等相次撰述。至石虎，並令刊削，使勒功業不傳。其後燕太傅長史田融、宋尚書庫部郎郭仲產、北中郎參軍王度，追撰二石事，集爲鄴都記、趙記等書。前燕有起居注，杜輔詮錄以爲燕紀。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著本紀并佐命功臣王公列傳，合三十卷。慕容垂稱其敘事富贍，足成一家之言。但襄述過美，有慚董史之直。其後申秀、范亨各取前後二燕，合成一史。南燕有趙郡王景暉嘗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超亡，仕於馮氏，官至中書令，仍撰南燕錄六卷。蜀初號曰成，後改稱漢，李勢散騎常侍常璩撰漢書十卷，後人晉祕閣，改爲蜀李書。璩又撰華陽國志，具載李氏興滅。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邊瀏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又張重華護軍參軍劉慶在東苑專修國史二十餘年，著涼記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暉從事中郎劉昞，又各著涼書。前秦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著述，苻堅嘗取而觀之，見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滅其本。後著作郎董誼追錄舊語，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關，曾訪秦國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問諸仇池，並無所獲。先是秦祕書郎趙整參撰國史，值秦滅，隱

於商洛山，著書不輟。有馮翊車頻助其經費。整卒翰乃啓頻纂成其書，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能定爲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倫。河東裴景仁又正其訛僻，刪爲秦紀十一篇。後秦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並著秦史。及姚氏之滅，殘缺者多。泓從弟和都仕魏，爲左民尙書，又追撰秦紀十卷。夏，天水 趙思羣，北地 張淵，於真興 承光之世，並受命著其國書。及統萬之亡，多見焚燒。西涼與西秦，其史或當代所書，或他邦所錄。（累經遷轉，今並夫傳。）段龜龍記呂氏，宗欽記沮渠氏，失名記禿髮氏，韓顯宗記馮氏，唯有三者可知，自餘不詳誰作。魏世，黃門侍郎 崔鴻乃考覈衆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主紀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景明之初，求諸國逸史，逮正始元年，鳩集稽備，而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爲一百二卷。鴻歿後，永安中，其子繕寫奏上，請藏諸祕閣，由是僞史宣布，大行於時。

〔十六國史〕 史通所記，諸零雜短卷，當時已多刊落，無後蔓引。

〔崔鴻十六國春秋〕 見探蹟篇。

元魏史，道武時始令鄧淵著國記，唯爲十卷，而機例未成。暨乎明元，廢而不述。神廡二年，又詔集諸文士：崔浩、浩弟覽、高謙、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撰國書，爲三十卷。又特命浩總監史任，務從實錄。復以中書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並參著作，續成前書，敘述國事，無隱所惡，而刊石寫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自是遂廢史官。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復其職；而以高允典著作，修國記。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時有校書郎劉模長於緝綴，乃令執筆而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歲，所成篇卷，模有力焉。初國記自鄧崔以下，皆相承作編年體。至孝文太和十一年，詔祕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爲紀傳異科。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王遵業補續，下訖孝明之世；溫子昇復修孝莊紀，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魏史官私所撰，盡於斯矣。齊天保二年，敕祕書監魏收博採舊聞，勒成一史；又命刁柔、辛元植、房延祐、睦仲讓、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編次。收所取史官，懼相凌忽，故刁辛諸子並乏史才，唯以鬻髯學流，憑附得進；於是大徵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書。上自道武，下終孝靖，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收諂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己，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

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書成始奏，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論討，前後列訴者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彥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史者皆獲重罰，或有斃於獄中，羣怨謗聲不息。孝昭世敕收更加研審，然後宣布於外。武成嘗訪諸羣臣，猶云不實，又令治改，其所變易甚多；由是世薄其書，號爲穢史。至隨開皇敕著作郎魏澹與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矯正收失。澹以西魏爲真，東魏爲僞，故文恭列紀，孝靖稱傳，合紀傳論例，總九十二篇。煬帝以澹書猶未能善，又敕左僕射楊素別撰學士潘徽、褚亮、歐陽詢等佐之。會素夢而止，今世稱魏史者猶以收本爲主焉。

〔鄧淵國記〕（魏書本傳）淵字彥海，太祖定中原，擢爲著作郎，詔淵撰國記。淵造十餘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

〔崔浩等撰國書〕事見直書篇。又崔浩傳，初，太祖詔尚書郎鄧淵著國記，未成；逮於太宗，廢而不述。神麌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共參著作，敕成國書三十卷。（按）鄧穎卽鄧淵子。

〔中書郎高允至樸有力焉〕 事詳魏書高允傳及儒林張偉傳。劉樸卽附允傳中，本文皆撮取傳語也。再按允傳：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時恭宗爲太子，召允留宿。翌日，命允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有問，但依吾說。旣入，見恭宗曰：高允自在臣宮，雖與浩同事，制由於浩。世祖召允曰：國書皆崔浩作否？允對曰：臣與浩同作，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恭宗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允曰：臣謬參著作，今已分死，不敢虛妄。殿下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世祖曰：直哉！臨死不移！貞臣也，宜宥之。按允字伯恭，年九十八。

〔李崔始爲紀傳〕 (李彪傳) 彪字道固，參著作事。自成帝以來，浩允編年序錄爲春秋之體。彪始奏從遷固之體，創爲紀傳表志之目焉。(崔光傳) 光本名孝伯，字長江，高祖賜名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撰國書。(按) 光卽鴻父也。

〔宣武時至號爲穢史〕 通十五六行以北齊魏收傳對證之，事語咸具矣。其間所稱引諸人：邢辯字洪賓，中書侍郎尚書；王遵業著作佐郎；溫子昇見敍事篇；暉業，魏濟陰王新成曾

孫四人，魏書有傳：刁柔，國子博士；辛元植，司空司馬；房延祐，通直常侍；陸仲讓，不著官秩；裴昂之，國子博士；高孝幹，尙書郎；六人皆無傳。楊遵彥，楊惜字，（北齊本傳）尙太原長公主，尙書右僕射，封開封王。

〔辨宗室錄〕（魏書宗室傳）濟陰王暉業，涉子史，有志節。齊文襄嘗問之。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在晉陽也，無所交通。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辨宗室錄四十卷。

〔魏澹顏辛更撰〕 魏澹見本紀篇。（又隋書本傳）太祖以魏收書褒貶失實，平繪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爲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錄，合九十二卷，書甚簡要，大矯收繪之失。上覽而善之。顏之推（北齊本傳）字介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甚見禮重。（按）顏介共撰魏書之文，本傳不載。辛德源（隋書本傳）字孝基，高祖受禪，隱於林慮山。祕書監牛宏以德源才學，奏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

〔楊素別撰〕（隋書本傳）素字處道。高祖受禪，加上柱國，封越國公。大業元年，改封楚公。

有集十卷，別撰事見下。

〔潘·褚·歐·陽〕（隋文學傳）潘徽字伯彥，吳人。煬帝嗣位，詔徽與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

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褚亮字希明，歐陽詢字信，本傳入唐書。

高齊史，天統初，太常少卿祖孝徵述獻武起居，名曰黃初傳天錄。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常從文宣征討，著皇帝實錄，唯記行師，不載它事。自武平後，史官陽休之、杜臺卿、祖崇儒、崔子發等，相繼注記。逮於齊滅，隋祕書監王劼、內史令李德林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有六卷。李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七卷；至開皇初，奉詔續撰，增多齊史三十八篇以上，送官藏之祕府。皇家貞觀初，勅其子中書舍人百藥仍其舊錄，雜採它書，演爲五十卷。今之言齊史者，唯王李二家云。

〔祖·孝·徵〕祖珽字也。其人淫穢喪恥。（北齊書本傳）後主拜珽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

〔齊·志〕（原注）其序云二十卷，今世所傳者，唯十有六卷焉。

〔陸元規〕 名見祖斑傳。

〔陽杜祖崔〕 陽休之，(扎齊書本傳)字子列。齊受禪，除散騎常侍，修起居注。天統初，爲光

祿卿，監國史。杜臺卿，名見隋書李德林傳。舊注字少山，齊中書侍郎。祖崇儒(舊注)斑族弟也。武平末通直常侍。崔子發，(隋經籍志)齊紀三十卷，紀後齊事，崔子發撰。

〔王劭李德林〕 王劭齊志，卽左傳家所引之書。(按)十六卷，唐藝文志作十七卷，李德林見探蹟篇。

〔百藥〕 見本紀篇，李安平注。

字文周史大統年有祕書丞柳虬兼領著作，直辭正色，事有可稱。至隋開皇中祕書監牛宏追撰周紀十有八篇，略敘紀綱，仍皆抵忤。皇家貞觀初，敕祕書丞令狐德棻，祕書郎岑文本共加修緝，定爲周書五十卷。

〔柳虬〕 見前卷第八節。又周書本傳大統十四年，除祕書丞領著作。

〔牛宏〕 見世家篇。

〔德棻文本〕 令狐德棻見前卷十節，又詳後。〔舊唐書〕岑文本字景仁，擢拜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顏師古免溫彥博奏請復用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於是，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又先與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論多出於文本，至十年史成。

隋史當開皇仁壽時，王劼爲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其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煬帝世，唯有王胄等所修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皇家貞觀初，敕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與新撰周書並行於時。

〔王劼書〕 王劼隋書，卽尙書家所引之書，與齊志體例殊科，閱者辨之。

〔王胄〕 〔隋文學傳〕王胄字承基，大業初，爲著作佐郎。〔唐藝文志〕有開皇起居，無大業起居，散逸故也。

〔師古穎達〕 〔舊唐書顏籀傳〕籀字師古，齊黃門郎之推孫也。少傳家業，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遷中書舍人。〔令狐傳〕高祖詔中書舍人顏師古修隋史。〔孔穎達傳〕穎達字仲達，尤明左氏傳，鄭氏尙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算歷，解屬文。太宗卽位，除國子司業，

遷太子右庶子，仍兼司業，與魏徵撰成隋史。

初，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事具於上，仍使祕書監魏徵總知其務，凡有讚論，徵多預焉。始以貞觀三年創造，至十八年方就，合爲五代紀傳，并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史閣。唯有十志，斷爲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重預其事。太宗崩後，刊勒始成。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爲五代史志。

〔五代紀傳〕

（舊書令狐德棻傳）德棻言於高祖曰：近代都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

籍，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更十數年後，恐堙沒，如臣愚見，並請修之。高祖然其奏，詔曰：「自有魏南徙，乘機撫運，周、隋禪代，梁氏稱邦，齊遷龜鼎，陳建皇宗，立言著績，無乏於時，而簡牘未編，炎涼已積。朕握圖馭宇，方立典謨，有懷撰次，實資良直。」云云。詔下數年，竟不能就。貞觀三年，太宗敕德棻與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藥修齊史，姚思廉修梁、陳史，魏徵修隋史，與房元齡總監。德棻又奏引崔仁師佐修周史，德棻仍總知類會。（魏徵傳）

徵字元成。初，令狐德棻等撰諸史，徵受詔總加撰定。隋書序論，皆徵所作。（按）隋書本顏孔合撰，與十七節并下條注會看乃全。（又按）宋齊北魏三書，前代已成，故唐修止於五〔五代史志〕。史通列同修四人，新舊書可證。（陳氏解題）隋志，高宗時始成，上總梁陳齊周之事，俗號五代志。（按）陳氏卽本史通立解也，夾漈志略亦然。

惟大唐之受命也，義甯武德間，工部尚書溫大雅首撰創業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元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次立編年體，號爲實錄；迄乎三帝，世有其書。貞觀初，姚思兼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至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于志甯，令狐德棻，著作郎劉胤之，楊仁卿，起居郎顧胤等，因其舊作，綴以後事，復爲五十卷。雖云繁雜，時有可觀。龍朔中，敬宗又以太子少卿總統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紀及永徽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所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終。敬宗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飾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必方諸魏伯起，亦由張衡之蔡邕焉。其後左史李仁實續撰于志甯，許敬宗，李義府第傳，載言記事，見推直筆；惜其短歲，功業未終。至長壽中，春官侍郎牛鳳及又斷自武德，終於宏道，撰爲唐書百有

十卷。鳳及以暗聾不才，而輒議一代大典，凡所撰錄，皆素責私家行狀。而世人敘事，罕能自遠，或言皆比興，全類詠歌，或語多鄙樸，實同文案；而總人編次，了無釐革。其有出自胸臆，申其機杼，發言則嗤鄙怪誕，敘事則參差倒錯，故閱其篇第，豈謂可觀？披其章句，不識所以。既而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由是皇家舊事，殘缺始盡。

長安中，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更撰唐書，勒成八十卷。神龍元年，又與堅、兢等重修則天實錄，編爲三十卷。夫舊史之壞，其亂如繩，錯綜艱難，葦月方畢，雖言無可擇，事多遺恨，庶將來削藁，猶有憑焉！

〔創業起居注〕（舊書溫大雅傳）大雅字彥和，武德五年歷黃門侍郎，撰創業起居注三卷。讀書志紀高祖起義，至受隋禪，用師符讖，受命典冊事。

〔房許敬等立編年〕（舊書房元齡傳）房喬字元齡，在秦府中常典管記。貞觀三年，代長孫無忌爲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許敬宗敬播並見上卷第九節。（又播傳）與許敬宗撰高撰太宗實錄，自創業至貞觀十四年爲二十卷。後又撰太宗實錄，從貞觀十五年至二

〔姚長孫等撰紀傳〕 姚思廉（新舊本傳）闕書撰國史。長孫無忌于志甯，令狐德棻三人傳並渾書監修國史。

〔猶張衡之蔡邕〕 （商芸小說）張衡死日，蔡邕母殆孕，二人才貌相類，人云邕是張衡後身。

〔朱敬則徐堅吳兢〕 三人並見自敘篇。此云撰唐書八十卷，則天實錄三十卷，可作知幾本傳參補。

大抵自古史臣撰錄，其梗槩如此。蓋屬詞比事，以月繫年爲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盡於斯矣。自餘偏記小說，則不暇具而論之。

第三 疑古

蓋古之史氏，區分有二焉：一曰記言，二曰記事。而古人所學，以言爲首。至若虞夏之典，商

周之誥，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說，凡有遊談專對獻策上書者，莫不引爲端緒，歸其的準。其於事也則不然；至若少昊之以鳥名官，陶唐之御引拜職，夏氏之中衰也，其盜有后羿，寒泥齊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斯並開國承家，異聞奇事，而後世學者罕傳其說，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此則記事之史不行，而記言之書見重，斷可知矣。及左氏之爲傳也，雖義釋本經而語雜它事，遂使兩漢儒者嫉之若讎；故二傳大行，擅名於世。又孔門之著錄也，論語專述言辭，家語兼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唯稱論語而已。由斯而談，並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也。然則上起唐堯，下終秦穆，其書所錄，唯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爲主，至於廢興行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略可勝道哉！故令後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

案論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聖人立教，其言若是。在於史籍，其義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雖有其惡，不加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漢景帝曰：『言學者無言湯武受』

命不爲愆。」斯並曩賢精鑑，已有先覺，而拘於禮法，限以師訓，雖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

又案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爲賢者，內爲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六經，亦皆如此。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觀夫子之定禮也，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奮筆昌言，云魯無篡弑。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諸國風皆有怨刺，在於魯國，獨無其章。覺夫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吳，是爲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斯驗世人之飾智於愚，愛憎由己者多矣！

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推者雖詳，缺漏無補，遂令後來學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聾瞽。今故託其疑事，以著於篇。凡有十條，列之於後：

〔以鳥名官〕 見書志篇。

〔御龍拜職〕 (史記夏紀) 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陶唐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

〔后羿寒促〕兩見左傳。

〔蒲姑伯陵〕（左昭二十）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遯臺。晏子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

〔孟子魏文漢景三言〕孟子語見風俗通，正始篇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夫指，鬪景失形。魏文語見魏志文紀注，前史官篇已引之。漢景語見史記儒林韓固生傳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

〔隱閔非命〕（左隱十一）羽父請弑桓公，公曰：「吾將授之矣。」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十一月，羽父使賊弑公于寯氏，立桓公。（閔一）初，公傅奪卜齋田，公不禁。秋八月，共仲使卜齋賊公子武闞，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

蓋虞書之美放勳也，云：「克明俊德。」而陸賈新語又曰：「堯舜之人，比屋可封。」蓋堯典成文而廣造奇說也。案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謂之元凱。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氏，各有不才子，謂之渾沌窮

奇。禱。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饗。以比三族，俱稱四凶，而堯亦不能去。斯則當堯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愚共貫。且論語有云：『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是則當咎繇未舉，不仁甚多。彌驗堯時，羣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謂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比屋可封）（新語無爲篇）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

堯典序又云：「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孔氏注曰：「堯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案汲冢瑣語云：『舜放堯於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爲號。識者憑斯異說，頗有禪授爲疑。然則觀此二書，已足爲證者矣。而猶有所未覩也。何者？據山海經謂放勳之子爲帝丹朱（堯未傳子）而列（名）於帝者，得非舜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覺近古有姦雄奮發，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護國，徒處語耳！其疑二也。

〔帝丹朱〕（海內南經）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

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因葬焉。」案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巔，人風裸劃，地氣歊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况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捨茲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歿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溘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歷觀自古人君廢逐，若夏桀放於南巢，趙嘉遷於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斯則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

〔注云〕 此謂孔氏安國傳也。

〔趙遷〕（淮南子）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山水之謳。

〔徒郴〕（項羽本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羽使使徙義帝長沙彬縣，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死之江中。

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益爲啓所誅。」又曰：「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凡此數

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案舜之放堯，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於篇前言之詳矣。夫唯益與伊尹見戮，並於正書，猶無其證。推而論之：如啓之誅益，仍可覆也。何者？舜廢堯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咎。覺夫近古篡奪，桓獨不全，馬仍反正。若啓之誅益，亦由晉之殺元乎？若舜禹相代，事業皆成，唯益覆車，伏辜夏后，亦猶桓效曹馬而獨致元興之禍者乎？其疑四也。

〔益爲啓誅〕（黃補汪）案竹書紀年：啓既立費侯，伯益出就國，無啓殺益事，益瑣語中載之。

〔太甲文丁〕（竹書紀年）太甲元年，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又）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來獻捷，王殺季歷。

〔桓獨不全〕（晉安帝紀）隆安二年，廣州刺史桓元舉兵反。元興二年，元篡位，帝蒙塵。三年，帝幸江陵，五月，督護馮遷斬元於貊盤洲，乘輿反正。

湯誓序云：『湯伐桀，戰于鳴條。』又云：『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而周書殷祝篇稱

桀讓湯王位云云，此則有異於尙書。如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既勝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於已，蓋欲比跡堯舜，襲其高名者乎？又案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名於汝。』」務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湯乃即位無疑。然則湯之飾讓，偽跡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會。夫書之作，本出尙書。孔父截翦浮詞，裁成雅誥，去其鄙事，直云慚德，豈非欲滅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其疑五也。

（般祝篇） 在逸周書第六十六。

（湯讓務光） （按）墨子之云，莊子亦載之。務作督讓王篇：湯將伐桀，因督光而謀。督光曰：「非吾事也。」湯伐桀，尅之以讓督光。曰：「吾子何不立乎？」辭曰：「吾聞之，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乖。何者？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爲獨夫。語般之敗也，又云：「紂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則是非無準，向背不同者焉。又案武王爲泰誓，數紂過失，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爲晉絕秦，陳琳爲袁檄魏，欲加之罪，

能無辭乎？而後來諸子承其僞說，競列紂罪，有倍五經。故子貢曰：『桀紂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據婦人臨朝？』劉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紂不至是，而天下惡者必以桀紂爲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其疑六也。

〔陳琳檄〕（文選）爲袁紹檄豫州。（善注）魏志曰：陳孔璋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

〔據婦臨朝〕（漢書）成帝宴飲，乘輿幄坐，畫紂據姐已。上指問班伯曰：『紂至是乎？』伯對曰：『書云，用婦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

微子之命篇序云：『殺武庚。』案祿父，卽商紂之子也。屬社稷傾覆，家國淪亡，父首梟懸，母軀分裂，永言怨恥，生人莫二；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軀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爲生？含齒戴髮，何以爲貌？旣而合謀二叔，徇節三監，雖君親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諸名教，生死無慙議者，苟以其功業不成，便以頑人爲目；必如是則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申包）胥，向若隕籬雪怨，衆敗身滅，亦當隸跡醜徒，編名逆黨者邪？其疑七也。

〔武庚祿父〕（竹書紀年）周武王十一年，伐殷，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祿父，是爲武庚。成王元年，武庚以殷畔，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

〔申包胥〕（左定四）初，五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七日，秦師乃出，王卒復國。

論語曰：「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案尙書序云：「西伯戡黎，殷始召周。」夫姬氏爵乃諸侯，而輒行征伐，結怨王室，殊無媿畏。此則春秋荆蠻之滅諸姬，論語季氏之伐顓臾也。又案某書曰：朱雀云云。（朱雀句當有本文云云字誤）文王受命稱王云云，夫天無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號遽立，此卽春秋楚及吳越僭號而陵天子也。然則戡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猶近者魏馬文司王害權臣黜少帝，垂如丸錫，行駕六馬；及其歿也，而荀勗猶謂之人臣以終。蓋姬之事殷，當比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者，不亦虛爲其說乎？其疑八也。

〔九錫六馬〕（魏三少帝紀）甘露五年，以司馬文王封晉公加九錫。咸熙二年，命晉王

建天子旌旗，乘金根車，駕六馬，位在燕王上。

〔苟最猶謂人臣〕（晉書）葛勗字公會，晉武受禪，拜中書監。

論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案（吳越）春秋所載云

云，斯則太王鍾愛厥孫，將立其父，太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向若強顏苟視，懷疑不去，大則類
衛伋之誅，小則同楚建之逐，雖欲勿讓，君親其立，諸且太王之殂，太伯來赴，季歷承考遺命，推
讓厥昆，太伯以形質已殘，有辭獲免。原夫毀茲玉體，從彼被髮者，本以外絕嫌疑，內釋猜忌，譬
雄雞自斷其尾，用獲免於人讎者焉。又案春秋，晉士蔿見申生之將廢也，曰：「爲吳太伯，猶有
令名。」斯則太伯申生，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故成敗不同。若夫子之論太伯也，必美其因
病成妍，轉禍爲福，斯則當矣；如云可謂至德者，無乃謬爲其譽乎？其疑九也。

〔所載云云〕（吳越春秋）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

娶妻太任氏，生子昌，昌有聖瑞。古公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太伯仲雍，望風知指，曰：「

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身，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爲勾吳。古公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於是季歷蒞政。〕

〔衛伋〕（衛世家）初，宣公愛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爲太子娶齊女，而自取之。生子壽，子朔。伋母死，夫人與朔共讒太子伋，公乃使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按）事見左桓十六，伋左作急子。

〔楚建〕（左昭十九）楚子生太子建，王爲之聘於秦。費無極與逆，勸王取之。城父而眞太子焉。二十年無極言於楚子曰：「建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太子建奔宋。

尚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左傳云：「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案尚書君奭篇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斯則旦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跡居疑似，坐招訕謗。雖奭以亞聖之德，負明允之才，目覩其事，猶

懷憤懣，况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側聞異議，能不懷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誤我，而周公自以不誠，遽加顯戮，與夫漢代之赦淮南，寬阜陵，一何遠哉？斯則周公於友于之義，薄矣！而書之所述，用爲美談者，何哉？其疑十也。

〔赦淮南〕（漢書）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孝文卽位，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入朝，甚橫，文帝不治。歸國益恣，及謀反事覺，吏雜奏所犯，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

〔寬阜陵〕（後漢書）光武帝子阜陵質王延，封淮陽，性驕奢。有告延作圖讖，詛事，顯宗特加恩，徙爲阜陵王。延懷怨望，復有告延逆謀者。肅宗詔曰：「王前犯大逆，有同管蔡。先帝屈法，王曾莫悔。今貶爲侯。」後幸九江，見延以喜，以悲，復爲王。

大抵自春秋以前，尙書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參而會之，以相研覈。如異於此，則無論焉。

夫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非唯繁約不類，固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詳備，事

罕甄擇；使夫學者覩一邦之政則善惡相參，覺一主之才而賢愚殆半。至於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錄也，略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

嘗試言之：向使漢魏晉宋之君，生於上代，堯舜禹湯之主出於中葉，俾史官易地而書；各敘時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

若乃輪扁稱其糟粕，孔氏述其傳疑。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簡。』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豈比夫王沈之不實，沈約之多詐，若斯而已矣。

第四 惑經

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已來，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不及，請益無倦。然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失。何者？觀仲由之不悅，則矢天厭以自明。答言偃之絃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則聖人設教，其理含宏，或援誓以表心，或稱非以受屈，豈與夫庸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不展，若斯而已哉？嗟夫！古

今世殊師授路隔，恨不得親騰灑掃，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尋蠹簡，穿鑿遺文，菁華久謝，糟粕爲偶；遂使理有未達，無由質疑，是用握卷躊躇，揮毫悻憤。儻梁木斯壞，魂而有靈，敢効接輿之歌，輒同林放之間！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刪詩，贊易，其義旣廣，難以具論。今惟撫其史文，評之於後。

案夫子所脩之史，是曰春秋。竊詳春秋之義，其所未諭者有十二：

何者？趙孟以無辭伐國，貶號爲人；杞伯以夷禮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爲齊鄭及楚，國有弑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含讖，皆知恥懼，苟欺而可免，則誰不願？然且官爲正卿，反不討賊，地居冢嫡，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茲二弑，躬爲鼻鏡，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凝脂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諭，一也。

又案齊乞野幕之戮，事起陽生，楚比乾谿之縊，禍由觀從，而春秋捐其首謀，捨其親弑，亦何異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池魚及，必如是，則邾之闕者，私憾射姑，以其君卜急而好潔，

可行欺以激怒，遂傾瓶水以沃庭，俾廢鱗而爛卒；斯亦罪之大者，奚不書弑乎？其所未諭，二也。

〔趙孟貶爲人〕（宣二經）晉人，衛人，陳人侵鄭。（杜注）晉趙盾與諸侯之師畏

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

〔杞伯降稱子〕（僖二十七經）杞子來朝，（傳）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稱子。

〔虞班晉上〕（僖二經）虞師晉師滅下陽，（傳）先書虞，賄故也。

〔楚長晉盟〕（襄二十七經）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

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傳）將盟，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是棄所以合

諸侯也。子木曰：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盟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注）蓋孔子

追正之。

〔齊鄭楚弑以疾赴〕（哀十經）齊侯陽生卒。（注）以疾赴，故不書弑。（襄七經）鄭

伯髡頑卒于鄆。（注）實爲子駟所殺，以瘡疾赴，故不書弑。（昭元經）楚子麇卒。（注）

楚以瘡疾赴，故不書弑。

〔反不討賊〕（宣二經）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傳）晉侯飲趙盾酒，公噉夫葵焉，鬪且

出，遂自亡也。赴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疆而復。太史書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

「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藥不親膏〕（昭十九經）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許悼公飲太子正之藥，卒，太子

奔晉，書曰：弑其君。

〔凝脂〕（中華古今注）燕脂以紅藍花汁凝作脂，燕國所生。（舊書崔仁師傳）凝脂

猶密，秋茶尙煩。（按）蓋謂刑峻。

〔齊乞楚比〕（哀六經）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傳）陳乞與諸大夫以甲

入於公宮，公戰於莊，敗。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立之。悼公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使朱毛告

於陳子曰：「君不可以二。」僖子不對而泣。公使毛遷孺子於駘，殺諸野幕之下。（昭十三

經）楚公子比自晉僑於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邾之闞者〕（定三經）邾子穿卒。（傳）邾子在門臺，臨廷，闞以餅水沃廷，邾子怒，闞

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於床，廢於鱸炭，爛遂卒。莊公潔下急燭好潔，故及是。（注）旋，小便廢墮也。

盥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嬙之面或有疵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縣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爲實錄。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爲賢者諱。狄實滅衛，因桓恥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爲人君者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慙良史也乎？其所未諭三也。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桓二年，公及戎盟則書之。戎實豺狼，非我族類。夫非所諱而仍諱，謂當恥而無恥，我之折衷，未見其宜。其所未諭，四也。

〔滅衛不書〕（閔二經）狄入衛。（穀梁范注）不言滅而言入者，春秋爲賢者諱。齊桓不能攘夷狄，故爲之諱。

〔召王稱狩〕（僖二十八經）天王狩于河陽。（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

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云云。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注）隱其召君之闕，欲明晉之功德。

〔再與吳盟不書〕（哀八經）吳伐我。（傳）吳人盟而還。（又十三經）公會晉侯及

吳子于黃池。（傳）辛丑盟。（按）二傳注並見節內。

〔公及戎盟〕（桓二經）公及戎盟于唐。（按）注無恥戎之文也。

衛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斯豈非國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如陽虎盜入干讎，擁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何哉？且弓玉中亡，猶獲顯記，城邑失守，反不沾書，略大存小，理乖懲勸。其所未諭，五也。

〔以地來則志〕（襄二十一）邾庶其以漆間邱來奔。（昭五）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

來奔。（昭三十一）邾黑肱以濫來奔。（以濫傳）賤而書名，重地故也。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

〔入讎無聞弓玉獲記〕（定八經）盜竊寶玉大弓。（傳）陽虎欲去三桓，戒都車曰：癸

已至。公歛處父，與孟孫以王辰爲期，與陽氏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王大弓以出。入于灌陽關以叛。（注）叛不書，略家臣。

案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旣未成君，不避其諱。此春秋之例也。何爲般野之歿，皆以名書，而惡視之。殂直云子卒，其所未諭，六也。

凡在人倫，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謂之弑。卿士已上，通謂之殺。此又春秋之例也。案桓二年，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又曰：「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臣當爲殺，而稱及與君弑同科，苟弑殺不分，則君臣靡別者矣！其所未諭，七也。

〔般野以名書〕（莊三十二經）子般卒。（傳）孟任生子般焉，公薨於路寢，子般卽位，次于黨氏。共仲使圉人犛賊子般于黨氏。（注）先君未葬，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襄三十一經）子野卒。（傳）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癸巳卒，毀也。（注）哀毀以致滅性。

〔惡視云子卒〕（文十八經）子卒。（傳）公薨，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

之也。前詳編次篇。

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魯之隱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天酷，斯則邦之孔醜，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與吳盟，爲齊所止，爲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期」，並諱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且案汲冢竹書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記其國也，則不然；何者？國家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其所未諭，八也。

〔隱桓戕弑〕

（隱十一經）公薨。（注）實試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桓十八經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薨于齊。（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譎之，以告，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昭哀放逐〕

昭二十五年公代季平子，季氏反兵，遂公徒，公出奔。（經）公孫于齊，次于

陽州。（注）公奔故曰孫，若自遜讓而去位者。（哀二十七附傳）公患三桓之侈也，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因孫于邾，乃遂如越。

〔姜淫奔般天酷〕（莊元經）夫人孫于齊。（注）內諱奔謂之孫般天卽子般卒。

〔送晉葬與吳盟〕（成十經）普侯孺卒，公如晉。（傳）公如晉，普止公，使送葬，諸侯莫

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注）諱不書，晉葬也。與吳盟見前。

〔爲齊止爲邾敗〕（僖十六經）公會齊侯，朱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七經）公至自會。（傳）淮之會，齊人止公。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

諱之也。（又二十二經）及邾人戰于升陘。（傳）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胃，縣諸魚門。

〔盟不至會後期〕（文十五經）諸侯盟于扈。（傳）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

與而不書，後也。（文七經）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公後至，不書所會。凡會諸侯，

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案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于陽。」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

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夫如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習其詛謬，凡所

編次，不加刊改者矣。何爲其間則一褒一貶，時有弛張，或沿或沿，會無定體，其所未諭，九也。

〔伯于陽公子陽生〕

（昭三經）北燕伯款出奔齊。（十二經）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

于陽。

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前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如定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者何哉？蓋其間行事，必當有說，經既不書，傳又闕載，缺略如此，尋釋難知，其所未諭，十也。

案晉自魯閔公己前，未通於（宗）國；至僖二年，滅下陽己降，漸見於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事必書，無暇相赴者也。蓋當時國史，它皆倣此。至於夫子所脩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亦闕。故宋飛六鷁，小事也，以有告書子之；晉滅三邦，大事也，以無告而闕之。用使巨細不均，繁省失中，比夫諸國史記，奚事獨爲疏闕？尋茲例之作也，蓋因周禮舊法，魯策成文。夫子既撰不刊之書，爲後王之則，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者乎？其所未諭，十一也。

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爲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爲貴。而春秋記它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弑而不以弑稱，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聞，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說而書，遂使眞爲莫分，是非相亂，其所未諭，十二也。

〔晉滅三邦〕（左閔元）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魏，滅霍。（注）三國皆姬姓。

〔不以敗告，不以弑稱〕不以敗告者，左隱十一，凡諸侯有告命則書，不然則否。不以弑稱者，卽篇首齊鄭楚弑君而以疾赴之事也。

〔宜名不名，應氏不氏〕不名，如隱七傳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又如莊二十五傳，陳女叔來聘，嘉之，故不名。又如宣十經，齊崔氏出奔衛，傳言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之類是也。不氏，如成十五經，宋殺其大夫山，注云不書氏，傳言背其族之類是也。

凡所未諭，其類尤多，靜言思之，莫究所以。豈夫子之牒數，不得其門者歟？將「某也幸」

苟有過，人必知之。」者歟，如其與奪，請謝不敏！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攸從，將聖多能，便謂所著春秋，善無不備；而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相與雷同，莫之指實。推而爲論，其虛美者有五焉：

案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冢出記，皆與魯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詳。此之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執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闕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無所用心，不斯又可殫說矣。而太史公云：「夫子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其虛美一也。

〔曰止曰刺曰殺〕（隱十一傳）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又僖十七傳）齊人以爲討而止公。（成十六經）刺公子偃。（注）魯殺大夫皆言刺，取周禮三刺之法。（又公羊僖二十八）傳曰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也。外殺日殺，多不勝舉。

〔執行人〕（昭二十三經）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注）執行人譏晉執使人。

〔鄭棄師〕（閔二經）鄭棄其師。（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

高克奔陳。

又案宋襄公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楚靈王弑郟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書，曾無變革；是則無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隱其辜，求諸勸戒，其義安在？而左邱明論春秋之義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其虛美二也。

〔執滕子〕（僖十九經）宋人執滕子嬰齊。

又案春秋之所書，本以褒貶爲主，故國語晉司馬侯對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至於董狐書（弑）而不隱，南史執簡而累進，又甯殖出君而卒，自憂名在策書，故知當時史臣，各懷直筆，斯則有犯必死，書法無捨者矣。自夫子之脩春秋也，蓋他那之篡賊，其君者有三，本國之弑逐，其君者有七，莫不缺而靡錄，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乃烏有之殺歟？其虛美

三也。

〔晉司馬侯〕（晉語）悼公與司馬侯升堂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云云。

〔甯殖出君〕（襄十四經）衛侯出奔齊。（注）不書逐君之賊，從告。（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昃不召而射鴻于圃，二子怒。孫文子曰：「弗先必死。」遂行，從近闕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盟，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又二十傳）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若能掩之，則吾子也。』」

又案春秋之文，雖有成例，或事同書異，理殊畫一。故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諱之辭也。」斯則危行言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而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虛美四也。

又案趙穿殺君而稱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稱令尹所盜，此則春秋之世，有識之士，莫不微婉其辭，隱晦其說，斯蓋當時之恆事，習俗所常行。而班固云：「仲尼歿而微言絕。」觀微言之作，豈獨宣父者邪？其虛美五矣。

〔江乙〕（列女傳）江乙爲郢大夫，言入王宮盜者，令尹以罪乙，絀之。無何，乙母亡布，言於王曰：「令尹盜之。」王曰：「令尹不知。」母曰：「昔妾子爲盜，坐絀，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爲而不以是王其察之？」

〔微言絕〕（漢藝文志序）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乘。

考茲衆美，徵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既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語曰：「衆善之，必察焉。」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尋世之言春秋者，得非觀衆善而不察，同堯舜之多美者乎？

昔王充設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羣言，多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將來學者，幸爲詳之！

〔問孔〕王充論衡凡三十卷，其第九卷篇曰問孔。

第五 申左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譏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用朋黨，唯眊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爲主，止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矣。至於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必揚權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爲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爲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探。又案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誣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邱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於傳，懼懼時難，故隱其書。未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諸傳。」而於固集復有

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又不足觀也。夫解難者以理爲本，如理有所關，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於後：

〔左氏長義〕（隋經籍志）春秋左氏長義二十卷，後漢侍中賈逵章句。

〔在秦爲劉氏〕（按左文十三）士會自秦歸於晉，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漢書

高紀贊）晉史蔡墨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氏爲晉士師，奔秦歸晉，其處者爲劉氏。戰國時，獲于魏，秦滅魏，遷大梁都千豐。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

〔陳元〕（後漢本傳）元字長孫，父欽，習左氏春秋。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建武初，議欲立左氏傳。元詣闕上疏曰：「建立左氏，解釋積結，天下幸甚。」下其議，諸儒謹譁，左氏復廢。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案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則）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於仲尼，邱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

來之法。其長一也。

又案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書籍。其時於魯文籍最備。邱明既躬爲太史，博總羣書，至如檣杙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覩。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

論語：「子曰：『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

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產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與親見者爭先者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國典，時號正書，既而先賢耆舊，語林世說，競造異端，強書它事。夫以傳自委巷，而將冊府抗衡，訪諸古老，而與同時並列，斯則難矣！彼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哉？其短一也。

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加之）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於翰墨，立名不朽，播於他邦，而邱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

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錄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襲削孟堅雖黃所構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瓌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吏官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

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前委曲如存，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邱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行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胸臆，夫自我作故，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

案二傳雖以釋經爲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云：「楚子麇卒。」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公穀作傳，重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

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昔衛鞅贖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案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爲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爲曹，禮法不容。

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爲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

若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斷然可知！必執二傳之文，唯取依經爲主，而於內則爲國隱惡，於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大半失實，已於疑經篇載之詳矣。

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於實錄，付之邱明，用使善惡畢彰，真僞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也，淫人懼焉。」尋左傳所錄，無婉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爲勸戒者哉？

儒者苟譏左氏作傳，多敍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弑，隱桓昭哀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兀成聾瞽者矣！

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需，公室方強，而云屠岸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魯侯禦宋，得儻乘邱，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唯存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兩棠；子罕相國，宋陸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謁哭於陽門；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桓滅，春秋爲賢者諱；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諸侯失政，大夫皆執國權。其記時也，蓋秦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爲荆平夫人；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葬馬；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公之年，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樂書仕於周子，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石言；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碁申誠，或以先爲後，或以後爲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宏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

然自邱明之後，迄于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故束皙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摯虞束皙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顛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法釋，于寶藉爲師範，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

讀。

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邱明，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旨，有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夫學者苟能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僞者矣。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從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

〔司鐸火〕（哀三年）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

〔授經之託〕（後漢陳元傳）議立左氏疏，曰：「邱明至賢，親受孔子。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

〔周內史〕（桓二年）取郕大鼎於宋，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云云。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閔馬父〕（昭二十二）王子朝作亂。（二十六）王子朝奔楚，使告於諸侯云云。閔馬

父聞子朝之文辭曰：「文辭以行禮也；無禮，文辭何爲？」

〔自我作故〕（外傳魯語）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

公曰：「君作故。」

〔公穀依違〕（左昭元經）楚子麇卒。（傳）楚公子圍聞王有疾，入問疾，縊而弑之。葬王於郟，謂之郟敖。

〔成方遂〕（漢雋不疑傳）不疑字曼倩。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雜識視。京兆尹不疑叱收縛曰：「昔蒯瞶云云。」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本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卜，謂曰：「子狀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卽詐自稱，坐要斬。

〔雋引公羊〕（公羊哀二）輒者曷爲者也？蒯瞶之子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晉霸屠岸〕 此言國未失霸，不應有權臣擅攻事也。（宣十二）晉荀林父帥師及楚戰於邲，敗績，歸請死。士貞子曰：林父，社稷之衛也，其敗何損？晉侯使復其位。晉景所以不失霸。（按）是歲晉景公三年也。（史記趙世家）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不諳，而擅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滅其族。

〔魯僞馬驚〕 此言戰方獲僞，不應有馬驚敗績事也。（莊十）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蒙皇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邱。齊師乃還。（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邱，縣賁父御馬驚，敗績，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

〔遇邲兩棠〕 此就邲戰一事而言，見書地多訛也。遇邲即前宣十二年晉楚戰事。（新書先醒篇）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宋鄭無道，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饗而獻國。莊王曰：「非利之也。」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

〔睦晉覘哭〕 此據弭兵修睦之文，見覘伐非情也。（襄二十七）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文，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將或弭之，必

許之。」（禮檀弓）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平侯曰：「民悅，殆不可伐也。」

〔滅項爲諱〕 此則魯滅齊滅之異其文。（僖十六）會於淮。（十七）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

〔再盟失政〕 此則繼霸失政之歧其說。

〔秦穆荆平〕 此言一前一後，年不相及。（僖十三）晉乞糴於秦。（十五）晉侯與秦伯戰於韓原。（文三）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列女傳）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昭王時，吳入郢，王亡，吳盡妻其后宮。伯嬴持刀曰：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放，士庶人宮割。妾以死守，欲爲樂無妾死，何益？」吳王慙，遂退舍。

〔韓魏楚莊〕 此言一後一前，事不相及。（按）左傳盡魯悼之四年，其文云：知伯貪而愾，韓魏反而喪之，是先事究言之文。（滑稽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楚莊王有所愛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優孟曰：薄請以人君禮葬之。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

〔列子鄭穆〕 此言列生於尼父後，稱鄭穆年，非也。

〔虢公簡子〕 此言虢亡於趙簡前，活太子事，妄也。

〔欒書晉文〕 此言本國後世之臣，誤移前世也。（成四）晉欒書將中軍。（六年）欒書

救鄭侵蔡，楚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新序雜事）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於農夫

老古。老古曰：吾不意人君如此也。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武子曰：獵得獸

乎？曰：得善言。曰：取人之善而棄其身，盜也。文公還，載老古與俱歸。

〔荀息晉靈〕 此言本國前代之臣，誤移後代也。（僖九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及公卒，

里克殺奚齊于次，又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文選西征賦注）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

之臺，孫息上書求見，曰：「臣能壘十二博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息曰：「復有

危於此者。」公即壞九層之臺。

〔汲冢書〕 見春秋家。

〔劉歆作五原守〕（楚元王傳）歆以爲左邱明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

聞之與親見，詳略不同。次建立左氏春秋，哀帝令與五經博士講論，博士不肯置對，欲移書讓之，諸儒皆怨訕，欲懼誅，求出補吏，乃守五原。

〔王接荀顛〕（晉王接傳）接字祖游，時祕書丞衛恆考正汲冢書，未訖，束皙述而成之。陳留王庭堅難之，散騎潘滔謂接曰：「卿足解二子之紛。」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或以爲允當。（又荀勗傳）勗字公曾，漢司空爽孫也。時得汲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爲中經。

〔志在春秋四句〕（公羊何序）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第六 點頌

夫史之煩文，已於敘事篇言之詳矣。雖六卷成言而三隅莫反。蓋語曰：「百聞不如一見。」是以聚米爲谷，賦虜之虛實可知；畫地成圖，山川之形勢易悉。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味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錄書有文德殿者，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今輒擬其

事鈔自古史傳文有煩者皆以筆點其煩上。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虧缺者細書側注於其右。或回易數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觀者易悟其失自彰。知我撫實而談非是苟誣前哲。

〔聚米爲谷〕（後漢馬援傳）援字文淵屯田上林苑中帝自西征隗囂至漆召援援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經往來分析典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畫地成圖〕（漢張湯傳）湯子安世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隨擊烏丸還謁大將軍光問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

古孔子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忘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矣。」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

右除二十四字

（按）篇內加除標數，舊作小書繫本條大書之下，茲緣增有小注及摘辯語，因移置次行，亞一格，大書除上加右字。○標數必不免有差誤，點失無考，惜哉！

家語曰：「晉將代宋，使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宋陽門之介夫死，而司城子罕哭之哀，民咸悅矣，宋殆未可代也。』」

右除二十一字，加三字

（按）此條亦見檀弓。○點類本點史筆之煩，而煩之以家語二條者，蓋假前古複疊文法，啓示其端，隨手涉筆偶及之，非有所定主也。已下大概，皆就史記點之，亦是隨筆所至。

史記五帝本紀曰：「諸侯之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百姓之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謔者皆不謳謔丹朱而謳謔舜。」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云云。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

右除二十九字，加七字。

（按）文內如「百姓之」三字及「之」字「皆」字等，即細書側注之所加也。傳寫者濶入之，今轉嫌濶而存者遺落不全耳。又節內有空格者以意起例，別斷文也。如「謳謔舜」之下則堯舜二紀分章處。「用者云云」之下則舜紀中間節句處也。凡此類後皆倣定。○舜年二十復出之文，見舜紀篇尾，劉所點除正在於此，古本有之而郭本削之，點安所施北平本反從郭本，未之思耳。

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元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爲人臣。」

右除五十七字，加五字。（除數太多，有誤。）

案顓頊紀中已具云黃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下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元孫。既上云昌意及鯀不得在帝位，則於下文不當復云爲人臣；今就於朱點之中復有此重複，造次筆削，庸可盡乎？

(按)此上四行，舊本與除加標數連下，今離列之，似較清畫也。

項羽本紀曰：「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殺者也。項氏世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右除三十二字，加二十四字，釐革其次序。

(按)此條皆史記原文，不見有加字處，蓋其所云細書側注者已盡失之矣。抑恐此條所鈔，亦當不止於此，若止此三行，亦安得有三十餘字之除革乎？况文內殊少煩複異於他所摘者，亦安所庸其除革乎？更恐此條原本全失，但存項羽本紀四字，後人聊寫篇頭數語以當之耳。

呂后本紀曰：「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及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高祖嫌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又戚姬幸，常獨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如意以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疎。如意立爲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諍之，及留侯策，太子得無廢。」

右除七十五字，加十字。（據文止加八字）

（按）此除加一行，舊亦與前注并寫，今照例離立。

（按）文亦多「高祖嫌」又「獨如意以」等字，欲去煩而煩轉滋矣。故知皆側注所加之文也，而點則失之，蓋見加不見除也。

宋世家曰：「初，元公之孫糾，景公殺之。景公卒，糾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者，父公孫糾，糾父公子端，秦卽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

右除三十六字，加十三字。（據文止加十二字）

（按）諸條間有加字闌入處，而無除去原文之文；獨此失「元公會庶孫」等九字，必是朱黃所點，點或稍重，侵入字裏，傳寫者遣去之，實亦應留受點者也。

三王世家曰：「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衰憐百姓，

以自忘，虧膳貶樂，捐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臣去病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臣傅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臣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侍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于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捐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忝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

右除一百八十四字，加一字。（據文加三字）

已上有言語相重者，今略點廢如此。但此一篇所記全宜削除，今輒具列於斯，藉爲鑒戒者爾。凡爲史者，國有詔誥，十分不當取其一焉。故漢元帝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由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媿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憫焉！永惟蒸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及荀悅撰漢記略其文曰：「朕惟衆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自餘鈔撮，佗皆倣此。近則天朝諸撰史者，凡有制誥一字不遺，唯去詔首稱「門下」，詔尾去「主者施行」而已。時武承嗣監脩國史，見之大怒，謂史官曰：「公輩何是人，而敢輒減詔書？自是史官寫詔書，雖門下贊詔亦錄。後予聞此說，每嗾噓而已。必以三王世家相比，其煩碎則又甚於斯。是

知史官之愚，其來尙矣；今之作者，何獨笑武承嗣而已哉！

（按）已上一段是引例語，亦係另文，舊本混作正條，謬甚。今刊置之。

（按）御史敍錄襍疏，大似近代公移，每轉行一番，必全敍一番。所以然者，一以免鈍胥之摘句失當也，一以防姦吏之舞文售欺也。乃若垂爲史法，安可不知所裁？

魏公子傳曰：「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以徵信陵君故事。』說云：『當戰國之時，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而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名冠諸侯，有以也。』高祖每過之，奉祠不絕也。」

右除十五字，加二十字。（加數亦不合）

（按）此條亦見加不見除之一證。○傳贊加字，反覺退味，此其手筆落時處，攻者顧莫之察，要是此書敗端也。愚不敢蔽。

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倜儻之畫，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遊於趙。趙孝惠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號。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合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此，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平原君曰：「勝已洩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

新垣衍曰：「吾視居圍此城之中者，皆有求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所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居此重圍之中而不去？」魯連云云：「梁未觀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觀秦稱帝之害，則必助銷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奈何？」魯連曰云云：「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烏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也，吾將言之。」云云：「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觀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云云。」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云云。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云云。」

右除二百七十五字，加七字。（二百一作三百。）

屈原賈生傳曰：「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賈生名誼，洛陽人也。云云。謫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聞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又以謫去，意不自得。」

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詞曰：云云。賈生爲長沙傅三年，有鵝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鵝曰鵝，賈生旣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溼，自恐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其詞曰：云云。懷王騎隋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時年三十三矣。」

右除七十六字，加三字。

扁鵲倉公傳曰：「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云云。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皇后八年，得見師臨淄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

方書悉教公。臣意卽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卽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明歲卽驗之，有驗，然尙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卽嘗以爲人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臣意年盡三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

右除二百九十五字。

（按）本節前段先有決嫌疑六句二十二字，亦由點重侵字而遺者，古本有之。須悟是篇諸所採摘，文愈複則點煩之意愈顯，注家以爲此廢卷也，竟東史不詳，孤負多矣！

宋世家初云：「襄公嗣立，」後仍謂爲「宋襄公，」不去「宋襄」二字。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勾踐，」每於其號上加「吳王」「越王」字，句句未嘗捨之。孟嘗君傳曰：「馮公形容狀貌甚辨，」案形容狀貌同是一說，而敷演重出，分爲四言，凡如此流，不可勝載。其十二諸侯表曰：「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又屈原傳曰：「其文約，其辭微，」觀子長此言，實有深鑿。及自撰史記，榛蕪若此，豈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乎！

（按）此一節再就史記統摘之以概其餘，亦非點煩正條，故亦用亞一格之例。

漢書龔遂傳曰：「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請從。功曹以爲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聽。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所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旣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云云。上以議曹王生爲水衡丞。」

右除八十四字

新晉書袁宏傳曰：「袁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尙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其所作詠史詩，詠聲旣清，會詞又藻麗，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卽其詠史之作也。」尙傾率有勝致，卽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云云。從桓溫北伐，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

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徙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子心，愬流風而獨寫。」云云。謝安嘗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爲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謝安欲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觀者無不歎服，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

右除一百一十四字，加十九字。

（按）節首云新晉書，注又云事出檀劉，蓋是新晉採二書之語入史也。但文內兩羨句，不類加字細書，亦決非彼書如此。

十六國春秋曰：郭瑀有女始筓，妙選良偶，有心於劉昞，遂別設一席於座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湛然曰：

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罔其人也。」

右除二十二字。（文句不多，除數恐不到二十有餘，必有誤。）

（按）此節文與魏書劉昫傳同。

（總按）點煩一篇，點既失傳，歷從檢核矣。然深心嗜古者，按切史篇，循文審校，亦自理緒可尋，諸家或未暇也。故譌漏尤多云。

第七 雜說上

春秋

案春秋之書弑也，稱君若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未聞失德，陳恆搆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弑其君壬於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累續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乎？何其乖刺之甚也！

〔稱君稱臣〕（宣四左傳）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齊人弑〕（哀十四經）六月，齊人弑其君王于舒州。（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子我欲盡逐陳氏。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遂入。公與婦人食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子我歸，陳氏追之，遇之，殺諸郭關。庚辰，陳恆執公子舒州。甲午，陳恆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日齊而請伐伏齊三。

案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鄭、入許，卽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惟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爲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他例，一何乖躋！尋二傳所載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獨爲謬歟？

〔釋經曰入〕（左襄十三經）夏取郟。（傳）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入陳、衛、鄭、許〕（左宣十一）楚子入陳，閔二狄入衛。（隱十）宋人衛人入鄭。（隱十）一）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吳入書郢〕（定四左氏經）庚辰吳入郢。（傳）吳從楚師及清，發敗諸雍澨，五戰及夷。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

二傳云入楚。○（定四公羊經）庚辰吳入楚。○（傳）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穀梁經）庚辰吳入楚。○（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

左氏傳

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咙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辨歌；跌宕而不羣，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伴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如二傳之敘事也，榛蕪溢句，疣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苟必方於左氏也，非唯不可爲魯衛之政，差肩雁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私隔者矣！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起。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唯草木乎！然自古設比興，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惡薰蕕榮枯貞脆而已；必言其含靈畜智，

隱身遠禍，則無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心，本不衛足，由人觀其形，似強爲立名，亦由今俗文士謂烏鳴爲啼，花發爲笑；花之與鳥，安有啼笑之情哉？必以人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讖言者哉？如鮑莊子之智不知葵，葵猶能衛其足，卽其例也。而左氏錄夫子一時戲言以爲千載篤論，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葵猶衛足〕（成十七）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闕；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夫人怒，訴之。秋七月，別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公羊傳

公羊云：許世子止弑其君，曷爲加弑？譏子道之不盡也。其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尋子春學道義，感神明，固以方駕曾閔，連蹤丁郭，苟事親不逮樂正，便以弑逆加名，斯亦擬失其流，責非其罪。蓋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談述，所以樂正行事，無輕輒書，致使編次不倫，比喻非類，言之可爲嗤怪也。

〔許止弑〕（昭十九）公羊正進藥而藥殺，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

〔丁郭〕（黃補注）逸士傳：丁蘭，河內人，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爲親形像，事之如生。氏族箋釋：郭巨，林縣人，至孝，生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因謂妻曰：貧乏分母之食，盍埋此兒及掘坑得黃金一釜。

〔俱出門人〕（曝書亭考）戴宏論春秋曰：「子夏傳與公羊高梁。」武帝曰：「公羊稟西河之學。」孔穎達曰：「商授弟子公羊高。」鄭康成曰：「樂正子春，曾子弟子。」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珍。案齊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斯卽齊之舊俗也。然食魴鱠鯉，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是曰珍羞。如公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殮，曰：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蓋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饌，呼爲非食，著之實錄以

爲格言。非惟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爽者矣。

〔上客中客〕（陳氏骨圖憲蘇）烈士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廡有三列，上容食肉，中容食魚，下容食菜。

〔食魚殮〕（室六公羊）趙盾朝而出，靈公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闔焉者，入其閭則無人，闔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殮。勇士曰：「嘻！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君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

汲冢紀年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況乃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啓殺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共伯名和，鄭桓公厲王之子，則與經典所載，乖刺甚多。又孟子曰：「晉謂蒙春秋爲乘。」尋汲冢璣語，卽乘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熊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文實矣。嗚呼！向若二書不出，學者爲

古所惑，則代成謬，無由覺悟也。

〔共伯名和〕 共和見稱謂篇。（竹書紀年）厲王十二年，王亡奔彘。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

〔鄭桓厲王子〕 （按）史記鄭世家，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宣王庶弟也。

〔朱熊〕 內外傳，黃能黃熊事，已見書事篇。

史記

夫編年敘事，瀾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異觀。昔讀太史公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曷闕者，若語林，世說，神記，幽明錄之類是也。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若以古方今，當然則知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錄甚爲膚淺，而理氏稱其勤者，何哉？

〔所採多小書〕 （按）困學紀聞亦取此條之說，而申之以晁子止之語曰：「晉史叢冗，最甚。」

〔曹干孫檀〕 隋經籍志晉紀十卷，晉前將軍諮議曹嘉之撰。（又）晉紀二十三卷，干寶撰，訖愍帝。又晉陽秋三十二卷，訖哀帝，孫盛撰。又續晉陽秋二十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

〔稱其勤〕 （司馬遷傳贊）遷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

孟堅又云：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服其善敘事。豈時無英秀易爲雄霸者乎？不然，何虛譽之甚也！史記鄧通傳云：文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詔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以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案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向雄皆服〕 （司馬遷傳贊）劉向揚雄博極羣書，而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敘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該，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文帝崩景帝立〕（佞幸鄧通傳）文帝嘗病癱，鄧通嘗爲帝啣吮之。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啣癱，啣癱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嘗爲帝啣吮之，心慚，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按此事連觀太子已心怨之文，則知文帝崩三字可省。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以爲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案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重加褊勒，祇覺煩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異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述，未覩厥義。

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標末，持爲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旣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闕如！

〔孔子翹關〕（列子說符）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貨殖〕（按）史記貨殖列傳卷在六十九，次當末篇，亦意所差稱也。傳本范蠡居首，子

贛第二，漢書因之。

司馬遷自序傳云：「爲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迺喟然而歎曰：「是予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敘如此，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者，乍似向陵陷沒，以實於刑；又似爲陵所間，獲罪於國，遂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俱述被刑，所以儼蕪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與任安書〕（漢書遷本傳）遷旣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云云。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案呂氏之修撰也，廣招俊客，比跡春陵，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爲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旣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不韋〕 見六家春秋家。

〔春陵〕 謂春申信陵也。班固西都賦：節慕原嘗，名亞春陵。

〔虞卿〕 亦見春秋家。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伐魯行唁，臧堅抉死。此閹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爲士君子所賤者，唯以彌子瑕爲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捨茲不載，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可爲者哉？

〔郭最〕 (左襄十八) 晉伐齊，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

〔臧堅〕 (左襄十七) 齊高厚圍臧紇於防，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棓抉其傷而死。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論此敗者，固當以人事爲主，必推命

而言，則其理悖矣。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懷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魯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然則敗晉於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銘其說；壓弧箕服，彰於宜厲之年；徵襄與襦，顯自文武之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他皆倣此，安得於魏無譏者哉？

夫國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亦然。蓋嬀後之爲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爲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鸞鶯鳴於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斯皆瑞表於先，而福居其後。向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必如史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誠，不其惑乎？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魚豢魏略、議虞世南帝王論，或敍遼東公孫之敗，或述江左陳氏之亡，其理並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

〔敗晉於韓〕

（左傳八）晉侯改葬其太子，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曰：夷吾無禮，余得

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焉。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伐有罪矣，敝於韓。」

〔亡秦者胡〕（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

〔際弧箕服〕周宣王時童謠國語文也，見書事篇。

〔徵褰與襦〕（昭二十五）有鸚鵡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

有之。」謠見言語篇。

〔媯後莫京〕（莊二十二）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爲卿。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

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于育姜。五世其昌，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畢萬必大〕（閔元）晉侯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

名也。以是始賞，大啓之矣。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子孫，必

復其始。」

〔水滸鸞鷲〕（詩大雅）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外傳）周語周之興也，鸞鷲鳴于岐山。

〔中陽蛟龍〕（漢高紀）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父太公，母劉媪。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魏略議〕 魚豢魏略，見題目篇。

〔帝王論〕（唐藝文志）虞世南帝王略論五卷。

諸漢史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客十餘人，皆白衣袒幘，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皆騎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坐，溷淆無別；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由斯而言，則成帝魚服嫚游，烏集無度，雖外飾威重而內肆輕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矣。」

〔魚服〕（張衡東京賦）言龍魚服，見困豫且。

〔烏集〕（按）國策有烏集烏飛之文，而此處則用烏集爲合。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敍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疊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尺之中，雁行有敍，使讀者閱文便觀，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爲務爾；既非國家遞襲，祿位相承，而亦複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他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慙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終於下，並當明爲標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爲篇章，持優劣爲次第，仍每於篇後云右若干品，凡若干人，亦猶地理志肇述京華，未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戶口也。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校其事，可得而言！案劉氏初興，書唯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唯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王名信都，而輒去都留信，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班氏一準太史，曾無弛張，靜言思之，深所未

了！

〔酈生初謁〕

（按）史記本傳初敘沛公略地陳留郊，及酈生先屬沛公騎士語；次敘沛公召生入謁，据牀洗足，生長揖激沛公語。次敘沛公罵生豎儒，生責沛公倨見長者語；次乃敘沛公輟洗攝衣延坐事。至卷末朱建附傳之後，復取陸賈所敘酈生入謁事，并載之，與前文迴別。同事異詞，即於一卷中見之。

〔歌鴻鵠〕

（留侯世家）上欲易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太子請以爲客，從入朝，上乃大驚。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尙安所施？」

〔韓王信〕

（舊注）漢書功臣表留侯張良以韓申都下韓。師古注：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文信申通用。劉攽云：韓申都即韓申徒也。張良傳云：以韓司徒下韓數城。史記作申徒者，司徒之聲轉也。申都者，又申徒之聲轉也。良下韓時，乃韓王成，非韓王信。

師古注誤。

司馬遷之敘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之說也。如固之爲遷傳也，其初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曰云云，至於事終，則首其自敘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

馬卿爲自敘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卽爲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奪。尋固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雄之自敘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馬卿自敘〕更可取隋劉炫語參之，見序傳篇法。

〔文園〕（相如本傳）相如從上，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其辭云云。拜爲孝文園令。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歿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相如，司

馬遷揚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敝也。但班氏脫略，故世莫之知。

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元成父賢，德業稍多，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韋賢冠首，並其失也。

〔蘇建〕（按）（本傳）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云云。傳止八十三字，故曰行事甚寡。

〔韋賢〕（按）（本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賢爲人質樸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云云。宣帝卽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關內侯食邑云云。傳凡一百七十八字，故曰德業稍多。

班固稱項羽賊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禍淫者矣。至於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久定，非人理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異說，前後自相矛盾者焉。

〔于公高門〕（于定國傳）定國定曼倩，謚安侯。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

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嚴父掃地〕（酷吏嚴延年傳）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

〔賦幽通〕（漢書敘傳）固弱冠而孤，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爲是乎？答曰：不然也。案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略；至於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敘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爲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馬遷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邪？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歿，時入中興，而輒引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恆例者耳。荀悅既刪略班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規諷隗囂，冀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其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彪論列末篇〕（荀悅漢紀）第三十卷之末云：生莽既敗，天下雲擾，隗囂據隴，擁衆收集英雄，班彪在焉。彪卽成帝婕妤之弟之稚子也。囂問彪曰：往者周云，天下分裂縱橫之事，復起於今日乎？將乘運迭興在一人也？願先生論之！論曰云云。囂曰：愚人習識劉氏，而謂漢家重興，疏矣。彪感其論，又閱禍患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時難。

〔賓戲幽通〕（按漢書敘傳）敘父彪載王命論，固自敘載答賓戲幽通賦二篇，此二篇奇紀不收，故借詰之。

第八 雜說中

諸晉史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爲晉學老，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擅著書，是晉史之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賈褚先生之比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八損，求妍更媮者矣。

臧氏晉書稱苻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至於人物則過之。案後石之時，張據瓜涼，李專巴蜀，自遼而左，人屬慕容，涉漢而南，地歸司馬，逮於苻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識事未精而輕爲著述，此其不知量也。張勔抄撮晉史，不求異同，而備揭此言，不從沙汰，罪又甚矣！

〔張勔〕（隋經籍志）晉書鈔三十卷，梁豫章內史張緬撰。

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修撰，多聚異聞，其爲踏駭，難以覺悟。案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卽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爲葉令，賞飛鳧入朝。』及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而收流俗怪說。又劉敬叔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致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爲正言。旣而宋求漢事，旁

取令升之書，唐徵晉語，近憑方等之錄，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令俗之學者說鳧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劍穿屋，必曰晉典明文，遮彼虛詞，成茲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

〔殷芸小說〕（梁書本傳）殷芸字灌蔬，不妄交遊，博洽羣書。（隋經籍志）小說十卷，梁武帝勅司徒左長史殷芸撰。

〔蕭方等〕（困學紀聞）蕭方等爲三十國春秋，以晉爲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

馬遷持論稱：「堯世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王喬。」其言謬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升作搜神記，深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聲背實，捨真從僞；知而故爲，罪之甚者。近者，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敍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擇其瑕疵，僞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

漢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與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皇家諸學士撰晉書，首發凡例，而云班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爲作傳，並編敘行事，寄出外戚篇。（此下疑有闕文）所不載者，唯元后耳。安得輒引呂氏以爲例乎？蓋由讀書不精，識事多闕，徒以本紀標目，以編高后之年，遂疑外戚載篇，輒敘娥姁之事，其爲率略，不亦甚邪？

楊王孫布囊盛尸，裸身而葬，尹籍對吳以一拜一起，未足爲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爲其立傳，前哲致譏，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足矯奢莽之僭，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近者他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敘事也，卽載其嗜酒沈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爲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

〔楊王孫〕（本傳）學黃老之術，欲贏葬，曰：「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詩以鬻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

〔伊籍〕（本傳）籍字機伯，隨先主入益州，遣使於吳，孫權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

「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卽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藉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

〔劉伶〕（本傳）伶字伯倫，放情肆志，與阮籍稽康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插隨之，曰：「死使埋我。」嘗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泣諫。伶曰：「吾不能自禁，當祝鬼神自誓耳，可便具酒肉。」妻從之。伶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切不可聽。」仍飲酒御肉，塊然復醉。

〔畢卓〕（本傳）卓字茂世，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此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且視之，乃畢吏部也。餘文已見書事篇。

宋略

裴幾原刪略宋史，定爲二十篇，芟煩撮要，實有其力。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徐傅官詔，顏延年元后哀冊文，顏峻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注國志表，孔熙先罪許曜詞，凡此諸文，是尤不宜載者。何則？羨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既而罪名具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令矛盾兩傷。夫國之不造，史有哀

冊。自晉宋已還，多載於起居注，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略言之，故宜去也。昔漢王數項，袁公檄曹，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揚其過；至於二凶爲惡，不言可知，無俟檄數，始明罪狀，必刊諸國史，豈益異同考武作賦悼亡，鍾心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松之所論者，其事甚末，兼復文理非工。熙先構逆懷奸，矯言欺衆；且所爲藁草，本未宣行。斯並同在編次，不加銓擇，豈非蕪濫者邪？向若除此數文，別存他說，則宋年美事，遺略蓋寡，何乃應取而不取，宜除而不除乎？但近代國史，通多此累，有同自卽，無足致譏。若裴氏者，衆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舉其事以申掎摭云。

〔除徐傅官詔〕（徐羨之傳）字宗文。高祖踐阼，進號將軍，加散騎常侍，封南昌縣公。少帝失德，羨之等廢之，遷於吳郡，遂加害。太祖卽位，進司徒，改封南平郡公。（傅亮傳）字季友。宋國初建，從還壽陽，高祖有受禪意。亮悟旨，曰：臣暫宜還都。至都，卽徵高祖人輔。至於受命，進尙書僕射中書令。少帝廢，亮至江陵迎太祖，既至，太祖問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亮於是布腹心。

〔元后哀册〕（后妃傳）文帝袁皇后，諱齊嬀，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生子劭。上待后恩禮甚篤，後潘淑妃愛傾後宮，因稱疾不復見上。元嘉十七年，疾篤，上執手流涕，因引被覆面崩。上甚悼痛，詔前永嘉太守顏延之爲哀策，文甚麗云。

〔討二凶檄〕（顏竣傳）父光祿大夫延之，竣爲世祖撫軍主簿。世祖鎮潯陽，遷記室參軍，世祖入討，任總內外，并造檄書。（南史）延之爲劭光祿大夫，劭以檄文示延之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何乃至爾？」曰：「竣尙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

〔擬李夫人賦〕（孝武十四王傳）始平王子鸞，母殷淑儀，寵子鸞，愛冠諸子。丁母憂，追進淑儀爲貴妃，班亞皇后，諡曰宣，痛愛不已。擬漢李夫人賦曰：朕以亡事，棄日閱覽前王詞苑，見李夫人賦，淒其有懷，因感而會焉云云。

〔罪許隴詞〕 事附范曄傳。

後魏書

宋書載佛狸之入寇也，其間勝負，蓋皆實錄焉。魏史所書，則全出沈本。如事有可恥者，則

加減隨意，依違飾言；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以醜婚不許，此言尤可怪也。何者？江左皇族，水鄉庶姓，若司馬劉蕭韓王，或出於亡命，或起自俘囚，一詣桑乾，皆成禁樹。此皆魏史自述，非他國所傳。然則北之重南，其禮如此，安有黃旗之主親，屈己以求婚，而白登之陣，反懷疑而不納？其言河漢，不亦甚哉！觀休文宋典，誠曰不工，必比伯起魏書，更爲良史。而收每云：我視沈約，正如奴耳。』此可謂飾嫫母而誇西施，持魚目而笑明月者也。

〔佛狸入寇〕

（宋書索虜傳）魏元明帝子燾，字佛狸，自率大衆渡河，曰：自頃歲成民阜，

當東巡吳會，以盡游豫，臨滄海，探禹穴，陟姑蘇之臺，搜長洲之苑。燾自彭城南出盱眙，至瓜步，伐兼葦，造箬筏，聲欲渡江。遣使餉太祖駱駝名馬，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朱。燾以手指天而以孫兒示奇，曰：至此非唯爲功名，實是貪結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秋毫。又求嫁女於世祖。（魏書島夷劉氏傳）東駕登瓜步，伐葦結筏，示欲渡江。義隆大懼，欲走建業，土女咸荷擔而立。義隆遣黃延年朝於行宮，獻百牢，并請和，求進女於皇孫。世祖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

〔司馬劉蕭韓王〕（魏書）司馬楚之，晉宣帝弟，愷之八世孫。劉裕誅夷司馬，戚屬亡於汝穎之間。奚斤略地河南，楚之請降。後尙諸王女河內公主，生子金龍。（又）劉昶，義隆第九子也。子業立，昏狂肆暴，委母妻，攜妾作丈夫服，間行來降，尙武邑公王。歲餘，生薨，更尙建興長公主。（又）蕭寶夔，蕭鸞第六子，寶卷母弟也。蕭衍克建業，殺其兄弟，其家穿墻夜出寶夔，具小船，著烏巾襦，潛赴江畔，躡屨徒步，脚無全皮。至壽春，戍主推檢知實，至京師，世宗禮之。尋尙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匹，并給禮具。（又）韓延之，司馬德宗平西府錄事參軍。太常二年，與司馬文思來入國，延之前妻羅氏生子措，隨入國。又以淮南王女妻之，生道生。（又）王慧龍，司馬德宗僕射愉之孫，散騎緝之子也。劉裕徵時，愉不爲禮。及得志，愉家見誅，慧龍爲沙門僧彬所匿。太常二年，歸國，崔浩弟恬以女妻之。浩旣見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豷鼻，江東謂之豷王。慧龍鼻大，真貴種矣。

〔桑乾〕（宋書索虜傳）索頭託跋開，字涉珪，王有中州，自稱曰魏，號年天賜，治代郡桑乾縣之平城。

〔禁櫛〕（晉謝安傳）安孫混字淑源，少有美譽。孝武帝求爲晉陵公主婚。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王珣曰：「卿莫近禁櫛。」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狔以爲珍膳。項上一櫛尤美，輒以薦帝，呼爲禁櫛，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尙主。

〔黃旗〕（吳志權傳）注曰：吳書曰：先哲祕論，紫蓋黃旗，運在東南。

〔白登〕（漢匈奴傳）冒頓圍高帝於白登。（注）白登在平城東南。

近者沈約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子之子，以應牛繼馬後之徵；鄴中學者王劭，宋孝王言之詳矣。而魏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遂具錄休文所言。又崔浩諸事狄君，曲爲邪說，稱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當時衆議抵斥，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述。凡此諸妄，其流甚多，儻無迹可尋，則真僞難辨者矣。

〔牛繼馬後〕（魏書）僧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琅邪王覲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通生叡，因冒姓司馬。（舊唐書元行沖傳）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以晉元帝是牛氏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行沖推尋事跡，以昭成帝名，繼

繼晉受命，考校謠讖，著論以明之。

〔拓跋之祖〕 宋書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

北齊諸史

王劭國史，至於論戰爭，述紛擾，賈其餘勇，彌見所長。至如敍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禪，二王殺楊燕以廢乾明，雖左氏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重耳，纒盈起於曲沃，楚靈敗於乾谿，殆可連類也。又敍高祖破宇文於邙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書城濮之役，鄆陵之戰，齊敗於鞍，吳師入郢，亦不是過也。

〔文宣逼魏禪〕 (北史) 帝從容沈雅，有孝文風。渤海王高澄以崔季舒爲中書黃門侍郎，令監察動靜。澄與季舒書曰：「癡人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及將禪位於文宣，襄城王昶等入奏事昭陽殿。昶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斂容，答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帝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

屯終被四百，永作虞賓。」與六宮別，趙國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已下皆哭。及出略龍門，王公百寮衣冠拜辭。帝曰：「今日不滅常道鄉公漢獻帝。」衆皆悲愴。

〔常山廢乾明〕北史廢帝乾明元年紀云：「正月常山王演矯詔誅尙書令楊愔，尙書右僕射燕子獻等。八月以太皇太后令廢帝爲濟南王。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

〔秦納重耳〕（僖二十四）秦穆公納之。

〔纒盈起〕（襄二十三）纒盈夜見胥平而告之，午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纒盈率以入絳。

〔乾谿〕（昭十二）雨雪，楚子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右尹子革夕誦祈招之詩，王不自克，以及於難。

〔高祖破邙山〕（北史）武定元年，二月，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月，周文率衆

援高慎，神武大敗之於芒山。

〔周武平鄴〕（北史）周武帝建德五年，冬十一月，帝發京師。十二月次晉州，署陣東西二十餘里。齊人填塹南引，帝勒諸軍擊之，齊主與數十騎走并州。帝率諸軍追齊主，次并州，齊主走鄴。

〔城濮鄴陵〕 城濮之戰在僖二十八，鄴陵之戰在成十七，秋春晉楚三大戰之二也。

〔敗于鞍〕（成二）晉卻克師陳于鞍，齊師敗績。

〔吳人郢〕 事在定四，略見上卷。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爲是乎？爲非乎？」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觀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有荆楚訓多爲夥，廬江巨橋爲圯，南呼北人曰僮，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苟並因此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

相毗俗之有殊，驗士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媿，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重規德棻，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恥。」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籍多聞以成博識。如今之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勅之所錄，其爲宏益多矣！足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墻於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

〔處士〕（後漢禰衡傳）衡爲江夏太守黃祖作書記，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正得祖意。

〔僕夫舍長〕（左襄四）虞人之箴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史記）扁鵲傳：扁鵲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注：守客館之司，故云舍長也。

〔多爲夥〕楚人謂多爲夥。

〔橋爲圮〕（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圮上。（注）徐廣曰：圮，橋也。東楚謂之圮，音怡。

〔南呼北僮〕（晉書周圮傳）殺我者諸僮子。宋書索虜傳：僮人謂換易爲博。

〔西謂東虜〕關中謠曰：「太歲南行，當復虜。」西人呼徒河爲白虜，按所指皆東人也。

〔渠們底箇〕（郭注）漢書云：「渠有其人乎？」（集韻）們，莫奔切。今詞家言俺們我

們。（郭注）隋唐嘉話：崔湜爲中書令，張嘉貞爲舍人，湜輕之，常呼爲張底。（揚子法言）箇，

枚也。（儀禮三個注）今俗名枚曰個。（左昭三）二惠競爽又弱一個焉。（南史王鎮之

傳）若遣一個有以相存。（按）渠們底箇，並可兩字連說，渠們猶言他們，底箇猶言那箇。

〔乃若君卿〕（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若纂乃考服。」（鄭注）若乃猶汝也。（東

坡墨君堂記）凡人相與稱謂，貴之則公，賢之則君。（韻會）敵體相卿，隋唐以來，下已則

稱卿。

〔中州名漢〕（北齊帝后傳）受漢老嫗斟酌。（崔季舒傳）漢兒文官，連名總署。（按）古

來威摺邊湖，惟漢最久，遂襲以爲華稱。

〔關右稱羌〕（北史）周尉遲迥襲洛陽，齊將段韶曰：西羌關逼膏肓之病。

〔母姊〕姊本作妹。北齊書：文宣皇后季氏，武成踐祚，逼淫有娠。太原王至閣不得見，慍曰：

「兒豈不如耶？姊姊復大，故不見。」康熙字典：北齊太子稱生母曰姊姊。

〔主上大家〕（蔡邕獨斷）天子親近侍從，稱爲大家。

〔師人兒郎〕（爾雅釋言）師，人也。（郭注）謂人衆。（舊唐書封常清傳）高仙芝呼

謂所召募兵曰：「我於京中召兒郎輩，得少許物，裝束未能足。」

皇家脩五代史，館中除藁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爲新史，觀其朱墨所圖，鉛黃所拂，猶有可識者，或以實爲虛，以非爲是。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李氏撰齊書，其廟號有犯時諱者，卽稱諡焉。至如變世宗爲文襄，改世祖爲武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句意未足，恐有脫字。）諸如此謬，不可勝紀！又其列傳之敘事也，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讀者瞽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

著書，未能精讜，書成絕筆而遽捐舊章，遂令玉石同燼，眞僞難尋者，不其痛哉！

〔世宗世祖〕（北齊書）高澄，神武長子。天保初，追尊文襄皇帝，廟號世宗。高湛，神武第九子，諡武成皇帝，廟號世祖。

〔武定河清〕（魏書）孝武既入關，齊神武迎清河王賈世子立之，是爲東魏孝靖帝。天平四年，改元武定。（北齊書）武成帝湛改元，河清。

周書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眞迹甚寡，客氣尤煩。尋字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準尙書。太祖勅朝廷，他文悉準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案綽文雖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適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宏，彌尙儒雅，卽其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別求他述，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

〔蘇綽詞令〕（周書本傳）綽字令綽，歷官大行臺左丞。自有晉之季，文體浮華；周文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依尚書體爲大誥。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

〔柳虬〕 見史官建冊篇。

〔牛宏〕 見世家篇。

隋書

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軍國，足貽勸戒；而編於漢史，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劭、袁充兩傳，唯錄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尤其諂惑。夫載旨示後者，謂於辭理可觀，旣以無益而書，豈萬遺而不載？蓋學者神識有限，而述者注記無涯，以有限之神識，觀無涯之注記，必如是則閱之心目視聽告勞，書之簡編繕寫不給。嗚呼！苟自古著述，其皆若此也，則知李斯之設坑，穽董卓之成帷，蓋雖其所行多濫，終亦有可取焉！

〔王劭袁充兩傳〕（隋書）王劭，齊滅入周，言上有龍顏戴于之表，上表言符命云云。袁充字德符，陳滅歸國，頗解占候，領太史令。時將廢太子，因希旨觀衆，言當廢。復表奏隋興已

後，日景漸長。又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煬帝初，充奏日景逾長，卽位，與堯受命年合信，所謂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者矣。

〔李斯坑穿〕（史記秦紀）丞相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諸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

〔董卓帷蓋〕（後漢儒林傳序）初，光武遷洛陽，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及董卓移都，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競共割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迺制爲膝囊。王允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長安之亂，一時焚蕩。

案隋史譏王君懋撰齊隋二史，敍錄煩碎。至如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劭思書，爲奴所侮。此而畢載，爲失更多，謂尤而效之，罪又甚焉者矣！

〔劉臻還宅〕（隋書本傳）臻字宣摯，位儀同三司。臻性多忘，有劉訥亦仕儀同。臻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謂臻還家，于是引之而去。旣扣門，臻尙未悟。

據較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曰：「此是大人家。」顧盼久之方悟。

〔王劭思書〕（隋書本傳）劭篤好經史，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其專固如此。

第九 雜說下

諸史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爲先，工繪事者以丹青爲主；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觀班氏公孫宏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蔑無覩，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音律，此正可爲翰林之補。

亡，流別之總說耳。如次諸史傳，實爲乖越。陸士衡有云：「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信矣哉！

〔公孫宏傳贊〕

見編次篇。

〔謝靈運傳論〕

其略曰：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屈宋導於前，賈馬振於後。王劉揚班崔蔡之

徒，異軌同奔。建安曹氏緯文被質。自漢至魏，文體三變。原其飄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降及元康，潘陸特秀。自建武暨於義熙，仲文革孫許之風，叔源變太元之氣。爰逮宋代，靈運興會標舉，延年體裁明密。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其有事可書而不書者，不應書而書者，至如班固敘事，微小必書；至高祖破項垓下，斬首八萬，曾不涉言。李齊於後主紀，則書幸於侍中穆提婆第，於孝昭紀，則不言親戎以伐奚；於邊疆小寇無不畢紀，如司馬消難擁數州之地以叛，曾不挂言；略大舉小，其流非一。

〔垓下斬首八萬〕

（史記高紀）鉞項羽敗垓下時云，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

八萬，遂略定楚地。

〔幸提婆第〕

（北齊書穆提婆傳）穆提婆本姓賂，母陸令萱入掖庭。後提婆改姓穆氏。（按

（後主紀但書以領軍穆提婆爲尙書左僕射，而無幸其第之文。并穆后及提婆傳，亦不及幸第事。史通所云，未詳何據。

〔親戎伐奚〕（按）孝昭紀皇建元年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城，虜奔遞。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據此則事已入紀矣。而史通以爲不言，亦未詳何意。

〔司馬消難〕（司馬子如傳）子消難尙高祖女，爲北豫州刺史。鎮武牢。與公主情好不睦，公主訴之，懼罪，遂招延鄰敵，走關西。

昔劉勰有云：「自卿淵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雄已後，頗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有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稱典誥，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者矣。案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馮異，於渭濱遊覽，追思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委，安能援引古事以酬答羣臣者乎？斯不然矣！

更有甚於此者：觀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尤甚。而牛宏王劭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何哉？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

有虛實之異故也。夫以記宇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此何異莊子述鮪魚之對，而辯類蘇張，賈生敘鸞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矣！世稱近史編語，唯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文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雞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虛無，豈可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

〔卿淵二句〕 本文心才略篇文。

〔僅通十字〕 (蜀志王平傳) 平字子均，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

〔霍光無學〕 (霍光傳贊) 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

〔鎮惡方馮異〕 (南史王鎮惡傳) 鎮惡，猛之孫也。宋武帝北伐，以鎮惡領前鋒。及陷長安於灊上，迎武帝，帝勞之。謝曰：「此明公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帝曰：「卿欲學馮異耶？」 (後漢馮異傳) 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涓濱思太公〕 (南史宋武帝紀) 帝至涓濱，嘆曰：此地甯復有呂望耶？鄭鮮之曰：明公

以昨日待士，豈患海內無人！

〔宋祖無學〕（鄭鮮之傳）帝少事軍旅，不涉經學，時或談論進難，帝時有慙德。

〔雞九峯等〕（王訓故）（袁淑俳諧記）有雞九錫文。皇甫松著酒孝經，房中志，工績

著醉鄉記。

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儻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假有辨如鄴，叟，吃，若周昌，子羽，脩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

〔平頭上尾〕（南史陸厥傳）厥好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制韻，有平頭上尾，螽，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世呼爲永明體。詩苑類格，沈約云：詩病有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尾鶴膝最忌。

〔辨如鄴，叟〕（漢鄴食其傳贊）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並成大業。

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

〔吃若周昌〕（史記周昌傳）高帝欲廢太子，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

知其不可。陛下卽欲易太子，然臣期期不奉詔。

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賤疏款曲，詔策頻煩，雖事皆僞跡，言並飾讓，猶能備其威儀，陳其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逮於近古，我則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荊州，假稱宣德之令，或書成并部，虛云孝靖之勅。凡此文誥，本不施行，必也載之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翦截浮辭者哉？但二蕭陳隋諸史，通多此失。唯王劭所撰齊志，獨無是焉。

〔書成并部〕（通鑑）渤海高德政善圖讖，勸高洋受禪。洋還晉陽，令左右陳山提齋事

條，并密書與楊愔。山提至鄴，愔卽召太常卿邢邵等撰儀注，祕書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洋至鄴，孝靖禪位於齊。

夫以暴易暴，古人以爲嗤。如彥淵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彌見其失矣！而撰隋史者稱澹

大矯收失者何哉？且以澹著書，方於君懋，豈唯其間可容數人而已。史臣美澹而譏劭者，豈所謂通鑒乎？語曰：「蟬翼爲重，千鈞爲輕。」其斯之謂矣！

別傳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爲夫人，三爲王后。」夫爲夫人則難以驗也，爲王后則斷可知矣。案其時諸國稱王，唯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楚宮，則其爲后當在周室。蓋周德雖衰，猶稱秉禮，豈可族稱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魯娶於吳，謂之孟子，聚麀之誚，起自昭公，未聞其先已有斯事。禮之所載，何其闕如？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尋夫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誤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爲王后者，謂歷嬪七國諸王，校以年代，殊爲乖刺。至於他篇，茲例甚衆，故論楚也則（平）王與秦穆同時，言齊也則晏嬰居宋景之後，今粗舉一二，其流可知。

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鑑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僞辭，非其識不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多

可歎故也。嗚呼！後生可畏，何代無人而輒輕忽若斯者哉？夫傳聞失真，書事失實，蓋事有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至於故爲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尤甚者矣！案蘇秦答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謂蘇代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遊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與。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爲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持爲指實，何其妄哉？又有甚於此者：至如伯奇化鳥，對吉甫以哀鳴；宿瘤臙形，干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於物理者矣。復有懷嬴失節，目爲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仙；立言如是，豈顧邱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

〔夏姬〕（左傳成二）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晏嬰居宋景後〕（列女傳）齊傷槐，衍之女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令曰：「傷槐者刑。」

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且加罪焉。婧懼，乃造晏嬰之門，曰：「昔者宋景時公大旱，卜以人祀。」

景公曰：「必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今殺嬖之父，鄰國皆謂君愛樹而賊人，其可乎？」郭注：宋景公頭曼在齊，景公杵臼後三十餘年。

〔世傳失實〕（風俗通正失）成帝問：文帝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劉向曰：「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世間言文帝祭代東門，期日再中，集上書囊爲帷，粟一升一錢。凡此皆俗人妄傳，言過其實。」

〔進藥酒〕（戰國燕策）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私者憂之，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吾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

〔分餘光〕列女傳：齊女徐吾者，東海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會燭夜績。徐吾燭數不屬，李吾曰：「請無與夜也。」徐吾曰云云。

〔伯奇化鳥〕陳思王禽惡鳥論：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見鳥鳴聲，噉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其音尤切。吉甫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

輿，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於蓋。

〔宿瘤隱形〕

（郭注）宿瘤無隱形事。（列女傳）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也，項有

大瘤故號宿瘤。閔王出遊，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曰：「奇女也。」遂以爲后。

〔懷嬴〕

（郭注）懷嬴，秦穆公女也。初事晉懷公圉，後事晉文公重耳，故曰失節。

〔劉安〕

（按）漢書淮南王安謀反被誅，而以爲仙去者，葛洪神仙傳有之。

揚雄法言好論司馬遷而不及左邱明，常稱左氏傳，唯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鑒物有所

不明者也。且雄哂子長愛奇多雜，又曰：「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

書。」然其撰（羽獵）賦，則云「鞭宓妃」云云，劉勰文心已譏之矣。然則文章小道，無足致嗤。

觀其蜀王本紀，稱杜魄化而爲鶻，荆屍變而爲鼈，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

難也。

〔品藻二言〕

（法言重黎篇）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

〔鞭宓妃〕

（王訓故）揚雄羽獵賦云：鞭洛水之宓妃兮，餉屈原無彭胥。

〔杜魄荆屍〕（王訓故）揚雄蜀王本紀云：荆人鼈令死屍化，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

杜宇；杜宇立以爲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鼈，令以其國禪之。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宏之在人。何者？交趾遠居南裔，越裳之俗也；敦煌僻處西域，昆戎之鄉也，求諸人物，自古闕載。蓋由地居下國，路絕上京，史官注記所不能及也。旣而士燮著錄，劉昫裁書，則磊落英才，粲然盈囑者矣。向使兩賢不出，二郡無記；彼邊隅之君子，何以取聞於後世乎？是知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與夫詩賦小技校其優劣者哉？

〔士燮〕（吳志士燮傳）燮字彥威，蒼梧人，官交趾太守。中國士人往依避難。

〔劉昫〕其人見點煩篇，其所著書見論贊篇。

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僞立客主，假相訓答。至於屈原離騷，辭稱遇漁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敘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爲逸事，編諸史藉，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譖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覩於巖畔，撰漢魏史者，亦宜編爲實錄矣。

〔漁父〕（王逸注序）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避俗，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神女〕（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一婦人，去而辭曰：「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

朝暮暮，陽臺之下。」楚襄王使玉賦高唐之事，又作神女賦。

〔馬卿好色〕（相如美人賦）相如遊梁，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曰：「相如服色妖麗，遊王

後宮，王察之乎？」王問相如：「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也。臣氣服於內，心正於懷，信

誓旦旦，秉志不回。

〔曹植至洛〕（曹植洛神賦）余從京城，言歸東藩，容與乎陽林，流盼乎洛川，於是精移

神駭，忽焉思散，覩一麗人於巖之畔。

〔宓妃〕（黃補注）（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義氏之女也，死洛水爲洛神。

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做說，而定爲

實錄，斯已謬矣！况此二漁父者，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爲一，豈非惑哉！

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擒蚌鷓，伍胥所遇，渡水蘆中，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一錄。何止掄袂

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也？

莊周著書以寓言爲主，稽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辭。至若神有混沌，緇諸首錄，苟以此爲實，則其流甚多。至如鼃龍競長，蛇蛇相憐，鸞鳩笑而後言，鮪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並可引爲真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爲而薄周孔哉？

〔二漁父〕（莊子漁父篇）孔子遊於緇帷之林，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楚辭漁父篇）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擒鵝蚌〕（戰國燕策）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趙王曰：「臣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鵝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鵝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鵝。』不肯相舍，漁者并擒之。」

〔渡蘆中〕（吳越春秋）伍員奔吳，至江，漁父渡之，有饑色，曰：「爲子取餉。」子胥乃潛

身深葦之中。有頃，父來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子胥出應，食畢，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何用姓字爲？」

〔混沌〕（莊子應帝王）南海之帝爲儻，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混沌，儻與忽時相遇於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

〔薄周孔〕（稽康絕交書）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

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顯錄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子哉若人也！長者哉若人也！

〔列女記〕（預本傳）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文義質直。隋經籍志女記十卷，杜預撰，在雜傳類。

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

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集中，斯爲謬矣。

雜識

夫自古學者談稱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習於大史者，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又觀世之學者，或耽翫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則不知宗周，既隕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劉氏云亡而地分三國；亦猶武陵隱士，滅迹桃源，當此晉年，猶謂暴秦之地也。假有學窮千載，書總五車，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悞悟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之主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爲？」其斯之謂也。

〔桃源〕 晉陶潛有桃花源記。

夫鄒好長纓，齊珍紫服，斯皆一時所向，非百王不易之道也。至如漢代公羊，名擅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經，今並挂壁不行，綴旒無絕；豈與夫秋秋左氏古文尙書，雖暫廢於一朝，終獨高於千載，校其優劣，可同年而語哉？

〔長纓紫服〕（文選）任彥升策秀才文云：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變鄒俗。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雖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辭，輒盛述顏子，稱其殆庶；雖言則無媿，事非虛美，亦由視子猶父，門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旣而揚雄寂寞，師心典誥，至於童烏稚子，蜀漢諸賢，太元法言，恣加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叡哲，子雲參聖，在於著述，不能忘私；則自中庸以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徧黨吳越，魏收代史，盛誇胡塞，復焉足怪哉？

〔童烏〕（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茁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元文。（法）童烏，子雲之子也。

〔蜀漢諸賢〕（問明篇）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吾珍莊也，居難爲也。（按）莊卽注之所謂嚴郎嚴君平也。（淵騫篇）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問神編）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

〔子雲參聖〕 語本陸績述元，已具自敘篇注。

子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儒誠有之，史亦宜然。蓋左邱明司馬遷，君子之史也，吳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薰蕕不類，何相去之遠哉！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何則？史者固當以好善爲主，嫉惡爲次。若司馬遷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飾，其唯左邱明乎？自茲已降，吾未之見也。

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絲毫必錄，瑣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記也，善論人，惟簿不修，言貌鄙事，許以爲直，吾無取焉！

夫故立異端，喜造奇說，漢有劉向，晉有葛洪；近者沈約，又其甚也。後來君子，幸爲詳焉！

昔魏史（二字有疑）稱朱異（二字亦恐誤）有口才，摯虞有筆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辭本異，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處邱明子長之任，文之與

史，何相亂之甚乎？

〔口才筆才〕

（吳志）朱異字季文。（注）文士傳曰：異童少往見朱據。據曰：「爲我賦

一物，乃坐。」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成而後坐。王訓故：「

王隱晉書云：「摯虞與太叔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廣談，虞不能對，退筆難廣，廣

不能答。」

〔元瑜孔璋〕

（魏世子丕與吳質書）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孔璋表章殊健，微爲繁

富。

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揚雄太元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

於傳可也。至於近代則不然，其有彫蟲末伎，短才小說，或爲集不過數卷，莫不一一列名，編諸

傳末，事同七略，巨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

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

之。」若漢代青翟劉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身止計吏而謝書有傳，卽其例也。今

之修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闕如而位宦通顯，史臣載筆必爲立傳。其所記也，止具其生前歷官，歿後贈諡，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二，么麼恆事，曾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史，通多此體。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祀者矣！

〔青翟劉舍〕（漢書申屠嘉傳）自嘉死後，劉舍、青翟皆躡躡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姜詩〕（按）後漢廣漢人，姜詩事母至孝，永平二年，察孝廉，拜中郎，除江陽令。
〔趙壹〕 范書亦有，連見載文篇。

漢書五行志錯誤

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其錯繆，定爲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敘事乖理，三曰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於四科之中，疏爲雜目，類聚區分，編之如后。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

其志敘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案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曼滿則遺左氏而無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亦出史記，而不云魯后，若定何邦，是非難悟，進退無準；此所謂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也。

〔單襄告魯〕（史記世家）周單襄公與晉卻錡卻犇卻至齊國，佐語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卻其當之虜。」

〔曼滿語〕（左傳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怕寥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弟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案成公者即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爲冠。何則春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君。今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

公捨魯名，膠柱不移，守株何甚！此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

〔會于周〕（本志）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問天道，人故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殆必禍者也。」

案班書爲志，本以漢爲主，在於漢時，直記其帝號諡耳。至於它代，則云某書某國君，此其大例也。至如敍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敍稼穡不成，直云莊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莽之事，年代已隔，去魯尤疏。洎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爲始，而於莊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爲永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又不爾，求之畫一，其例無恆。此所謂屢舉春秋，言無定體也。

案本志敍漢已前事，多略其書名。至於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爲聚鵠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爲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則都捐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不同也。

〔佩金玦〕（左閔二）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後四年，申生縊。

〔聚鵠冠〕（左僖二十四）鄭子臧好聚鵠冠，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

第二科

聚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謀，竟無它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處，詳略無準。

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喪賓燕樂，憂甚矣！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用之？』案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此卽其效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也。」

〔三年之喪二〕（昭十五）六月王太子壽卒。秋八月，王穆后崩。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注）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

徒修，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子出奔北燕。』所載至此，更無他說。案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探諸本傳，直寫片言，閱彼全書，唯徵半事，遂令學者疑邱明之說有是有非，女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

〔子容專司徒侈〕（傳）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智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爲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爲失國；而况王者蓄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永言效與不效，諫詞雖具，諸事闕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他述者也。

〔鴻嘉永始〕（荀悅漢紀）成帝鴻嘉二年，行幸雲陽，大司馬音上言：「陛下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而日夜出遊，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是時谷永亦上疏諫。（按）成帝十三年改元鴻嘉，十七年改元永始。

其述庶徵之恆寒也，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案公羊所說，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已。又此科始言大雪與雹，繼言殞霜殺草，起自春秋，訖乎漢代，其事既盡，乃重敍雹災，分散相離，斷絕無趣。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首尾紛拏而章句錯糅，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

〔劉占董解〕（志釐十年）大雨雪，劉向以爲陰氣盛也。公羊經大雨雹，董仲舒以爲有所漸脅。

〔始言繼言〕志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雪而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草，皆常寒之罰。桓八年十月雪，劉董皆有占。

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案斯志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諱漢代何君；次言地節河平，具述宣成二帝，武稱元鼎，每歲皆書，哀曰建平，同年必錄，此所謂標舉年號，詳略無準者也。

第三科

釋災多濫者其流有八：一曰商摧前世，全違故實；二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衍多端，準的無主；四曰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謹，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默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胸懷。

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趙、篡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爲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案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竊斧，臺名逃債，正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爲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己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匪平帝之至誠，卓號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以妄施爵賞，坐貽妖孽，豈得謂人之情僞盡知之矣者乎？此所謂商摧前世，全違故實也。

〔竊斧逃債〕（漢書諸侯王表敘論）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斧之言。

〔莽稱安漢〕（漢書王莽傳）莽諷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羣臣盛稱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功，宜賜號安漢公。

〔卓號太師〕（後漢董卓傳）卓徙都長安，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爲太師，位諸侯王上。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戚而大蒐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二年，九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案大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恆事而坐延災眚，歲月旣遙而方聞響應，斯豈非烏有成說，扣寂爲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

志云：「莊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莊母姜與兄齊侯淫，共殺桓公，莊釋父讎，復娶齊女，未入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于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有乘邱鄆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案此說有三失焉：何者？莊公十年，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邱及鄆，夫以制勝克敵，策勳命賞，可以歡榮降福，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也。且先是數年，莊遭大水，校其時月，殊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一國大水，其失二也。况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爲辭，終以宋師爲應，前後靡定，向背何依？

其失三也。夫以一災示眚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敷衍多端，準的無主也。

〔北年有戰〕（左莊十經）公敗宋師於乘邱。（又十一經）公敗宋師於鄆。

其釋「厥咎舒，厥罰恆燠」以爲其政弛慢，失在舒緩，故罰之以燠冬而亡冰。尋其解春秋之無冰也，皆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蠻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制，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閔悔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與乏困，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爲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喜。案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凌遲之失，而無刑罰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冰示災，便謂與昔人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也。

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眭孟以爲當有庶人爲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爲天下雄。』案此當是孝宣皇帝卽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同

姓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班書載此徵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敘事之宜，豈其若是苟文有所闕，則何以載言者哉？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

〔睦孟〕（漢書睦宏傳）宏字孟，從嬴公受春秋，爲議郎。孝昭元鳳三年，泰山萊蕪山南

有大石自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石乃陰類，下民之象，泰山乃王者易姓告代之處，此當有從四夫爲天子者。霍光惡之，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徵孟子爲郎。

志云：「成帝建始三年，小女陳詩弓，年九歲，走入未央宮。」又云：「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上前殿。」班志雖已有證據言多疏闊；今聊演而申之。案女子九歲者，九則陽數之極也，男子王褒者，王則巨君之姓也。入北司馬門上前殿者，王莽始爲大司馬，至哀帝時就國，帝崩後，仍此官，因以篡位。夫人入司馬門而上殿，亦由從大司馬而升極，災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書，爲略何甚？此所謂解釋雖讜，義理非精也。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嗇懷妊，未生二月，兒啼復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土收養。」尋本志雖述此妖災，而了無解釋。案人從胞至育，含靈受氣，

始末有成數，前後有定準。至於在孕甫爾，遽發啼聲者，亦由物有基業未彰而形象已兆，卽王氏篡國之徵；生而不舉，葬而不死者，亦由物有期運已定非誅翦所平，卽王氏受命之應也。又案班云：「小女陳持弓」者，陳卽莽之所出。如女子田無裔者，田故莽之本宗。事既同占，言無一概，豈非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妖祥可知，寢默無說也。

〔陳之出田之宗〕（莽傳）莽下書曰：予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又曰：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媯，在周曰陳，在齊曰田，在濟南曰王。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於秩宗，封陳崇爲統陸侯，奉胡王後；田豐爲世陸侯，奉敬王後。

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鹿其壞，梁山云崩，鶴退蜚於宋都，龍交鬪於鄭水，或伯宗子產，且述其非妖，或下偃史過，盛言其必應；蓋於時有識君子，以爲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貽厥來裔。旣而古今路阻，聞見壤隔；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構異聞，輔申它說；以茲後學，陵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知嫂諱者也。而班志尙捨長用短，捐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胸懷也。

〔沙鹿梁山鷓蜚龍鬪〕（左傳十四）秋八月，沙鹿崩。（又成五）梁山崩。（又僖十六）

〔六鷓退飛過宋都〕（又昭十九）鄭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洧淵。

〔董劉別構異聞〕（志）沙麓崩，穀梁曰：林屬於山曰麓，沙其名也。劉向以爲背叛散亂

之象，齊桓霸道將廢。公羊以爲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略同。（又）梁山崩，穀梁曰：擁河

三日不流，晉君臣率哭之，迺流。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喪亡象也。董說略同。（又）

六鷓退蜚過宋都。劉歆以爲風發它所，至宋而高，鷓高蜚而逢之，則退，象宋襄與彊楚爭盟，

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之數云。（又）龍鬪於鄭洧淵，劉向以爲近龍孽也。鄭以小國，攝乎

晉楚之間，重以疆吳，鄭當其衝。子產任政，鄭卒無患，能以德消變之效也。（按）龍之占，後

又見雜駁篇。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曰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襲舉舊事，不知所出。

志云：「庶徵之恆鳳，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劉歆以爲釐十六年左氏傳釋六鵝退飛是也。」案舊史稱劉向學穀梁，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拔，鄭車僨濟風之爲害，備於尙書春秋，向則略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博）。又詳言衆怪，敍歷羣妖，述雨釐爲災，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而不載朱雀生鷓，斯皆見小忘大，舉經略重，蓋學有不同，識無通鑿故也。且當炎漢之代，厥異尤奇，若（武）帝承平，赤風如血，于公在職，亢陽爲旱，惟紀與傳，各具其詳，在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此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

〔木拔〕 見金滕。

〔車僨〕 （左隱三）冬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

〔雨釐〕 （志中上）天漢元年，天雨白毛。三年八月，天雨白釐。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

〔趙毛生地〕 （風俗通皇霸篇）趙王遷信秦反間，殺李牧，遂爲所滅。先此童謠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上生毛。謠亦見趙世家。

〔鳥相育〕（志中下）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燕生爵，諸侯銷，一日生非其類，子不嗣世。

〔宋雀生鷓〕（王訓故）賈誼新書曰：宋康王時，有雀生鷓于城之陬。占曰：「吉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射天笞地，滅社稷。齊侯伐之，王逃于鄆侯之館而死。

〔赤風如血〕（漢書孝武紀）建元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亢陽爲旱〕（漢于定國傳）父干公爲郡決曹。東海太守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其故。干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疆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祭孝婦家，表其墓，天立大雨。

左傳云：「宋人逐獐狗，華臣出奔陳。」又云：「宋公子地有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地弟辰以蕭叛。」班志書此二事以爲犬馬之禍。案左氏所載，斯流實繁，如季氏之逆也由鬪，雞而傅介，衛侯之敗也因養鶴以乘軒，曹亡首於獲鴈，鄭弒萌於解龍，邾至奪豕而家滅，華元殺

羊而卒奔，此亦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此所謂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也。

〔獐狗〕（左襄十七）國人逐獐狗，獐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朱尾鬣〕（定十）宋公子地有白馬四，景公嬖向魑，魑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予之；地怒，使其徒扶魑而奪之。

〔雞傅介〕（昭二十五）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怨平子。

〔鶴乘軒〕（閔二）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獲鴈〕（哀七）曹伯陽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使爲司城。彊言霸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代之，晉人不救，遂滅曹。

〔解鼃〕（宣四）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子公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

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鼈，相視而笑。公問之，以告。及食，召子公而弗與也。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子公弑靈公。

案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眚，賢哲占候，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厲，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忘本徇末，逐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

所定多目，凡二十種，但其失既衆，不可殫論。故每目之中，或時舉一事，庶觸類而長，他皆可知。又案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戒將來。至如春秋已遠，漢代而往，其間日蝕地震，石隕山崩，雨雹雨魚，大旱大水，犬豕爲禍，桃李冬花，多直敘其災而不言其應。此乃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馬遷敘相如則舉其郡縣，著其字，蕭曹陳平之屬，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志錯繆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不然，何脫略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強生異義，如蠹之爲惑，麋之爲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徵，潰七山者漢七國之象，叔服會葬，郟伯來奔，亢陽所以成妖，鄭

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爲禍。諸如此事，其類宏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爲詳焉！

〔司馬遷至未暇也〕 皆後漢書班彪傳之文。

〔蠹爲惑〕 (志下上) 莊公十八年秋有蠹。劉向以爲蠹生南越，越地男女同川浴，亂氣所生，故名之曰蠹。蠹猶惑也。

〔麋爲迷〕 (志中上) 莊公十七年冬，多麋。劉向以爲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

〔五石五子〕 (志下下) 釐公十六年正月，隕石于宋，五劉歆以爲正月日在星紀，厭在元枵，元枵，齊分野也，石，山物，齊太嶽後，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

〔七山七國〕 (志下上) 文帝元年，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大發水潰出。劉向目爲帝分齊地，立悼惠王庶子六人皆爲王，至景帝三年，齊楚七國起兵，漢皆破之。漢七國衆山潰，咸被其害。

〔叔服邲伯〕（志中上）文公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天子使叔服會葬。（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杞滕來朝，邲伯來奔，秦使來聘，城諸及鄆。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

〔易田謀萊〕（志下上）隱公八年，九月，螽。時鄭伯以邲將易許田，有貪利心。京房易傳曰：貪，厥災蟲，蟲食根。（又中下）桓公五年，螽。劉向以爲介蟲之擊，易邑興役。宣公六年，螽。劉向以爲宜以再如齊謀伐萊。

第十一 五行志雜駁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爲自文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故致亢陽之禍。案周之東遷，日以微弱，故鄭取溫，麥射王中肩，楚絕苞茅，觀兵同鼎，事同列國，雅變爲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暫降衰周使臣，遽以驕矜自恃，坐招厥罰，亢陽爲怪，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其若是也？

春秋成公元年，無冰。班氏以爲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札子殺毛召事在宣十五年，而此言成公時，未達其說，下去無冰，凡有三載。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爲陳夏徵舒弑君，楚莊王託欲爲陳討賊，陳國關門而待之，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尤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案楚莊王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踐田之誼，取愧叔時，終有封國之恩，見賢尼父，毒恨尤甚，其理未聞。又案陳前後爲楚所滅者三，始宣十一年爲楚莊王所滅，次昭八年爲楚靈王所滅，後哀十七年爲楚惠王所滅。今董生誤以陳次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遂妄有占候虛辨物色。尋昭之上去於宣，魯易四公，莊之下至於靈，楚經五代，雖懸隔頓別而混雜無分。嗟乎！下帷三年，誠則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闕哉？

〔見賢尼父〕（史記陳世家）楚莊王伐陳，因縣陳而有之。申叔時諫莊王，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楚莊至靈五代〕（楚世家）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卒，子員立，

是爲郟敵；公子圍弑之而自立，是爲靈王，凡五世。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爲後楚莊始稱王，兼地千里。案楚自武王僭號，鄧盟是懼，刑尸久傳，悉文成繆三王，方至於莊，是則楚之爲王，已四世矣，何身言莊始稱之者哉？又魯桓公薨後，歷莊、閔、釐、文、宣，凡五公而楚莊始作霸，安有桓三年日蝕而已應之者邪？非唯敍事有違，亦自占侯失中者矣。

春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釐公末年，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弑君，陽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後二年殺公子赤，立宣公。案遂之立宣，殺子赤也，此乃文公末代，輒謂僖公暮年，世實懸殊，言何倒錯？

〔鄧盟〕（桓二）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

〔荆尸〕（莊四）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

〔殺赤立宣〕見編次編事在文公十八年。公子遂者，襄仲也；公子赤者，惡也。

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爲是時莒滅杞。案釐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

曷爲城杞滅之。孰滅之。蓋徐莒也。如中壘所釋。當以公羊爲本耳。然則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尙在云。

〔杞尙在〕（左襄二十九）晉侯使司馬女叔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叔侯曰：杞夏餘也。而卽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何必瘠魯以肥杞。（注）夫人杞女也。

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爲後晉滅江。案本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且江居南裔。與楚爲鄰。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難通。

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戾譏太子痤而殺之。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華合比奔衛。劉向以爲時則有火災赤眚之明應也。案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五年。參諸棄堤。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元奔俱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

〔伊戾譏〕（左襄二十六）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于晉。過宋。太

子野享之。伊戾從，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而駟告公曰：「天子將爲亂，旣與楚客盟矣。」公視之，信有焉。太子緝。

〔華元奔晉〕 成十五年華元曰：「吾爲右師，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敢賴寵乎？」乃出奔晉。

〔合比奔衛〕 (昭六)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公逐華合比，合比奔衛。

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鼯鼠食郊牛角。襄公十五年，日有蝕之。董仲舒、劉向皆以爲自此前後，晉爲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爲淇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爲是歲三月，大夫盟於淇梁，而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無冰。班固以爲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案春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雞澤之會，淇梁之盟，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然而殺梁謂大夫不臣，諸侯失政，譏其無禮自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如政由

甯氏，祭則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劉之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爲它說，多肆參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

〔雞澤之會〕（左襄三）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

〔淇梁之盟〕（左襄十六）晉平公卽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淇梁。

〔政由甯氏二句〕（左襄二十六）衛獻公自夷求復國，使子鮮與甯喜相要之言也。

〔參言〕（字書）參言猶夸言也。（唐陸贄傳）參言無驗。

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弑死，後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晉君還事之。案晉厲公所尸唯三郤耳，何得云誅四大夫者哉？翼州滿旣死，悼公嗣立，選六官者皆獲其才，逐七人者盡當其罪，以辱及揚干，將誅魏絳，覽魯後悟，引愆授職，此則生殺在己，寵辱自由，故能申五刑，以和戎，馳三翼以挫楚，威行夷夏，霸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昭公已降，晉政多門，如以君事臣，居下僭上者，此乃因昭之失，漸至陵夷，匪由懲厲之弑，自取淪辱也。豈可輒持彼後事，用

經先代者乎？

〔所尸唯三卻〕（左成十七）晉殺其大夫卻鏡卻犖卻至。（傳）長魚矯以戈殺之，皆

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

〔州滿〕（成十八）晉殺其君州滿。

〔六官七人〕（左成十八）春王正月，晉人迎周子於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周子曰：

「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

「敢不維命。」庚午盟而入，逐不臣者七人。二月，悼公卽位於朝，始命百官，凡六官之長，皆

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所以復霸也。

〔魏絳〕（左襄三）會於雞澤，晉侯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羊舌赤

曰：「絳無貳志，其將來辭。」言終，魏降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書，跣而出，曰：

「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晉侯以魏絳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三鵝〕（襄九）詞靈于戲，晉人不得志於鄭，歸謀所以息民。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鵝

而楚不能與爭。

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氏，出東方者軫角亢也。或曰：角亢，大國之象，爲齊晉也。其後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案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公爲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靜公爲韓魏趙所滅；上去星孛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纏，氛祲所指，若杳感應，何太疎闊者哉？且當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弑君，越滅吳，魯遜越，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東方之象，大國之徵，何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者乎？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輒與三晉連名，總以六卿爲目，殊爲謬也！尋斯失所起，可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連趙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脫略。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祀難記，而學者遂疑篡齊分晉，時與魯史根鄰，故輕引災祥，用相符合，白圭之玷，何其甚歟？

〔衛弑君〕（哀十七）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公使匠久，公

欲逐石圃。石圃因匠氏攻公，公踰于北方而墜，折股。公入于戎州，謂己氏曰：「活我，我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將焉往！」遂弑之。

〔越滅吳〕（哀二十二）冬十一月，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

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鼯鼠食郊牛角。劉向以（爲）其後三家逐魯昭公，卒死於外之象。案乾候之出，事由季氏，孟叔二孫本所不預，况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卒，論其義烈，道貫幽明，定爲忠臣，猶且無愧，編諸逆黨，何乃厚誣？夫以罪由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題目，何其濫歟？

〔昭子發憤〕（昭二十五）季氏逐昭公，叔孫昭子自闕歸，平子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鬪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爲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

間重以強吳，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鬪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自能以德銷災之道也。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戈不作，吳雖強暴，未擾華，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也。又吳爲遠國，僻在江干，必略中原，當以楚宋爲始，鄭居河潁，地匪夷庚，謂當要衝，殊爲乖角，求諸地理，不其爽歟？

〔鄭居河潁〕（外傳鄭語）桓公爲司徒，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君若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

〔夷庚〕（左成十八）塞夷庚。（注）吳晉往來之要道。

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又云：日比再蝕，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案自昭十五年迄於獲麟之歲，其間日蝕復有九焉，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九蝕，其八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誤，非仲舒之罪也。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爲先是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

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案楚縣中國以爲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爲名者哉？蓋當斯時，陳雖暫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裨竈之說乎？裨竈之說，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效也。自斯而後，若顛頊之墟，宛邱之地，如有應書於國史者，豈可復謂之陳乎？

〔陳火〕（左昭九）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招殺偃師〕（昭八經）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竈，屬諸司徒招。哀公有廢疾，招殺偃師而立留。哀公縱于徵師，赴于楚，楚滅陳。

第十二 暗惑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偽莫分，邪正離別。昔人有以髮繞炙，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胙，誣其太子者。夫髮經炎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殺害；而行之者，僞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爲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敘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往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駭難，列之於左：

〔髮繞炙〕（王訓故）韓非子：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夫而譙之。宰夫頓首再拜，曰：奉熾鑪炭，火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也。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公乃召堂下而譙之，果然。

〔毒胙〕（左傳四）晉太子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置之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

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爲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乃止舜宮。

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恆，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爲羊，劉根竄形

入壁是也。時無可移，禍有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羑里，孔父阨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爲聖人；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苦斯而已，與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案太史公云：黃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之雅邪？

〔匿空旁出〕

（本紀注）正義曰：言舜潛匿穿空旁，從他井而出也。

〔左慈易質〕

見採撰篇。

〔劉根竄形〕

（後漢方術傳）劉根隱嵩山，諸好事者就根學道。夫守史所以根爲妖妄，

收執詣郡。根曰：「實無他異，頗能令人見鬼。」祈曰：「促召之。」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皆返縛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根默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所在。

又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爲楚相，楚王以霸病死，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優孟卽爲孫叔敖

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象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爲壽，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欲以爲相。

難曰：蓋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竅隆異等，修短殊姿，皆稟之自然，得諸造化，非由倣效，俾有遷革。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衣冠談說，容或亂真，眉目口鼻，如何取類？而楚王與其左右曾無疑惑者邪？昔陳焦旣亡，累年而活，秦謀從縊，六日而蘇，願使竹帛顯書，古今稱怪。况叔敖之歿，時日已久，楚王必謂其復生也，先當詰其枯骸再肉所由，闔棺重開，所以豈有片言不接，一見無疑，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此乃類夢中行事，豈人倫所爲者哉？

〔優孟〕（本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云云。

〔陳焦〕（三國吳志）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氏陳焦死，理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秦謀〕（左宣八）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之絳市，六日而蘇。

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欺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

成子。

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諡，此之不實，明然可知！又案左氏傳石碯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史記家令說太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爲筆削。若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詞，欲加刊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爲標冠云。

〔田常成子〕（田齊世家）陳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予民以大斗，由是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乞卒，子常代立，以爲田成子。齊簡公立田常，修釐子之政，齊人歌之云云。

〔陳桓高祖〕 陳桓公句，見左傳隱四年。高祖雖子，見史記高紀。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年長無子，母爲取室。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應。弟子起曰：『有

子避（之）此非子之坐也！」

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言，游學，師商可方，回賜非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商榷，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借於十喆；逮尼父既歿，方取爲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策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爲。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曾無先覺，悲夫！

〔西河取疑〕（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

史記漢書皆曰：上自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讎忌，此屬畏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

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侯。

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見無禮於君，如鷹鷂之逐鳥雀。案子房之少也，傾家結客，爲韓報讎，此則忠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爲屬羣小聚謀，將犯其君，遂嘿然杜口，俟問方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無言者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屯聚，圖爲亂，密言臺上，猶懼覺知，義議沙中，何無避忌？爲（圖）之道，必不如斯。然則張良、盧反側不安，雍齒以嫌疑受爵，蓋當時實有其事也。如複道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敷演，妄溢其端耳！

〔雍齒〕（留侯世家）雍齒與我故，數嘗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

〔知無不爲〕（左傳九）晉荀息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

〔鷹鷂之逐〕（左文十八）季文子出，莒僕之語。

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

難曰：案盆子既亡，棄甲誠衆，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也。昔太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甚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

〔赤眉盆子〕（後漢書）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

王莽遣廉丹王匡擊之，崇恐其衆與莽兵亂，分皆朱其眉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將兵西求劉氏，共尊立之，遂立盆子爲帝。

又東觀漢記曰：郭及爲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使別駕計日告之。旣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難曰：蓋此事不可信者三焉。案漢時，方伯儀比諸侯，其行也，前驅竟野，後乘塞路，鼓吹沸喧，旌葆填咽；彼草萊稚子，齟齬童兒，非唯羞覩不見，亦自驚惶失據，安能犯騶駕，凌襜帷，首觸威嚴，自陳襟抱？其不可信一也。又方伯案部，舉州振肅，至於墨紱長吏，黃綬羣官，率彼吏人，顯然佇候，兼復掃除逆旅，行李有程，嚴備供具，憩息有所；如棄而不就，居止無恆，必公私闕擬，客主俱窘。凡爲良二千石固當有人所苦，安得輕赴數童之期，坐失百城之望？其不可信二也。夫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檄他方，蓋亦事同大夏，訪知商賈，不可多得，况在童孺，彌復難

求，羣戲而笑，如何克辨其不可信三也。凡說此事，總有三科，推而論之，了無一實，異哉！

〔郭伋〕（後漢書本傳）伋字細侯，高祖父解武帝時，以任俠聞，伋少有志行，世祖建武九年，徵拜潁川太守。

〔晉陽無竹〕（困學記聞）史通云：晉陽無竹，事不可信。

〔大夏不多得〕（史記大宛傳）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

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以羈度之，此其去蜀不遠矣。」

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來朝，太祖令崔琰在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者。

難曰：昔孟陽臥床，詐稱齊后，紀信乘羶，矯號漢王，或主遘屯蒙，或朝權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其舉措，况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爲

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恐虺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使者，不顯罪名，復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於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爲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滋謗口，而言同綸紵，聲遍寰區，欲蓋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獨所不爲，况英略之君，豈其若是？夫芻蕘鄙說，閭巷譎言，凡如此書，通無擊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中持彼虛詞，亂茲實錄。蓋曹公多詐，好立詭謀，流俗相欺，遂爲此說。故特申掎摭，辯其疑誤者焉。

〔崔琰〕（魏志本傳）琰字季珪，清河人，爲東西曹掾屬，遷中尉。琰聲姿高暢，面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大祖亦敬憚焉。

〔孟陽臥床〕左傳莊公八年事。

〔紀信乘纛〕（項羽本紀）漢王食乏，夜出女子榮陽東門。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王屋車，傅左纛，曰「漢王降楚。」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從西門出。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

又魏世諸小書皆云：文鴛侍講，殿瓦皆飛。

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懼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鴛武勇，遠慚項籍，况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檐瓦皆飛，有踰武安鳴鼓，且瓦既飄墮，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羣臣焉得巋然無害也？

〔文鴛〕（按）文鴛有二，一在魏高貴鄉公時，即文欽子。一在西晉末，遼西鮮卑段務勿塵子，匹礪弟也。文乃指魏時者。

〔武安鳴鼓〕（史記廉藺傳）秦伐韓軍於闕與，王令趙奢將兵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秦軍軍武安西，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

又晉陽秋曰：胡質爲荊州刺史，子威自京都省之，見父，（史有停廡中三字，文當摘一停字乃成句）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爲路糧。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

難曰：古人謂方牧爲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故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苟居此職，終不患於貧餒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縑之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

俸其費安施料以牙籌推以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諸史所載茲流非一必以多爲證則足可無疑。然人自有身安弊罽口甘麤糲而多藏錮帛無所散用者。故公孫宏位至三公而臥布被食脫粟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儉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謂清白當然繆矣哉！

〔胡質并子威〕（晉良吏傳）胡威字伯武父質以忠清著稱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尙。

〔介若黔敖〕（檀弓）齊大飢黔敖爲食於路有餓者買買然來。黔敖曰嗟來食曰子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按介當屬餓者文似誤恐當作黔婁。

〔史載非一〕原註引張吳二事。

〔布被脫粟〕（漢公孫宏傳）汲黯曰宏位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又）宏身食一肉脫粟飯。

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鬪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既而飲酒二斗舉聲

一號，吐血數升。及葬，食一蒸，飲二斗酒，然後臨穴，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血數斗。（史亦作升）毀瘠骨立，始致滅性。

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但有苴經未幾，悲荒遽輟，如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也。况嗣宗當聖善將歿，閔凶所鍾，合門惶恐，舉族悲咤，居里巷者猶停舂相之音，在鄰伍者尙申匍匐之救，而爲其子者方對局求決，舉杯酣暢，但當此際，曾無感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旣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之喪親也，朝夕孺慕，鹽酪不嘗，斯可至於癯瘠矣；如甘旨在念，則筋肉內寬，醉飽自得，則飢膚外博。况乎溺情純酒，不改平素，雖復時一嘔慟，豈能柴毀骨立乎？蓋彼阮生者，不脩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又以其志操本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毀及譽，皆無取焉。

〔阮籍〕 見史官建置篇。

〔舂相〕 （檀弓）鄰有喪，舂不相。（史記商君傳）趙良曰：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

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

難曰：祥爲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徐州未清時事耳。有魏受命凡四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賊充斥，下至晉太始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於建安中年垂耳順，更加六十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爲徐州別駕，止可年二十五六矣。又云其未從官已前，隱居三十餘載者；但其初被檄時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爲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宴，何得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

〔王祥〕（晉書本傳）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繼母朱氏，不慈，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敬。母嘗欲生魚，冰凍忽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黃雀數十入其幙。鄉里稱爲孝感焉。漢末

遭亂云云。

〔沂徐寇賊〕 建安初年，則有呂布袁術之亂，是在魏之初起。至高貴鄉公時，則有毋邱儉文欽諸葛誕等據淮陽檄討司馬氏事，是在魏之末造。

凡所駁難，具列如右。蓋精五經者，討羣儒之別義，練三史者，徵諸子之異聞，加以探賸索隱，然後辨其紕繆。如向之諸史所載，則不然；何者？其敘事也，唯記一途，直論一理，而矛盾自顯，表裏相乖，非復牴牾，直成狂惑者爾。尋茲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識惟愚滯，或採彼流言，不加銓擇，或傳諸繆說，即從編次，用使真僞混淆，是非參錯。蓋語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說害正，虛詞損實，小人以爲信爾，君子知其不然。又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爲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爲國史，可不慎諸！

第十三 件時

孝和皇帝時，韋武弄權，母媼預政，士有附麗之者，起家而綰朱紫。予以無所傳會，取擯當時。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衆，予求番次在大駕後發日，（此二句從字鑄置當云予求番

次在後大駕發日，因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却掃，凡經三載。或有譖于躬爲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邱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監修國史蕭至忠等諸官書求退，曰：

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尙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轡，中朝江左，王陸干孫，紀其歷。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應錄，惇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謝）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蹟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

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爲書，盛言矜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

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邱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

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苟袁，家自稱爲政駭，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闕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自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

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闕臺，由是史官所脩，載事爲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此官編錄，唯自詢探，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戚於管窺，况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

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齷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

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胥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脩，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尙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

竊以史置監修，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情須等，某帙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

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

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切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剌骨之刑，最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抵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

者，正爲此爾。

抑又有所未諭，聊復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隸名修史，而其職非一。如張尙書、崔岑二吏部、鄭太常等，既迫以吏道，不可拘之史任，以僕曹務多閒，勒令專知下筆。夫以惟寢惟宴，乃使記事記言，苟如其例，則柳常侍、劉秘監、徐禮部等，並門可張羅，府無堆案，何事置之度外，而使各無羈束乎？

必謂諸賢載削，非其所長；以僕鎗鎗鉸鉸，故推爲首最，就如斯理，亦有其說。何者？僕少小從仕，早躡通班，當皇上初臨萬邦，未親庶務，而以守茲介直，不附姦回，遂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逮鑾輿西幸，首寮畢從，自惟官曹務簡，求以留後居臺，常謂朝廷不知國家，於我已矣！豈謂一旦忽承恩旨，州司臨門，使者結轍，既而驅駟馬，入函關，排千門，謁天子，引賈生於宣室，雖歎其才，召季布於河東，反增其媿！明公既位居端揆，望重台衡，飛沈屬其顧盼，榮辱由其俛仰，曾不上祈宸極，申之以寵光，僉議搢紳，縻我以好爵。其相見也，直云：「史筆闕書，爲日已久，石渠掃第，思子爲勞！」今之仰追，唯此而已。

抑明公足下，獨不聞劉炫蜀王之說乎？昔劉炫仕隋，爲蜀王侍讀。尙書牛宏嘗問之曰：「君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周孔，見待下於奴僕。」宏不悟其言，請聞其義。炫曰：「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見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左右皆廢而我餘，瀝不霑，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亦竊不自揆，輕敢方於鄙宗。何者？求史才則千里降追，語宦途則十年不進，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待下於兵卒乎？

又人之品藻，貴識其性。明公視僕，於名利何如哉？當其坐嘯洛城，非隱非吏，惟以守愚自得，甯以充拙櫻心。但今者僱勉從事，攀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禮，求諸隗始，其義安施？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段干木，與僕易地而處，亦將彈缺告勞，積薪爲恨，况僕未能免俗，能不藉芥於心者乎？

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旣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大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已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至忠得書大慚，無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惡聞其短，共讎嫉之。俄而蕭宗等相次伏誅，然後獲免於難。

〔天子還京〕

（武后紀）光宅元年，廢嗣聖皇帝爲廬陵王，遷于房州，改東都爲神州，拜

洛受圖。聖歷元年，召廬陵王於房州。長安五年，皇帝復于位。

〔蕭至忠〕

（唐書本傳）至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韋后黨出。太平公主用事，附納丐

還，復爲中書令。主謀逆，至忠遁入南山，捕誅之。至忠外方直而內無守，因武三思得中丞，附

安樂主爲宰相。

〔葛洪雜記〕

（晉書本傳）洪著述不輟，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力按雜事三百一十卷。

〔荀綽拾遺〕

（按隋經籍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謝綽撰。書事篇亦云，謝拾沈遺，此處

作荀綽誤。

〔東觀羣儒〕

詳漢書家及正史篇。

〔伯度譏其不實〕

（淵鑑古文本注）杜伯度，漢末人，名操。（按）卽杜度也。

〔公理以爲可焚〕（後漢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博涉書記，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息，著論名昌言，凡三十四篇。又作詩見志，曰百家雜碎，請用從火。

〔史局通籍禁門〕 見辨職篇。

〔王劭見讎〕（因學紀聞）文粹云：王詔直書，見讎貴族。

〔楊合公〕（唐書楊再思傳）再思爲人佞而智。張昌宗坐事，武后問：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言：昌宗爲陛下治丹餌而愈，此爲有功。戴於言賦兩脚賦譏之。中宗立，拜中書令，監脩國史。

〔宗尙書〕（唐書宗楚客傳）楚客字叔敖，武后從姊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章后，安樂公主親信之，與紀處訥爲黨，世號宗紀。韋氏敗，誅。楚客冒於權利，嘗諷陳延禧，陳符命，以媚帝曰：陛下承母禪，周唐一統。（知幾本傳）楚客亦領監脩。

〔張尙書〕（唐書張文瓘傳）弟子錫久視初爲宰相，請還廬陵王，不爲張易之所右，流循州。龍朔中，累遷工部尙書兼脩國史。

〔崔岑二吏部〕（唐書崔仁師傳）其孫湜，字澄瀾，少以文詞稱，附託昭容上官氏，數與宣淫於外。俄檢校吏部侍郎，後賜死。湜猜毒詭險，進趣不已，至於敗。（又岑文本傳）其孫義字伯華，中宗時，遷祕書少監，進吏部。時崔湜、鄭愔等分掌選，皆以賄聞；獨義勁廉，爲時議嘉仰，但不能抑退。坐豫太平公主謀，誅。

〔鄭太常〕疑卽後所云鄭愔新舊書，皆無傳。其名附見岑義等傳。

〔柳常侍劉秘監徐禮部〕柳常侍北平補注以柳芳當之，而劉徐無注。

〔鎗鎗鉸鉸〕恐卽鐵中錚錚庸中佼佼之義，未詳別見。

〔引賈生〕（漢書賈誼傳）誼爲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問鬼神之本。誼道所以然。夜半，文帝前席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召季布〕（史記本傳）季布爲河東守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者見罷。布因進曰：陛下無故召臣，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能去，人必有

以毀臣者。陛下以一人譽而召臣，一人毀而去臣，臣恐有讖聞之，有以闕陛下也。上默慙。
〔彈缺積薪〕 彈缺見戰國齊策。〔史記汲黯傳〕黯列爲九卿。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
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完

民國十五年三月發行

史通——二冊

定價一元四角

版權所有

校讀者 曹聚仁

發行者 黃濟惠

印刷者 梁溪圖書館

總發行所 梁溪圖書館
總館上海四馬路……分館杭州保佑坊
全國及各埠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梁溪圖書館出的

國故學大綱上卷

曹聚仁著——一冊——定價一元六角

中下卷在印刷中

本書是……搜集古代近時國故學的精英，加以關於國故學的研究論文和平民文學，真可說是中國文學壇上第一部的著作！高中大學的好課本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9 5479B

